

28055

古代東方

著 何 甲 斯
譯 曹 儀 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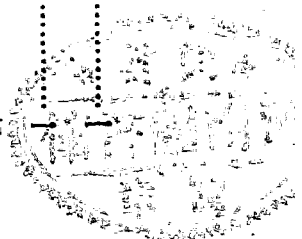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古代東方目錄

緒言

第一章 紀元前一千年之東方	一
第一節 巴比倫尼亞帝國	一
第二節 埃及之亞洲帝國	七
第三節 赫族帝國	一二
第四節 古亞西里亞帝國	一四
第五節 紀元前一千年之新勢力	一六
第六節 小亞細亞	二〇
第七節 敘里亞	二四
第八節 巴力斯坦	二八



第九節	美索不達米亞	三〇
第二章	紀元八〇〇年之東方	三五
第一節	中世亞西里亞帝國	三六
第二節	烏拉攷	四〇
第三節	米太人	四二
第四節	加爾底亞人	四四
第五節	亞西里亞之進展敘里亞	四六
第六節	西里西亞	五三
第七節	小亞細亞	五八
第三章	紀元六〇〇年之東方	六四
第一節	新亞西里亞帝國	六五
第二節	薩爾恭之帝業	六八

第三節	埃及之征服	七一
第四節	亞西里亞之傾覆	七四
第五節	巴比倫尼亞人與米太人	七八
第六節	小亞細亞	八三
第七節	西里西亞	八四
第八節	弗里家	八七
第九節	呂底亞	九一
第十節	希臘諸城	九六
第四章	紀元四〇〇年之東方	一〇二
第一節	希臘人之東漸	一〇四
第二節	腓尼基人之運輸	一〇六
第三節	波斯人之侵入	一一一

第四節 呂底亞之傾覆·····	一一四
第五節 波斯帝國·····	一一六
第六節 猶太人·····	一二一
第七節 波斯統治下之亞洲·····	一二三
第八節 波斯與希臘人·····	一二五
第九節 波斯進攻希臘之結果·····	一二八
第十節 第一次反攻·····	一三一
第五章 西方之勝利·····	一三八
第一節 波斯及其屬州·····	一三九
第二節 波斯及西方·····	一四一
第三節 諸州長·····	一四三
第四節 馬其頓·····	一四五

第五節 亞歷山大之征服東方·····	一四九
第六章 結論·····	一五七

緒言

此書名曰古代東方，須藉片言以說明之，蓋「古代」及「東方」兩名詞，於時間及地位上，不止一義也。現時一般人所謂之東方，意殊廣泛，包括全部亞洲大陸與島嶼，及非洲北部（此區之社會與生活情形極似亞洲），並歐洲東南部及東部。本書所論及者，僅限於亞洲西部，讀者或疑余任意爲之，然按吾書名，則足證余所定範圍之允當。緣本書所述之東方，並非現代之東方，而爲古代之東方，故若逕依古代歐洲歷史家之主張，亦未爲不可。如希羅多德（Herodotus）及當時之希臘人以埃及（Egypt）、阿剌伯（Arab）、與印度（India）爲南方，色雷斯（Thrace）與塞提亞（Scythia）爲北方，而以古代亞細亞（Hither Asia）爲東方，彼輩蓋以爲除此以外，則有大洋環之也。特著者所立之東方範圍，不僅非屬任意，且嚴定其界限，可免種種之妄斷焉。因現時所謂之東方，含有以某種普通社會情形爲特徵之一區域，而今人之思及東方或述及東方者，往往各憑其所立之異見，將此區域任意展縮也。

下列各章所述之『古代』一詞，其範圍亦頗難爲確當之劃定。『古代』一詞較之『東方』更屬寬泛。通常以古代爲近代之相對名詞，然古代之終，非卽近代之始，近代云者，僅屬較近之現代耳，此乃研究歷史時所常見者也。如歷史上有所謂『中世黑暗時代』(The Middle and Dark Ages)者，其時期之界限極不明確，蓋卽介乎通常所謂上古文化與近代文化間之一段也。又如歷史上於古代之確定範圍中，普通劃爲『先史時代』及『有史時代』。所謂『先史時代』其時事迹無文字流傳，故爲人類記憶所不及，縱偶有傳聞，亦非得自有意者，因是類多荒誕難信。然『先史時代』之事迹，亦非絕無考也。吾人由考古學上所得確證，往往足以推斷『先史時代』之情形，且較之有史時期若干部分尤爲切確者。第吾人由考古學上所推知之事迹，僅屬年鑑，不能遽稱爲歷史，因此等事迹，尙未經過人智分析而闡明其因果關係也。至於『先史時代』及『有史時代』間之界限，則因一般史家之主觀不同，以及彼輩之研究進步無已，且舉世之文化又屬不一，故不能有一定之時期可指。例如埃及早有文字記載，遠在以欄(Elam)及巴比倫尼亞(Babylonia)有相當文字

記載以前，於時可稱爲『有史時代』，然兩國之文化，或較埃及爲古也。

本書所述之古代東方，其史料僅有希臘與希伯來（Hebrew）之記載，顧二者各不相謀，其溯及紀元前一千年以前之事，均不能相符，且邁爾士教授（Prof. Myers）於先史時代之東方，已在其名著史朔（The Dawn of History）中綜述之，故著者所述，不復溯至紀元前一千年以前矣。

著者所述應於何處結束，亦難確言。亞力山大大帝（Alexander）之擊破波斯（Persia），造成戰禍綿延不息之局，吾書特詳記之，此事在古代東方史上，足以畫分時代，非他事所可及。顧苟記此事後，卽戛然而止，則屬大謬。讀者設遇一書，以此事爲結束，其心目之中，必以爲自希臘略取東方以後，迄羅馬尙未征服亞洲以前，數百年間，實爲一部希臘史擴大之時代，亦卽希臘伸其勢力囊括古代東方而使與古代西方相混淆也。此種想像，豈非與實事大相背乎？馬其頓人（Macedonians）之征服古代亞洲，雖爲希臘文化中人之勝利，然其足稱爲希臘文化之勝利者，實屬甚微。當時東方除一極小範圍外並未與西方同化，卽至今日亦未

能達到極大之範圍也。東方所以始終不受西方影響者，其原因複雜，最重要者，或由於地理上之數種關係，蓋東方大部分為草原沙漠，而產生於其地之人，秉性特異，對於西來之侵略者，往往俘虜之。著者為便利及避免希臘化時代歷史之混淆起見，故不述及紀元前三三〇年以後之史事，僅加一結論，俾讀者得有繼續研究紀元後西部亞洲之準備，且能了然於西方為東方宗教所征服之情形。此宗教征服，在世界史上實較西方對於東方一切之政治征服尤為重要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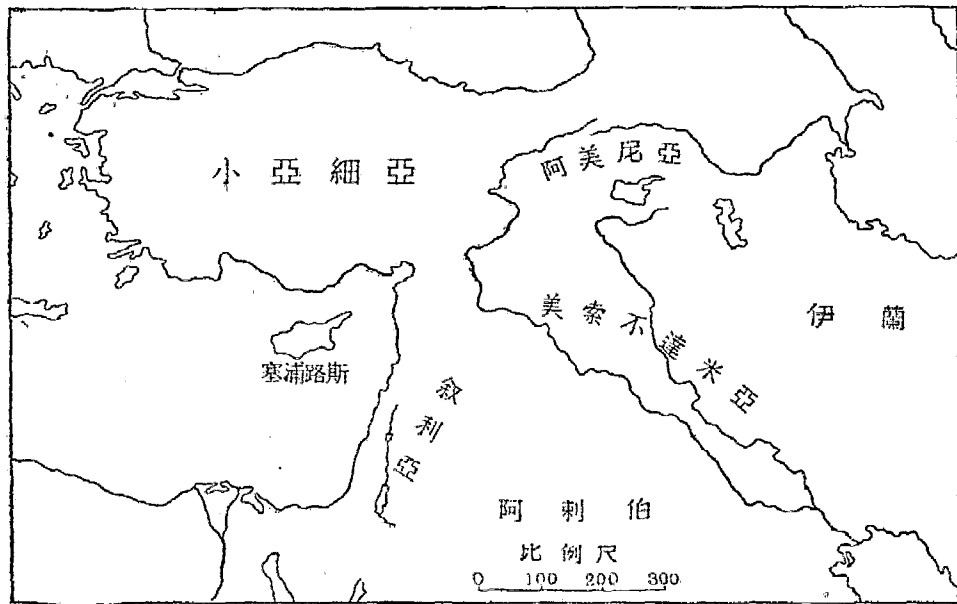
著者欲使讀者能保持一明晰之歷史演化觀念，故摺棄普通就某區域內繼續敘述之態度，而採用每隔一定時期以考察此古代東方疆域之方法。因此可免重複與互掩之弊，而使讀者能貫徹全東方之歷史，一如東方各部歷史之總匯也。至定每二世紀為一段落，純屬任意為之，而所採用之紀元前一〇〇〇年，八〇〇年，六〇〇年，四〇〇年，並無所謂劃分時代之大事可為依據，更無其他歷史上之特徵足資為擇定此等整數之理由也。故若定為紀元前一〇〇一年，八〇一年等等，或其他年期間有相等之年數者，均無不可，固不必如著者

之以千年爲起點也。但可作古史之參證者，捨希臘文學外，別無可恃之源，而希臘文字之記述。約至紀元前一千年，前文已言之矣；是時適當騷亂之際，數種民族在以後歷史上占重要地位者，亦於此時取得其歷史上之根基地而成部落；故紀元前一千年實爲一便利之起點也。

小亞細亞東部及中部受西北及東北兩方之騷擾，已經歷百有餘年，卡帕多西亞赫族（Cappadochian Hatti）之權勢，卽爲若輩所推倒，故人民受無形之壓迫，相率而向西方及南方遷徙者，亦已歷有年所，至此乃漸見平息，而其西部半島則分裂爲若干之小邦。敘里亞（Syria）北部當時亦間接受此種民族遷徙之影響，而遭同等之結局。其尤屬重要者，爲以欄人來自遠東之遷動，其結果使在舊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勢力範圍中，東北及東方邊境之二部落合而爲一，此二部落各含發展之種子，卽米太人（Mitto）及波斯人是也。敘里亞及阿刺伯諸沙漠地，前此異常紊亂，游牧民族不時侵入西方邊地，在較此略早之時，亦已平靜，結果在敘里亞之全部區域內由極西北之沙馬爾（Shamal）〔甚至自阿美那〕

斯 (Amanus) 以外之西里西亞 (Cilicia) 以至哈馬 (Hamath) 大馬士革 (Damascus) 及巴力斯坦 (Palestine) 成立新塞姆族諸邦 (Semitic states)。最後著者之所以不欲推廣亞洲東方史至紀元前千年以前者，實無一可作切當編年之基礎也。西方亞洲史事之有確切年代可稽者，最早在紀元前第十世紀之末葉，即以亞西里亞之名祖錄 (Assyrian Eponym Lists) 爲起點，此名祖錄即逐年顯宦之紀錄也。巴比倫尼亞約在後二百年，始有確實之年鑑。希伯來直至亞西里亞人紀載其亞哈 (Ahab) 朝統治以色列 (Israel) 時，始見有確實年鑑之根基。至於西方亞洲其餘諸邦國，除數項特殊大事，其年期可由與其相聯之埃及與希臘史中推求外，吾人祇能於亞西里亞、巴比倫尼亞以及希伯來之年鑑中得其概梗而已。

前已言之，吾人將自紀元前一千年起分期重察所定疆域內之社會情狀，此疆域包括西方亞洲可自波斯灣 (Persian Gulf) 至裏海 (Caspian Sea) 作一虛線，以與東方亞洲相隔。但此線不宜過直，須略向外曲，使中部波斯之鹹質沙漠部分盡包入古代東方範圍之



古代東方之區劃

中。此疆域三面臨海，一邊則與沙漠相接；內部因地理上不固定之界限，或因地理之特性之殊異，可分爲以下六區：

(一) 小亞細亞區 爲西部特出之半島部分，三面環海，一面則有多數崇山峻嶺與亞洲餘部相隔，此區名爲小亞細亞 (Asia Minor) 頗爲適當，因其各方面均顯出大陸所有之特色也。

(二) 亞美尼亞區 此區幾占全城餘部之北境，盡屬多山之地，地勢至爲特殊，不特與西方小亞細亞高原之性質迥異，即與南·北·東三部之闊大草原亦絕不相同。此區向未有一專名，歷來有歸納於烏拉攷 (Urartu) [亦作亞刺 (Arart)] 者，亞美尼亞 (Armenia) 者，或古的斯坦 (Kurdistan) 者，爲便利起見，吾人名之爲亞美尼亞區。

(三) 敘里亞區 爲橫互於上述兩區以南之狹長區，因地面之低下而自成一區。西面臨海，東南則以廣大之沙漠爲界。自希臘時代以還，即以敘里亞名也。

(四) 阿刺伯區 爲南方多沙漠之一大半島，其陸地之一邊則橫互高峻之沙土，此區

自古卽名爲阿剌伯。

(五) 美索不達米亞區 爲延袤於亞美尼亞與阿剌伯間之一遼闊區域，包有幼發拉底 (Euphrates) 底格里斯 (Tigris) 雙子河中游及下游之土地。此兩河發源於亞美尼亞，灌注及於全境之大部分。各部地面不等，西部及中部有稀薄之沙漠，而東部則爲膏腴之地；但北抵亞美尼亞邊界東抵下述之第六區，爲高峻部分外，餘部概屬低原。歷來對於兩河流域諸區與底格里斯河以外諸區，未嘗有一總名，現時通常名之爲美索不達米亞，未見切當，然亦無較佳者，故仍沿用之。

(六) 伊蘭區 爲一高原，西部有高崇之山脈，與美索不達米亞及亞美尼亞相隔，東部向內延展至於沙漠爲界，此區雖僅占有伊蘭 (Iran) 之西部，將是名借用之，亦屬無妨也。

古代東方

第一章 紀元前一千年之東方

紀元前一千年時，西部亞洲乃由諸小邦集合而成，據吾人所知，其中並無擁有廣大屬地之帝國。在西部亞洲之歷史中，此乃僅見之事也。在此時期一千年之先，境內自塞姆族佔有優勢以來，嘗隸屬於諸強權國勢力之下；此等強權國或屬同時並立，或屬繼承於後，其在境內者至少當有三國，且有境外之一國焉。

第一節 巴比倫尼亞帝國

在此等強國之中，其擴張國勢最早且保持最久者，即入後所稱之巴比倫尼亞帝國，因

其天賦獨厚，雖累經興替，仍足以延持其國運。巴比倫尼亞之國名，本由巴比倫城名而來，此城在古代雖嘗統治斯邦，然據吾人現時所知，並非爲早時強盛之基，而此邦之特殊文明，亦非由之產生者也。故吾人苟謂國以城而顯，則當歸諸吾珥（U₂）。蓋此城乃巴比倫尼亞帝國當時唯一真確之發祥地也。其土著蘇馬連人（Sumerian）雖爲當地最高文化之始祖，若論開關巴比倫尼亞帝國之功績，則當讓之於未甚開化之塞姆族暴客。更進言之，是項功績，亦不能歸之於最初之侵入者。〔若吾人附和現時否認阿卡德（Akad）王薩爾恭（Sargon）及其子那刺米辛（Naram-Sin）之疆域，曾擴至雙子河下游以外之主張〕，實爲第二次塞姆族移民時侵入者之功。彼輩在紀元前三千年之中期數百年間，由阿刺伯叢擁而出，阿刺伯乃強悍流民之永久發源地也。此移民之影響至大，南敘利亞之迦南族（Canaanites）因而傾覆，使喜克索諸王（Hyksos or Shepherd Kings）領有埃及；在亞西里亞爲塞姆族立永久之殖民地，而在蘇馬連及阿卡德建立帝國，卽後世編年史家所謂巴比倫尼亞第一朝（First Babylonian Dynasty）也。此等侵入之塞姆族，既無固有之文化，足與當時之埃

及人或蘇馬連人相頡頏（後者之文化早已爲較早移入之塞姆族所採用），故於定居之後，即採取二者之文化而用之矣。

當時彼輩並未喪失其固有之游牧觀念與習性，而尤以在已成爲半塞姆族化之美索不達米亞爲最，此等觀念與習性，影響於其後代之歷史頗巨。其在歷史上最有重大關係者，爲一種宗教觀念，吾人無適當之名稱，姑名之曰『超一神主義』（super-monotheism）。此種信仰深印於游牧之民族中，往往較游牧之本性更爲根深蒂固，彼等以爲各民族各地雖自有其主宰，惟普天之下，僅有一最高無上之神，此神非特單獨而不可分，且常居大地上之一處。其住所除因其全體人民之轉徙而遷易外，恆不變動，而其權勢之至高，則無能與之相匹敵者。實則塞姆族之『至尊神父』（Father-God）隨全體而遷徙，於新佔廣域之各城中擇巴比倫城而居之，故此城雖歷經社會與政治之變遷，數百年來始終保持其優越之地位，誠不啻神聖羅馬（Holy Rome）自黑暗時代以延持迄於現代也。

次則爲阿剌伯人，亦挾其太古時代好動之天性以俱來。彼輩雖已在一固定之社會中，

此種天性依然未改，故以年年度帳幕或茅舍之生活，與歲歲出外游劫爲樂事也。迄今強悍兇猛之阿刺伯人，仍有此種游劫或夏季劫掠之風俗，其重視此風，正與古代塞姆族無異也。若輩每年出兵於邊疆，並無征伐之目的，實視游劫爲當然應爲之事，吾人固不必多所探索，祇觀乎亞西里亞皇室之巍巍古碑，即可了然矣。據希伯來傳說：屹得陸邁（Chedorlaomer）、安拉斐爾（Amraphel）及其他三國君主游劫於約旦河（Jordan）流域時，而遇亞伯拉罕（Abraham）；如安拉斐爾卽爲漢姆拉畢（Hammurabi），則憑此傳說，可知夏季劫掠之風，在巴比倫尼亞第一朝時卽已有之。

吾人敘述塞姆族諸帝國時所應注意者，卽巴比倫尼亞與亞西里亞諸帝歷年之興師，純屬游劫劫掠之性質，不過具高等之組織與較大之規模而已；故吾人若不準是以觀，則不免太偏於疆域之觀念矣。在未入亞西里亞歷史以前，塞姆族諸會長對於國外領土，向無統治之組織，早代之會長，卽在亞西里亞之阿薩那塞帕（Ashurnatsirpal）以前諸會長，其出征也，無非劫掠、襲擊、蹂躪，或享受歸順者之進貢，迨其事畢，卽行言旋，對於征服之地，並不任

用其扈從者作永久之駐防，或派永久之鎮守官（即永久納貢之義務亦並無之），以防當其歸時，而被其擊退之敵捲土重來行劫也。此等侵掠君主或嘗在國外岩石之上勒刻紀念，藉以示其親征與威武，設有人敢於其去後毀滅之者，則必撻伐無恕，彼輩所事，徒留後人以殘酷之回憶而已。故由早代之巴比倫尼亞及亞西里亞帝國疆域言之，實不過代表一地理上之區域，因其間君主無有能與之敵者，遂得肆行無忌焉。

雖然，此種不絕之大規模侵掠，實收造成帝國之效果，吾人雖未見其記載，由此等效果觀之，已可確知巴比倫尼亞國威所達之疆域。其所達之遠，可於下述二點見之：第一在遙隔之小亞細亞所發現之赫族藝術，含有巴比倫尼亞之精采，由此證明即在極早時代（據吾人所知，至少在紀元前一千五百年），國內諸藝術家，若不借助於塞姆族之範式，殊難描寫本國固有之思想；第二為在較後時代巴比倫尼亞之語言文字以及巴比倫尼亞之書籍，已在小亞細亞及敘里亞境內為王族所採用。吾人已知昔時敘里亞諸城之官員，呈於第十八朝諸法老（Pharaoh）之公文，俱已用巴比倫尼亞之楔形文字。（如在二十年前於上埃及

(Upper Egypt)之阿馬那(Amarna)所發見之案卷，已證明之。)由是可以確知巴比倫尼亞開國之早，與其國運之長，故對於最近所發見卡帕多西亞之赫族元首，在外交公文中所用巴比倫尼亞之語言文字，已不足驚異矣。

巴比倫尼亞乃一富庶之區，前已言之矣，而其興之早，國祚之久，乃西部亞洲其餘諸地所望塵莫及也。吾人試一察紀元前四〇〇年間之西部亞洲，則其國仍爲一君主所統治，雖巴比倫城已非復京畿，猶據底格里斯河下游以紹其帝業。但有數因，此後巴比倫尼亞之國祚不能更延於久長矣。蓋當此外來之侵入者仗其強悍之勢以創立巴比倫尼亞帝國時，境內原居有智識開明之阿卡德人(Akadians)與蘇馬連人，然而足爲彼輩之患者，非特此等懷有貳心之士著，逐漸在波斯灣之『海土國』(Sea-Land)中團結其乖戾勢力，以襲擊乘權塞姆族之後方，且有新起之異族入寇，因巴比倫尼亞四境均無所屏障也。於是『海土』之叛民，阿剌伯人之進犯，兩河流域之東南邊境則有自以攔諸山衝入之悍民，更有兩河上游諸地強悍民衆之緊逼，凡此種種，無一不足致巴比倫尼亞帝國日趨於顛危焉。約當紀元

前一八〇〇年前，北方赫族大舉來犯，第一朝之君權似爲所推翻。厥後此等寇敵引退，巴比倫尼亞入於懦弱土著之手，尋復爲以欄，及在以欄境外加錫特諸山（Kassite Mounds）間（昔爲藩屬，今進而爲亞西里亞帝國）之強邦，與紀元前一五〇〇年間建於卡帕多西亞之赫族帝國等區之民，並新湧出於阿剌伯之阿剌米亞人（Aramean），與繼起之加爾底亞人（Chaldean）相與陸續入犯，直至紀元前第十二世紀之末葉，在此等侵入者之中，有一實力充足根基鞏固者出，始中興此巴比倫尼亞而爲奴服鄰邦之一強國。其時尼布甲內撒第一（Nebuchadnezzar I）（其自製年表之一部業已發見）似嘗在地中海亞細亞（Mediterranean Asia）諸部如馬圖（Martu）〔即威斯特蘭德（West Land）〕區域建立帝業，但此帝國尋隨其君主以俱亡。故至紀元前一千年間，巴比倫尼亞仍回至內部分裂割據，互相衝突之地位，而成爲受東北二方諸敵所威脅之小邦矣。

第二節 埃及之亞洲帝國

在第一巴比倫尼亞朝沈淪後之長時期中，西部亞洲並未陷於無主之境。在其邊境另有三帝國相繼興亡，而其中之一，則更有中興事業在其後也。就中立國最早者，乃腓非亞洲之勢力分子所創立於亞洲境內之帝國，在亞洲淪入希臘版圖之前，此種帝業實所罕觀也。紀元前第十五世紀之初葉，適當第十八朝強盛之時，有國君名托司米茲第三（Thothmes III）者，侵犯敘里亞至幼發拉底河上游之卡黎密士（Carchemish），幾佔領其全部疆土，乃於佔地之南部建立帝國，其所征服諸地，一時均隸入埃及之行省焉。夫林得斯·彼得里（Flinders Petrie）嘗在阿馬那（Amarna）發見托司米茲朝諸承繼者之案卷，內有諸官員及巴力斯坦及腓尼基（Phoenicia or Phenicia）諸王臣之報告甚夥，由此吾人可得充分之證據也。

若帝國二字之意義，一如在前文敘述古代巴比倫尼亞時所視為一專務劫掠之勢力範圍，而為被劫者及附近民衆所公認不敢違抗者，則類此之埃及帝國當追溯至托司米茲第三百年之前，且其幅員亦較南敘里亞為廣矣。埃及國君之襲擊塞姆族敘里亞也，直至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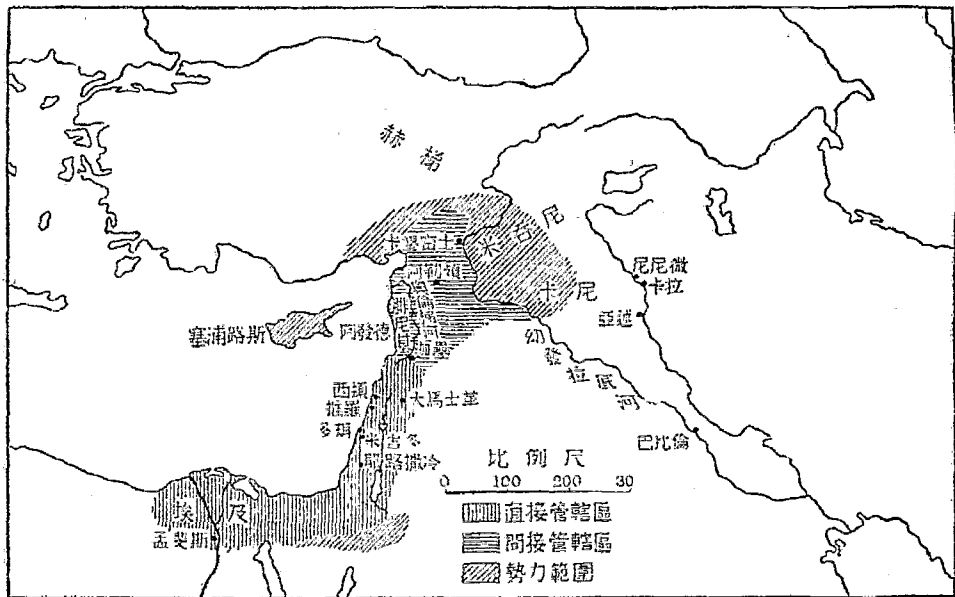
幼發拉底河流域，最先乃在第十六世紀之初葉，值埃及境內塞姆族之喜克索朝勢力瓦解之時。彼輩之興師，固爲報仇，然亦有乘機擴張埃及領土於一鄰近膏腴區域之野心，而此時巴比倫既在懦弱之卡息特人 (Kassites) 之手，亞西里亞之獨立，又方在萌芽時代，實屬其難逢之機會也。但較先之埃及軍隊，其侵入敘里亞似以蹂躪與勒索爲目的，彼輩唯知擄劫而憚於攻堅，事畢卽班師尼羅 (Nile)，並無一人留於劫掠之區而保守之。故在哈特斯庇薩后 (Queen Hatshepsut) 以前，從未有法老將巴力斯坦及腓尼基據爲己有者。最初征服敘里亞之米吉多 (Megiddo) 等要塞，而侵佔沿海直至阿發德 (Arvad) 內地幾及迦疊 (Kadesh) 諸城者，卽托司米茲第三；彼嘗建築堡壘數處，而以埃及或努比亞 (Nubia) 軍隊駐守其中，有數處則以地中海諸島及沿岸雇用之兵卒守之。彼以此法使諸酋長恐懼而輸納貢賦於其收稅諸吏，且使雜色之希伯來人及亞摩利人 (Amorites) 不得不與埃及通好，而放棄其乘機由東方或北方侵入劫掠之野心也。

然彼及其承繼者對於敘里亞 (Upper Syria) 之所爲，亦僅與往昔托司米茲第一

(Thothmes I) 所爲者相類，卽每隔一定時期，侵入各處肥沃之區，與至則攻奪城池，與盡則攜財寶卽去，故堅城如迦疊，彼輩或終未嘗入犯也。但彼輩屢次侵掠敘里亞全部皆得成功，遂使四境諸國王視敘里亞爲埃及之勢力區域，凡在此區域內者，應承認法老之權威，而時時有所貢獻，以得其諒解爲是。如幼發拉底河外之米吞尼諸王 (Kings of Mitanni)，托魯斯 (Taurus) 山外之赫族諸王，以及遙遠之巴比倫尼亞卡錫特朝之伊蘭諸王，俱默認之而奉行唯謹者也。

直至紀元前十五世紀末葉與十四世紀初葉，當托司米茲第三三傳而至於阿門和忒普第三 (Amenhotep III) 秉權之時，埃及始終與敘里亞相安無事，而埃及王之權威，亦始終見重於敘里亞。又埃及爲謀國外藩屬之根深蒂固，嘗召敘里亞年少諸王至尼羅而施以教育，希望彼輩學成各歸故土之後，將爲盡忠於法老之外臣。但此種試驗，正與後來諸帝國自羅馬以至於英國所施之試驗之良好結果者，無有異焉。

埃及人根據上述意義以組成其帝國，此外不復更有進展之思想，其對於敘里亞既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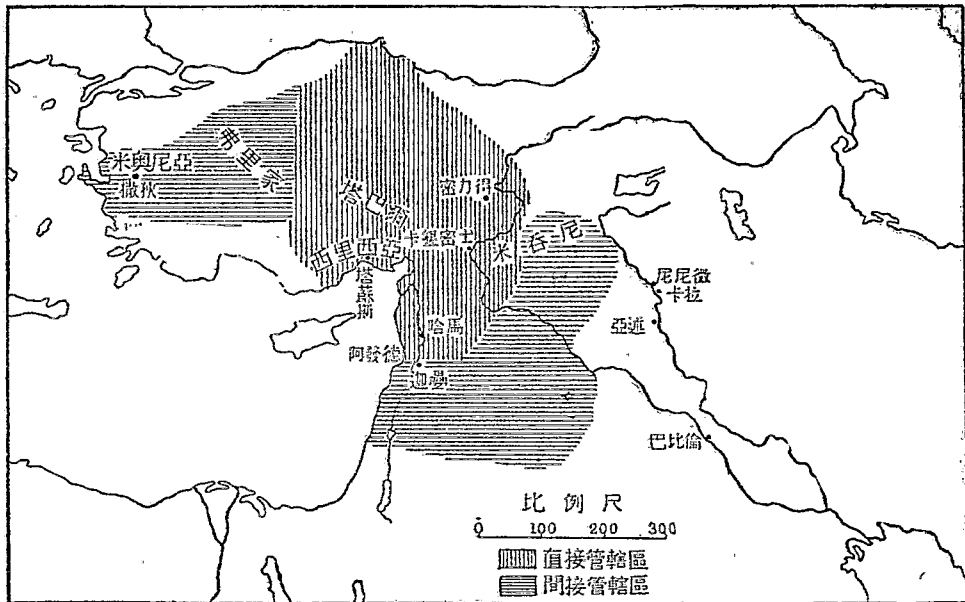
阿門和忒普第三時之埃及帝國

以軍力佔領之觀念，亦無派遣埃及軍官或行政官員實行統治之策略。吾人現已知此時代之敘里亞文化其呈埃及勢力影響之遺跡者甚少，而年代亦相隔甚久（此可由掘鑿所揭發之遺跡知之），因而吾人可以推斷此時真正之埃及人居住於或嘗經歷其亞細亞屬地者，爲數乃極少也。蓋尼羅河之居民，生性不喜冒險，憚於泛舟作海外之貿易，甘心放棄敘里亞於代庖者之手，僅從中略收漁利，於願卽已足矣。如此帝國，僅本地多數兇悍之民揭竿而起，或貪暴之鄰國偶爾入犯，固足以使其顛覆。且當阿門和忒普第三未歿之先，已及見起於中敘里亞境內之亞摩利人及北方新結合之赫族眈眈窺伺矣。繼承此帝而立者，卽有名之阿克享納滕（Akhenaten），對此不可收拾之危局，亦無良圖，故未及十四世紀之中葉，埃及之國外帝邦疆域日蹙，僅藉巴力斯坦極南部之一勢力範圍，以苟延其殘局者殆二百年。繼承此朝者雖有中興之主，但鮮有如其先朝之能持久者。其後拉美斯第二（Rameses II）與赫族君主所訂失利而分割其地之條約，吾人由現時所殘存雙方訂約之公文中，卽可概見其國勢之凌夷，蓋該帝於訂約割地時，已明言埃及無復抗爭之能力也。迨至紀元前十三世

紀末葉，埃及之亞洲領土已完全消亡，甚至其舊有屬地辛那（Sinna）半島亦一併喪失矣。以後諸王，雖有侵入敘利亞劫掠之舉，絕無能於其地建立永久帝國者，且亦無懷是大志之君也。

第三節 赫族帝國

紀元前一千年最後之帝國，即爲迫退埃及人之赫族帝國。赫族之名不一，埃及人稱之曰克塔（Keta），塞姆族及其本國人則稱爲赫得（Heth）或赫梯（Hath）。赫族之爲亞洲極西部強國，其事至早約在紀元前之第十五世紀。但其帝國之內容，與都城之所在，帝王之系統，向不明瞭。迨至一九〇七年間在卡帕多西亞北部之波加茲刻伊（Boghazkeni）境內發現楔形文字案卷，始獲明悉此國之真相。吾人已知當十八世紀時，赫族嘗大肆侵掠而推翻巴比倫尼亞第一朝也，至於此等侵掠者究屬來自何方，則猶在研究中焉。但在紀元前第十五世紀時，既見赫族於波加茲刻伊（因尙未考出其真確之原名，爰以今名代之），得有



紀元前第十三世紀之赫族帝國

良善之組織，能克地駐兵而傳播其固有之文化至遠方疆域，吾人可信在三世紀前，小亞細亞東部，或爲赫族之故土也。此帝國最初可考之君主，就其案卷所稱，爲索比留留邁 (Suh-bihliluma)〔但埃及人所載則爲薩帕刺魯 (Sapararu)〕，二世紀後，此帝國遂湮沒無聞。在紀元前一三五〇年之先，敘里亞北半部、美索不達米亞，且幾及小亞細亞全部，均爲赫族征服，向之朝貢；埃及則被逐出亞洲境；兩河流域之塞姆族居民及在沙漠中之若干部落，亦均順服。但盛極必衰，自此以後百五十年，赫族復沉於黑暗之境，且視其輿輿時爲尤甚。波加茲刻伊最後之君主爲阿腦塔 (Arnunta) 帝，其一切案卷，業已全部發見。此帝當國時在紀元前第十三世紀之末葉，此後或有繼承其業之君主，其案卷則尙未有所發見；但由另一方面觀之，在亞西里亞之年鑑中則謂去此時期略後，有一與赫族相近而受其文化之民族，厥名墨士啓 (Mushki or Mushkaya)（關於該族之歷史吾人卽將述之），當紀元前第十二世紀之中葉，蹂躪赫族之領土，且幾及其全部。况在赫族首都之波加茲刻伊及其南方重要之藩屬卡墾密士 (Carchemish) 所掘發之遺迹，亦足表示其國亡後復興之遺蹟，依

考古學之根據，其時應接近阿騰塔時代，由是可知赫族帝國之歷史，或即止於此帝也。至於關乎此帝國遺族，以及血統文化甚近於此族之其他民族以後史事，吾人將於下文繼述之。亞西里亞人每言及其西方仇敵時，輒統稱此等民族爲赫族，亦可見其同化之深矣。

第四節 古亞西里亞帝國

紀元前一千年之先，尙有亞西里亞帝國，該國嘗兩次征服與巴比倫尼亞第一朝相等之帝國，但均未永佔其地。古亞西里亞人之發展，乃古代西部亞洲諸帝國史中之最有價值者，因其開一大君主國之先聲，殆與後起之馬其頓 (Macedonia) 王國及羅馬帝制相伯仲，遠非其他各國所能望及。故論帝國之志具吞全球之雄心者，亞西里亞當在巴比倫或埃及之先焉。

亞西里亞第三次及以後之開拓，入後將詳爲敘述，故於其古代之歷史，茲僅就簡要者言之。在迦南移民潮勢湧溢之際，曾有大隊塞姆族隨波侵入底格里斯河流域之中區，爲時

之早，至少當在巴比倫尼亞時代。此等塞姆族因有種種之優勝（如其本土之文化尙未達至蘇馬連人之程度，又如地理上之遠離以欄、阿刺伯諸好亂之種族，以及水土之合宜等），遂得定居其地，成一農業社會，其處境既較巴比倫尼亞人為安謐，而種族亦較為純一。其最初社會中心，即在其國境南部之亞述（Ashur），是地與巴比倫尼亞相接壤，故不得屈服於其強權之下；但當巴比倫第一朝既已傾頹，而南部塞姆族勢力衰微之後，在北部塞姆族即顯出開拓其國土於諸中心區域之趨勢。此等區域在紀元前十三世紀，由亞述遷於底格里斯河上游之卡拉（Calah），其後遞移於更上游之尼尼微（Nineveh），最後至亞西里亞，是蓋沿用其南方舊城之名也。此時環繞美索不達米亞北部之首都已結成一雄偉之勢力，克巴比倫而置為屬地，縱其部落肆行劫掠於地中海沿岸及阿美尼亞（Armenia）諸大湖等區。其首先擴張帝國權威至若是之盛者，則為沙爾馬尼則第一（Shalmaneser I），彼於紀元前十三世紀或已摧除美索不達米亞北部米吞尼（Mitanni）及卡尼（Khani）兩強邦，最後乃開闢侵入西方諸地之路。然赫族帝國則百方阻其進取，故直至赫族顛覆，與墨士啓

及其諸同盟淪亡之後，提革拉毗色第一 (Tiglath Pileser I) 始能於紀元前一〇〇〇年率亞西里亞劫掠之衆侵入敘里亞，甚且進越托魯斯 (Taurus) 山焉。至於此帝國何以遽隨是帝而俱亡，吾人則無由知其詳。或謂彼嘗攻阿拉米亞人 (Arameans) 於畢士里山 (Mt. Bishri or Tell Baset)，復起於阿剌伯之塞姆族重行入寇，帝國因而淪亡。然無論如何，帝國之隨帝以俱亡，則無可致疑者也。沙帝諸子嘗至腓尼基之阿拉發 (Araval or Aradus)，傲然登舟以求稱霸『西海』 (Western Sea)，終被屈服，淪落爲曾爲其先人藩屬巴比倫之藩屬；直至紀元前第十一世紀之末葉，亞西里亞猶未復振也。

第五節 紀元前一千年間之新勢力

當紀元前一千年間，吾人環視東方，就目光所能及者，實無一操有強權之國家。前此嘗爲巴比倫尼亞、埃及、卡帕多西亞以及亞西里亞諸大邦所蹂躪之區，非特各已自主，且亦不相干涉，但彼等之國境，受已亡諸帝國與以後大移民之影響，業經改變，且有另立新朝者矣。

此等小邦，幅員大都相仿，在此時代，欲預言何邦將來能征服他邦而擴張其疆土者，殊非易事焉。

上述之大移民，其擾亂西部亞洲已有二百年之久。東方之巴比倫尼亞及亞西里亞，內部組織完善，且擁有堅甲利兵，嚴阻游牧民羣之侵入，而排擠之於邊境諸山之外。但游牧民侵入西方之勢，頗頗張，卡帕多西亞之赫族帝國不能當其鋒，大隊因而橫掃小亞細亞，以至敘里亞及美索不達米亞。拉美斯第三(Rameses III)之紀載，嘗述及在紀元前第十二世紀間，卽有民衆聯盟結合之大隊發現於埃及及亞洲邊境。此大隊中亦有赫族民衆入伍者，但其領袖，先前不及一百年，此等赫族民衆有屬錫提第一(Seti I)及拉美斯第一(Rameses II)之勁敵，有屬其同盟，是時則國勢傾頽，已隨嘗侵犯其卡帕多西亞故土之新入者以俱衰矣。拉美斯之記載，嘗按地理次序，歷述此聯盟大隊之戰績，對於其發軔之方向，與經歷之途徑，表自甚明。彼輩最初攻克赫族(卽卡帕多西亞)，繼而克喀狄(Kedi) (卽西里西亞)，卡墾密士與中部敘里亞，由此可知其戰勝之途徑，乃自小亞細亞北部經過西里西亞諸山徑

之大道，終乃達於埃及之邊境。此等新入者究屬何種人，歷史家則以爲大可研究；彼輩之名稱，埃及人雖以爲怪僻，吾人視之，並不足異，蓋彼輩在後代歷史中大都占重要地位者也。彼輩爲普勒斯替 (Pilesti)〔或稱非利士人 (Philistines)〕，與確屬來自小亞細亞之一民羣，以及依斯勒斯 (Isles) 札卡累 (Tjakaray) 沙卡沙 (Shakalsha) 丹諾 (Danaan) 與瓦沙沙 (Washasha) 後數者或爲匹錫底亞人 (Pisidian) 之繼起者及在拉美斯第二時代與另一部阿那托力亞人 (Anatolion) 同盟之赫族，或爲力息亞人 (Lycian) 阿奇安人 (Achaean) 及撒地尼亞 (Sardinia) 海盜之後。此等海盜，昔日埃及人有時擊之於邊境，有時則使之服役。凡此來自各區之民衆，至是值遷徙潮流平靜之際，已安居樂業於其新家鄉矣。普勒斯替人則確爲有史時代之非利士人，按古代傳說，彼輩雖散居於埃及邊境，猶懷故國之思，故國卽米孛 (Minoan) 境也。至若札卡累人及瓦沙沙人，似起於現時歸入歐洲之諸地，吾人或可謂此乃西方侵入東方最初之時期也。

吾人翻閱亞西里亞年鑑中提革拉毗色第一之紀載，可知在此世紀間，北方轉徙之潮

流既息，又有第二次繼起之勇悍游牧民羣乘勢由小亞細亞侵入，厥名墨士啓 (Mushki) 此名雖屬初見，但入後吾人尙須申述之也。此族之遺傳至有史時代以後頗久，如在後代卡帕多西亞及阿美尼亞諸邊境，有一種未開化之民族，而希臘地理學家稱之爲莫斯契 (Moschi) 者是也。但墨士啓人究屬系出何族，當初來自何方，其被排斥於美索不達米亞境外時，又往何處，此等問題，迄今尙在討論中也。關於彼輩以後之歷史，吾人已知兩項重要之事實：第一，在此時期以後二百年，彼輩（或彼輩之一部分）則定居於卡帕多西亞境內，尤以居於該區中部及北部者較其在南部者爲多；第二，在彼時及以後彼輩則有號稱米塔 (Mita) 之諸王，此米塔之名，有人以爲與邁達斯 (Midas) 相同，而此邁達斯一名，卽古代希臘歷史家所用以稱弗里家 (Phrygia) 諸王之名也。

因有此第二項事實，有人以爲墨士啓人卽原始之弗里家人，在卡帕多西亞之赫族衰落以後，始興盛者也。此點在以後研究亞西里亞與西部小亞細亞居民之接觸時，將細論之。然吾人須勿忘其君主名爲米塔，未必卽證明墨士啓與弗里家兩者有關係，蓋此米塔一名，

當流傳於遠東已久因北美索不達米亞之『米吞尼』(Mitanni)，義即米塔之人也。

總之無論其以後之歷史如何，在第十二世紀初侵入敘里亞而在此後五十年與西亞西里亞交鋒以後退至卡帕多西亞之墨士啓人，真相當如下述：彼輩初屬北部亞美尼亞或高加索之山民，並非赫族，且或系出於東北具有太古游牧狀態之民族，後入懦弱民族所有古代文化境內，迨其征服此民族而定居其地，遂採用其文化。但彼輩在卡帕多西亞境內，或仍屬行蹤無定，直至提革拉毗色之來攻，其轉徙之念始爲所制止，而好勝之心亦以消滅。就此等情形觀之，南方之遷徙潮流，在紀元前一〇〇〇年頃當已靜息，而小亞細亞、亞美尼亞及敘里亞則爲諸王侯分土而治焉。

第六節 小亞細亞

紀元前一千年間如有人與阿奇安人或愛奧尼亞人(Ionians)泛舟於阿那托里亞西岸者，當能於此人類初創之殖民地或其附近登岸，惟該處居民並非土著，乃新來自海上

而通用希臘或愛琴之語言者也。此等民衆不憚冒險遠進，以至於此修長之阿那托里亞流域港口膏腴之地，可謂克竟其先人之志，蓋其飄掠之祖先，曾於此處爲內地某國（大概爲卡帕多西亞之赫族帝國）之省軍所襲擊而未能逞者也。當先克里特人（Creteans）或愛琴時代末期與克里特人同種之邁錫尼希臘人（Mycenaean Greek）在阿那托里亞海岸所關之商業殖民地，範圍狹小，勢力薄弱，至是則有較後代之亞利安族（Aryan Race）陸續由西方移入，殖民地之實力因而大增，此等新民卽與土著同化，逐漸稱霸，而將土著驅入內地矣。歐人之東漸於鄕洲之邊境，在此時並不見其重要，吾人當知此一發軔，影響於古代亞洲歷史之全部者極深也。希臘人開拓愛奧尼亞殖民地，在紀元前一千年間，始受人注意，此時代實爲歷史中一基點也。就吾人目下所有之考察，實不能斷言阿那托里亞海岸任何著名之希臘城在是時業已開始發展。至於米利都（Miletus）城之出現最早，吾人已得有較任何城更優之明證，卽德國之考古家在其處所發見愛琴時代末期之陶器也。但當時希臘人或已定居於革尼士（Ganidus）、提奧斯（Teos）、士麥拿（Smyrna）、科羅封（Colophon）

佛斯亞 (Phocaea) 與辛密 (Cyme) 等地，而較大諸島如羅德 (Rhodes)、薩摩斯 (Samos)、開奧斯 (Chios) 及米地鄰 (Mitylene) 在若干代以前，或竟在阿奇安人初次侵入亞洲之前，已爲西方殖民所侵入矣。

此等西方之移民，固未嘗深入內地，卽有嘗試者，當亦不敢輕入半島之西南多山區域，是卽後述之加里亞 (Caria)、呂西亞 (Lycaia) 及彼西底亞 (Pisidia) 也。其地之山番分族而居，頗類現時之阿爾巴尼亞人 (Albanians)。此族從未爲他族所征服，及至希臘諸港崛起於其海岸之時，彼輩遂與外界相通，而成爲赫赫有名之傭兵。若此等傭兵卽爲埃及第十八朝出征之記載中所述之皮達色人 (Pediastae)，則彼輩之適宜於商業，由來固已久矣。在地諸山之北部，互有若干廣闊之山谷，直達中部高原，希臘多德謂其地嘗建有一君主國，秉權者爲撒狄 (Sardis) 之赫刺克里得諸王 (Heraclids)，如斯言屬實，則其國是時業經發達矣。吾人對於此國，尙未得有確證，但後此三世紀呂底亞人嘗在赫馬斯 (Hermus) 山谷中度其窮奢極侈之生活，而其地又嘗爲赫族帝國之封疆，吾人當能推想其地在紀元前一千

年間，曾屬安樂之鄉也。至於赫刺克里得諸王之真相，吾人甚不明瞭。希羅多德之定此朝名，其命意或因彼輩特別崇奉『雙戰斧神』(God of the Double War-Axe)之故，是神希臘人比爲赫邱利(Heracles)，而吾人則視若塔蘇斯(Tarsus)及東南諸地所崇奉之森登(Bandun)神焉。關於是神之詳情及其崇拜之民衆，下文將述及之。

北方荒漠之邊地，絕少記載，且不占重要，考察者輒不經意(故吾人亦不論及之矣)而逕越呂底亞諸谷前進，此時卡帕多西亞之赫族，已不復轄有此高原矣。依吾人之推想，除墨士啓人以外，似無其他強權國管轄其地，而墨士啓人征服赫族之後，遂居留於小亞細亞之一部分。但此等墨士啓人自其飄遊浪浪之遠征隊爲亞西里亞之提革拉毗色第一所擊退之時代以來，或竟在此遠征隊以前，卽已採用赫族之文化，故彼輩之起而當權，對於小亞細亞之社會情形，並無特殊之影響。彼輩之首都或卽赫族在波加茲刻伊所建之首都；至於彼輩當時據此中心後，其勢力擴張至於何極，則不可得而知矣。

吾人披閱赫族較早數世紀之記載，及亞西里亞後期之年鑑，可考出小亞細亞東南諸

公國之名稱，有數國之名稱，在上述二種紀載中完全符合，吾人因是可斷言在此期間彼等之區域，尙未改變也。此等公國爲喀斯 (Kas)，在入後所稱之力卡奧尼亞 (Lycaonia) 境內；塔巴爾 (Table or Tubal)，在卡帕多西亞之東南部；基拉庫 (Khilaku)，在有史時代改名爲西里西亞；而屬有西里西亞肥沃之平原及其東北山區者，卽當時之庫伊 (Kue)。敘里亞北部，在古代及以後諸期當爲昆馬克 (Kummukh) 國，有史時代是區則改名爲康瑪其尼 (Commagene)。凡此諸公國，考其古代之碑碣，可證明其亦如墨士啟人同沾赫族文化之澤，且其崇奉之神，似亦相同；如荷斧之森登 (Teshup)，或哈達德 (Hadad)，是等神之威力，實遠達西方之呂底亞。彼輩尙有一愛神 (Great Mother)，卽擁護和平，剷除戰禍之恩主，與好戰善征之神遙相並立。但此所謂文化之一致，是否暗指各國曾在一大君主如墨士啟帝者權威之下，殊未敢定。其實據赫族帝國之曾經統一是地，亦足推定小亞細亞全境及敘里亞北部當紀元前一千年間，均有相似之文化矣。

第七節 敘里亞

旅客於時向南進至赫族之境，卽亞西里亞人夙稱爲古代赫族文化之南區，彼將見及是時敘里亞之國勢無處不顯衰頹之狀，敘里亞自北部脫離赫族束縛，南部脫離埃及束縛之後，其間散漫半空之地，陸續爲來自東方及南方高原之半游牧塞姆族民衆所侵入。至紀元前一千年時，彼等業經定居其地，結成若干之阿刺米亞部落，各有其王管轄之。此等阿刺米亞人，全屬善賈之商人。在此等部落中，有一建立於西北部薩馬爾境內者，因沾染古代赫族之文化，嘗產生一種藝術，而此種藝術，入後實有塞姆族亞西里亞之文化與之融洽，故已非純粹之赫族化矣。其首都卽現時之星架力 (*Singaiti*)，爲目下敘里亞境內經科學探險諸地之一，下文將述及之。其南則爲巴廷 (*Patin*) 及比特阿居錫 (*Pit Agusi*)，更南爲哈馬 (*Hamaia*)，其下則爲大馬士革 (*Damascus*)，均屬新興之阿刺米亞小邦，此等新邦，咸待時而動，以各視其領土之大小與貿易路徑之有無而謀發展。就中之土壤最肥沃而地位最適宜者，爲大馬士革、阿刺米亞人之充塞於其地者，至少已歷三百年。此邦得天獨厚，異日將併吞其餘塞姆族諸新邦，但在是時，其國勢並未較他邦爲強也。吾人考諸阿馬那

得天獨厚之腓尼基諸城，即欲故步自封，亦不可得矣。

第八節 巴力斯坦

高原悍民之壓迫，初非腓尼基人所獨受，其南鄰非利士人亦感受之，彼輩由埃及北方大道征稅貿易以致富者，至少已歷百五十年之久。若干世紀以前，其地有東南沙漠強悍而團結頗堅之民族侵入，此族早已沿約但河西岸諸高原排斥迦南族，或使與之同化；是時羣相結合，同奉一宗教，大有立國之勢矣。彼輩或爭或息者頗久，希伯來舊約士師記 (Book of Judges) 具載其事。其所與爭者，非惟迦南一族，尚有奧倫梯 (Orontes) 河上游之亞摩利人 (Amorites)，其後復有北部及東部之阿剌米亞人，更有新自南方侵入之阿剌伯人，最後又爲非利士人所扼者約五十年；此等非利士人直進展至加利利 (Galilee) 而占有巴力斯坦北方大道之全境，安享其地利焉。但巴力斯坦極北部而受掃羅 (Saul) 會長管束之勇悍哈比烈人 (Habiri)，約在一代之前，業已逐出非利士人於柏司珊 (Beth-shean) 及中部巴

力斯坦諸沃壤，使諸山區不受任何之羈絆，恢復當米尼夫塔法老 (Pharaoh Menes) 秉權時之原狀。但掃羅既歿，非利士人即將所喪失之地大部奪去，而其主管之期，並不久長。有大衛 (David) 大會長者，先前嘗藉非利士人之臂助而興，是時則因南方諸部落之擁戴，欲將南北希伯來成一純粹之君主組織，於是在北方則先將其故主放逐，更建一新都於耶路撒冷 (Jerusalem)，由是窺北方大道之南部。大衛更迭侵約，但河東岸諸地，使由阿剌伯侵入之民族望風而靡；此時大馬士革境內之阿剌米亞一邦，雖已發展至可畏程度，亦為所制止，使在南方不得逞焉。此君主同時與大馬士革北部阿剌米亞之另一邦哈馬之酋長及切近腓尼基城之推羅 (Tyre) 城酋長締約通好，藉以自固。推羅此時尚未如下一世紀之富庶，但其國勢足以控制加利利低原北部海岸之要衝。紀元一千年前之以以色列 (Israel) 實為其最穩固之時代，雖由多數幼稚小邦所組成，而在敘利亞境內則占重要之地位；入後則有亞西里亞與埃及及交逼，不能復振，是以猶太人回顧大衛及其諸承繼者秉權之盛朝，輒謂為彼輩之黃金時代，誠非無因也。

旅行家從未有敢深入阿刺伯者，當時其地乃一渺不可知之境，絕無史乘可稽。在紀元前第九世紀中世以前，吾人曾未發見此時期有一阿刺伯酋長與東方文化之邦，發生任何關係之記載。格拉塞爾 (Glaser) 嘗慮度半島西南境內之舍俾安民羣 (Sabean Society) 業經臻於部落定居之初步，如以色列先前之所爲，而是時則漸進於君主之途；又後此種種情形或可得諸最後移居於敘里亞之阿刺米亞人，其言或是。但吾人對於其地既一無所知，惟有捨之而隨旅行者更北進耳。其右方敘里亞沙漠境地則任其爲游牧民族所盤踞，不屬任何勢力，其部落狀況，殆與今日之阿那芝 (Anazeh) 相同。吾人今將橫度幼發拉底河矣，其道有二：一卽在卡墾密士；一卽薩玖爾 (Sajur) 河口對岸之替爾巴西丕 (Til Barsip)，而其他則在塔普薩卡斯 (Thapsacus) 遠望隔岸卡波爾 (Khabur) 河口之處也。

第九節 美索不達米亞

亞西里亞之年鑑，其屬於紀元前一千年以前之一世紀者，已無遺存，其後一世紀者，亦

寥寥無幾。卽巴比倫尼亞之紀錄，亦不足濟吾人之窮也。際此二百年間，吾人雖不能斷定，然可深信於時亞西里亞及巴比倫尼亞諸王並未有奇功異績，足資勒石以垂諸後世者，彼輩所謂之功績，無非越貨劫財，攻城奪地，及諸暴君之肆意橫行耳。自提革拉毗色時代以來，兩河流域曾未有所謂『蓋世英主』(Kings of World)者出現。至於墨士啓諸民羣擴散(彼輩是否完全擴散，誠不敢斷言。)之後，兩河之間以及南方托魯斯等遼闊之區，曾發生若何之事，吾人則不得而知之。密吞尼人當墨士啓人之同族，似仍盤踞於美索不達米亞之西北部；而東北部或全爲亞西里亞之領土。此時庫爾德人(Kurds)及烏拉殺之阿刺米亞人仍乘亞西里亞衰弱之時，春秋間肆行劫掠於平原。近來德人已在拉司厄爾愛因(Ras al-Ain)附近之忒爾哈拉夫(Tell Halaf)有所掘鑿，一俟其得有完美之成績公佈於世，則吾人對於美索不達米亞本部，將多所洞悉也。其處所發見最古之碑，或卽卡尼(Khami)亦作Hatti)強盛時代之遺跡，按是國於亞述之塞姆族元首進爲貴族階級，及其向北遷徙而建設亞西里亞帝國之前，其勢力已擴張至包有尼微區域。但此僅爲發掘之開始，更

有較近之地層，當能供給吾人以新事證，而使明瞭中部美索不達米亞之亞西里亞領土及小獨立國內此後之史事也。

是時亞西里亞之衰弱，已確無可疑，其國境僅限於所有務農之塞姆族所居之本土而已。此種情形，要足以表示祭司掌國大權之現象，即受巴比倫尼亞影響而成者也。考塞姆族之傾向『超一神教』由來已久，前文曾言及之，觀彼東部塞姆族之皈依巴比倫大神，常可見之。巴比倫者，東部塞姆族所奉雜神之發祥地也。且即在此城無甚兵力之時，馬杜克 (Marduk) 廟諸祭司似常操縱彼亞西里亞強國之政事。至於其後尼微好戰之主，因馬杜克廟祭司之承認，其所增長之威權，究有幾何；又因不得祭司之承認，其所喪失之威權，究有幾何；吾人將於下文見及之。亞西里亞諸王即當極盛時代，從未能行使管轄塞姆族之權，蓋此乃巴比倫尼亞諸王之所屬也。彼輩欲博馬杜克廟祭司之承認，則須揚其武力，及其武力一經衰弱，則祭司之承認亦隨之消失矣。自始至終，彼輩祇爲窮兵黷武之暴主，曾未務正道以求祭司之承認，至其操戈之士卒，當初乃有應募入伍之農夫，其後則以傭兵充之。亞西里亞

迄未有一朝能持久者，甚且于役邊陲之將士，往往一躍而升帝座，正似後來羅馬帝國之情形也。

由此觀之，紀元前一〇〇〇年間，東部塞姆族之大勢力，當屬巴比倫尼亞，而非亞西里亞；但其時巴比倫尼亞並非一強邦，蓋出乎下美索不達米亞之外，巴比倫尼亞已無管轄之權也。因怕瑟諸王 (Peshe Kings) 一朝〔此朝史事已不能明晰，尼布甲尼撒第一 (Nebuchadnezzar I or Nabu-Kudurusur I) 卽此朝之一雄主也〕之滅亡，爲時適當紀元前一〇〇〇年頃，則南方『海土』之蘇馬連諸城與外族合謀，進襲塞姆族首都，而使巴比倫尼亞覆滅，此事可推知其卽在斯時也。其地雖尙有遷入較早之頑梗遺族，然卽當其盛時，亦未嘗有圖建新都，或中興塞姆族邦國之事焉。巴比倫與其餘各古城間隔甚遠，於時此與彼替之歷朝君主，除爲祭司所擁戴者外，未嘗有其他揭竿而起得獲成功取而代之。蘇馬連之勢力雖屬猖狂，而推翻帕瑟朝之末君者，要非彼一族之力。薩替 (Sute) 之游牧民羣，自西部沙漠以入阿卡德 (AKkad) 行規，已歷有年所，而當『海土』民衆所立第一君主須逐去此

游牧民羣，又須整理劫後之城市，使復舊觀，然後能卽王位時，則有以欄窺伺於東，亞西里亞窺伺於北，二者之中，一有強主出世，則『海土』之王，又必失位也。

第二章 紀元前八〇〇年之東方

著者所敘述之東方，業已經歷兩世紀而至於紀元前八〇〇年間矣，在此時期之初，吾人察其政治或社會之情況，似未嘗有劫掠之變化發生。無外界新勢力之侵入，僅一重要之新邦弗里家崛起於境內耳。其間居民，一如在紀元前一〇〇〇年間之所述，若亞西里亞人，巴比倫尼亞人，卡帕多西亞之墨士啓人，烏拉攷人，大馬士革之阿刺伯人，以及貿易於彼里亞海岸之腓尼基人，經商於阿那托利亞之希臘人，埃及人除在紀元前九二五年頃利比亞人 (Libyan) 瑟申克 (Sheshenk) 取回瑣羅門 (Solomon) 廟宇之珍寶，以增輝亞門 (Armen) 神廟時，曾有一度侵入巴力斯坦行劫者之外，依然蟄居於其國之邊境。阿刺伯對於東方尚未發生關係，其地當已開化，特仍限於其固有之境界而已。稍負聲名之諸邦，已有所變革，有數邦國勢確已較其在前兩世紀爲優，而駕乎其餘諸邦之上，然都屬在先期有所

振刷也。是時之東方實與往昔迥殊，吾人亦毋須另換一眼光以探之，苟能詳加注意，則非特可顯見其牽連之變革，亦且可發覺各區事迹紛陳之預兆，洵非觀察紀元前一〇〇〇年間之東方時所能逆料也。

第一節 中世亞西里亞帝國

在此期間，有一強權國嶄然出現。是時東方仍由諸小邦集合而成，但大都爲一大君主國所統轄，此一大君主國卽亞西里亞。且此國至是擁有國外主權，凡歷三世紀之久，誠亞洲前此所未有之一強邦也。吾人在前章已見及亞西里亞嘗兩次征服巴比倫尼亞帝國，其實亦不過就廣漠諸境橫行劫掠耳。極吾人推知所及，若沙爾馬尼則第一，提革拉毗色第一，均未嘗蓄有統治其所劫掠諸區之雄心，而制定官吏永久管轄之。然在紀元前第九世紀間，阿薩那塞帕 (Ashurnatsirpal) 及其繼承者沙爾馬尼則第二 (Shalmaneser II) 連年出征時，當彼輩未達他邑之先，率將其已經歷之浩闊諸地，安置官吏軍隊爲之管轄，以希約束其

境。吾人夷考沙爾馬尼則第二當國之第三年間，嘗於幼發拉底河濱之替爾巴西不 (Til Barsip) 城建一王宮，更換其名，堅壁高壘，屯兵駐防，俾彼得安然來去而橫渡該河也。最後彼則褫奪當地阿刺米亞酋長阿濟尼 (Ajuni) 之職，而佔有其土，以爲亞西里亞之屏障。亞西里亞之領土既開拓至若是之遠，但猶非至於此極，越乎幼發拉底河之外，彼當連年進展，甚者達於腓尼基，大馬士革以及西里西亞，然亦無異乎前此巴比倫尼亞諸王或其先代諸帝之故態，惟有劫掠蹂躪，暴斂橫征是務耳。

是時亞西里亞帝猶富有舊時沙爾馬尼則之帝國觀念，尙未能祛其破壞之習性，然亦從事於建設之規劃，以改良此觀念焉。若此大帝猶未改游牧民族之舊習，每值夏季肆行劫掠，一如現時阿刺伯之澤貝沙馬爾 (Jebel Shammar) 酋長摩罕默德·依卑拉斯德 (Muhammad ibn Rashid) 徒思擴張其領土權者，則彼當輕易另犯新境，更事推廣其劫掠範圍也。吾人苟本諸現時一般帝制國之方式以觀古代組織不完備之帝制國，則敘述沙爾馬尼則第二之君權也，當越乎其亞西里亞本部推廓至其國外領土，作一闊大之範圍。在此範

國中南有巴比倫尼亞，西北有美索不達米亞，東則直抵最格洛斯（Nubia），北則就一勢力獨霸之區，展張至於梵湖（Lake Van），西方復越幼發拉底河以達於中部敘里亞，最後若遙遠之埃及邊土，亦肆意劫掠之。蓋入後該帝之勢力，殆遍及此範圍之各邊境也。彼嘗七出阿美那斯（Amans）山，在其當國之第二十六年夏季嘗入犯塔蘇斯（Tarsus），中年則大馬士革時遭其攻擊；紀元前八四二年間，即蘇馬連之耶戶（Jehu）亦嘗應付其勒索焉。

紀元前第九世紀間，亞西里亞在東方之勢力若是專橫，足見其爲一極強之邦。君權則父子世襲，累代不斷，然亦非長此若是也，自茲以後，則不復能久持矣。其王室乃安定於其國之中心，遠隔祭司所把持之亞述（此等祭司似常仇視亞西里亞帝而與巴比倫尼亞人親善）；蓋沙爾馬尼則第一當國時之首都卡拉，曾於提革拉毗式時喪失其極尊之地位，至阿薩那塞帕復恢復之，中世帝國諸帝遂保守其帝位於其地焉。於時亞西里亞之軍隊，似非由乘機從軍之兵士所組成，亦非如其後亞洲諸大帝徵集於其屬地者，仍屬招募於其本土之粗魯農夫。君主則專制已極，徒恃武力而橫行暴虐，似此窮凶極惡之勢，寧堪久持，然竟爲

所固守至兩世紀有餘，但已不復如初興時之強盛矣。在阿薩那塞帕及沙爾馬尼則第二當國之世紀以前，已露窳壞之象，經時愈遠，衰象亦與之俱增矣。

凡一家族，其子孫每乘機縱情荒樂，則其身心之退化將日益加甚，此乃天演之公例。故掌握一國政權之君主若是專橫暴虐，且父子相承，同趨一轍，國勢遂日衰矣。至其尙足保存其先前之若干權勢者，則由於施行分部政治所致，彼輩若傳有此朝當初諸帝之思想與方針者，當繼續實現行政集中制也。中世亞西里亞帝國因有此分部政治，故對於其國度始終未嘗作若何戮力之經營。吾人尙有一明證，即諸大帝所任命於中樞以及管轄各區之大臣，率屬擁有武力之軍閥，而在其分部政治中，曾未任命庶民相輔而行之，是以權勢集中於一人之手，當初尙屬堅強，迨入後諸帝彼此相承，遂每况而愈下矣。

又每值夏季四出劫掠之亞西里亞強悍軍隊，大都募集於中部底格里斯河流域隴畝間之粗魯農夫，尤以居於該河右岸者爲多，而自其募集以來，已歷數十年之久矣。然而逐年行劫，乃屬游牧民族之制度，僅適合於半游牧社會，因其民稼穡之知識淺薄，每值夏季不得

不離此耕稼畜牧之區從事刼掠，以撫育其老弱婦女也。但在能耐勞操作之民，有深耕易耨之土壤，夏季之收穫豐富，灌溉亦甚便利，其情況則懸殊焉。乃亞西里亞諸帝，每值春季號召其耕種之農夫，回復其奮鬪遊牧之生活，非特富國強邦之源泉已竭，即居民仰事俯畜之資，亦無所取給矣。迨至下兩世紀，吾人將察及亞西里亞境內諸地之凋憊日甚也。在紀元前八〇〇年之先，吾人已觀及亞卑拉 (Arbela) 農區之民，背叛沙爾馬尼則諸子，入後終難和洽，阿達得尼刺立第三 (Adadnirari III) 當國時復起而反叛，直此世紀之終猶相抗持焉。

最後此專恃武力橫行之君主，則構怨於內外，達於已極。在其國內尤以構怨於亞述，擅優勢之祭司爲烈。此等祭司所居之城，提革拉毗色 嘗復其在先前諸朝所處之至尊地位，吾人如憶及誰爲亞西里亞 立一最初獨立之君，致彼輩懷怨此城之永陷於第二等級，即可索探亞述之祭司聯絡亞卑拉 民衆共同反叛亞西里亞之君，且往往希圖巴比倫尼亞之塞姆族襲入，以恢復彼輩在南部亞西里亞固有之優勢也。

第二節 烏拉跋

吾人如從地理情形觀之，可察出亞西里亞國外最強悍之勁敵，乃屬北方兇暴之山居民族。東方雖有險惡風雲，方醞釀於諸山之後，然終未嘗有暴動之圖。南方及西方均屬開化較早，厭惡戰鬥之遊牧民羣所居之區，且彼輩之遊牧，並無擴散至過遠者，亦無惡劣之組織，足爲亞西里亞之大患。惟北方之情形，則迥不相同。自底格里斯河上游右岸諸支流而下，若干荒野山谷之間，往往爲兇暴好鬪之民族棲息之所，既足據爲冬季遊牧之場，氣候亦較北部美索不達米亞諸瘠壤溫和，而立國於美索不達米亞者，對於彼輩罔不引爲重憂（卽至今日亦復如是），咸思設計逼退之。至於此等民族之勢力所以不能加強者，要以其間諸部落各守一方不相團結，爲其主因，與亞西里亞人實毫無關涉，蓋在紀元前第九世紀間烏拉波帝國（Kingdom of Urartu）〔其本國之民則稱爲卡爾底亞國（Khaldia）〕卽已得勢於梵湖一帶，以及下注於亞西里亞境內之諸川上游各地矣。阿薩那塞帕與沙爾馬尼則二帝均嘗引軍侵入北方諸山行劫，以希威脅其間諸部落，而此等部落均固守其所，未爲所挫，凡尼克帝國（Vannic Kingdom）卽肇基於其間者也。之二帝之進軍直犯烏爾米亞湖

(Urmia Lake) 附近者已非一次，沙爾馬尼則帝之深入烏拉設國內進攻者亦有三四次之多，但終未獲有勝利。凡尼克邦則漸次興盛，此邦諸帝〔其名多側重於歐洲音調，而偏於亞洲音者，如盧笛毗力斯 (Tulpiris)、薩杜力斯 (Sarduria)、蒙紐阿斯 (Mennas)、阿爾吉提斯 (Argistis)、羅薩斯 (Rusas) 等是〕爲自衛計，嘗建有若干堅固之堡壘，直至是時，猶森列於梵湖附近。且彼輩亦嘗借用其南方仇敵之文字，以銘勸告捷之戰爭於岩石之上，遠在西方如幼發拉底河右岸而與馬拉地亞 (Malatia) 相對之區，亦有其一碑碣焉。在紀元前八〇〇年間，姑不論沙爾馬尼則之後裔如何致力於其祖先之政策而攻伐其敵國，凡尼克君主嘗憑卡爾底亞之法典以成其代執亞西里亞之權勢於底格里斯河發源處諸區及美索不達米亞高原〔如亞西里亞石刻中所稱之奈力 (Nairi) 諸地〕，且入後其繼承諸帝之肆行劫掠，當愈進愈深入諸平原也。

第三節 米太人

在紀元前第九世紀末葉，頹衰之亞西里亞朝似嘗遭烏拉攷強勢之威逼，而其後復有其他兩民族之來犯，確爲亞西里亞之大患。其一乃鬪沿最格洛斯山坡之上及高原以外之東北邊境而居之民族，顯然爲混雜之民羣，其組織及進化之程度素屬遲鈍，其間有一系似與現時飄泊於俄羅斯南部與中亞細亞草原之強悍遊牧移民同一血統；在古代希臘人嘗以爲彼輩卽息米力亞人，而後世之希臘人則確認其爲西徐亞人。其名稱之受知於東方當甚早。此族之支派外高加索人（Transcaucasian）曾居於目下之亞塞爾拜然（Azerbaijan），而其地在古代嘗有雅利安族之伊蘭移民陸續遷入；此等伊蘭人漸次經歷卡斯品安山脈（Caspian range）與現時德黑蘭人（Teheran）所駐防之鹹質沙漠間，遂向外擴散於波斯西北部，南進則直達高原西偏灌溉便利之區，而俛瞰底格里斯河流域諸低原。就中有若干部分而稱爲帕緒亞（Parthia）人者，似嘗向北遠徙，而居於接近亞拉特帝國（Ararat Kingdom）之烏爾米亞湖西岸諸地，其他南徙之若干部落則流入以攔諸邊境。在此背道遷徙之兩支移民間，似嘗混有已定居之西徐亞人，且因其爲先進之民族，既與此等移民相

結合，遂佔優越之勢焉。有一期間——或在紀元前八〇〇年之先——在此等伊蘭人中嘗興起一獨立而崇奉祆教者，曾號召其民衆變更其原有之崇拜以信仰神像；因有此種教儀之改革，其社會之神像以盛，其政局亦藉以堅定。於是曼達 (Manda) 之威名遂震駭於東方，且自沙爾馬尼則第二以至繼承其後之亞西里亞諸帝對於曼達之邦，亦備極注意，劫掠之蹂躪之，勒索其貢賦，但終屬無濟，惟有時時顯示彼輩覺悟暗伏於最格洛斯山陰之一重大患難耳。此一患難，即米太人 (Medes) ①是也。

①舊時主張最後傾覆亞西里亞者爲曼達人與米太人，著者極信是說，姑不問現時一般大著述家臆斷米太人曾未參與傾覆亞西里亞，是否有當，但將其歷史插入此章中者，正所以闢希臘人之一謬見也。入後希臘及希伯來之著述家均陷於此一誤點，著者所不信焉。

第四節 加爾底亞人

亞西里亞之兩大患難，其一已如上文所述，另一大患則爲作勢作威於其南方之一民族，且視上文所述者尤急。此族卽追步於迦南人與阿刺米亞人逐波轉徙之塞姆族移民，而吾人所認爲加爾底亞人（Chaldeans）者是也。彼輩嘗混居於巴比倫尼亞民衆中吸收清新之生機，而其來也，亦如以先逐波轉徙之塞姆族，由阿刺伯境內溢出，且因數種關係，致彼輩在西亞境內爲民族騷擾之階者甚久。蓋南方半島大部爲一高峻之草原，空氣清鮮，土質純美，滋繁於是地之壯健殖民，其生產率遂遠出死亡率之上，但因其地面與氣候之特殊情形，居民驟增，境內糧食供求之差相去太甚，於是過剩之人口，勢不得不出境以謀生活。但彼輩憚於道塗僕僕，甘心出境者甚少，亦惟有結爲若干小團體，在其固有之邊境轉徙流連而已。迨其後迫於飢荒，且其故土復有敵人入犯，始集成一游牧民羣而出阿刺伯境。沿途旣備嘗飛沙走石之顛沛，鄰近肥沃之區已爲阿刺伯之移民所據有，復經幾番之強奪襲擊，始克居於其土。是以晚近蘇馬連同族之遷入敘里亞，美索不達米亞，亦猶乎古代遷徙之迦南人、阿刺米亞人與加爾底亞人也。吾人業經發見紀元前九〇〇年之加爾底亞人非特在

波斯灣之「海土」國中具有良善之組織，即在兩河流域間亦嘗有所建立也。反抗阿薩那塞帕與沙爾馬尼則之巴比倫尼亞諸帝或即優秀之加爾底亞人；迨至紀元前八〇〇年間，其繼承諸帝雖認受亞西里亞之保護，但陽奉陰違，而求助於以欄或西方沙漠諸部落以力事排斥之。然經若干時期仍未底於完全成熟，此世紀之終結時期，巴比倫境內當仍屬亞西里亞之勢力範圍，而為阿達得尼刺立 (Adadnirari) 帝所統治也。

第五節 亞西里亞之進展敘里亞

紀元前八〇〇年間，吾人已知北方塞姆族境內暗伏如許之危機矣。但彼輩尙未遽顯露其頭角，蓋鑒於亞西里亞之勢力猶屬遠張，而不敢攫其鋒也。西方則尤足引起亞西里亞之進展，其地為赫族帝國之遺民所分部散居，而安享赫族文化之利；該土有阿刺米亞諸富庶之邦，而腓尼基各商港，依然殷盛於其所。境內都市生活頗為發達，每城領土廣闊，各自獨立，其結隊貿易之衆，則逡巡於各邊關內外。此等邊關，一方控制埃及，一方則屏隔美索不達

米亞與小亞細亞，從未有敵國得乘隙入境作寸土之經營者，亦無貿然進犯以劫掠蹂躪者，是以亞西里亞自阿薩那帕塞爾以來，即肆力侵略敘里亞，亦可見其野心矣。若沙爾馬尼則第二殆無年不進攻中部幼發拉底河流域，引軍渡河，暴斂橫征於卡墾密士以及其餘敘里亞北部諸城，一方遠達西里西亞，一方及於大馬士革，幾至無一地未遭其勒索。是時彼當運其威脅之雄心，派遣使臣以要挾於腓尼基諸城，而凡此諸城，雖有勉強輸將，並非出自本願，亦有銳意拒絕者。至於阿刺米亞諸邦若大馬士革則堅壁固守其主權，蓋其得天獨厚，每當敘里亞不受境外強權國所管轄時，往往足以擁護其優勢也。吾人業經發見其戰事相循之便哈達（Benhadad）朝，似在沙爾馬尼則時代以前百有餘年，是時其勢力之擴張，橫貫敘里亞東西，北展至於哈馬諸地，南進及於希伯來諸地。阿薩那塞帕從未敢深入此富強之邦，降服其元首，而使進貢其財寶，即彼輩嘗認有納貢之義務，亦不過繼續敷衍而已。至若沙爾馬尼則第二當有較奮勇之進取，或將其所劫掠諸地劃入其業經侵佔之北方範圍，以壓彼野心焉。在彼當國之第七年夏季，嘗取險徑進攻達馬森（Damascus）極北部之附庸哈馬。

其一顯著之告捷，則爲在中部奧倫梯流域之卡卡 (Karkar) 戰勝南方塞姆族諸邦之聯軍——就中有一軍隊，係來自以色列者，於時該族之王名亞哈 (Ahab)——以開一進逼阿刺米亞首都之路；而後此未及十二年，沙爾馬尼則帝遂實行進攻大馬士革矣。但沙帝之進攻該邦，終未能奏其擄將擒王之功。紀元前八四二年間，該邦大將哈紫厄爾 (Hazael) 立一新朝而登帝位，國勢又震。迨至下一世紀，亞西里亞人之在南方諸地所享之一切利益，復爲大馬士革所排斥焉。

然而自沙爾馬尼則以降，諸帝繼承直至亞達尼刺第三 (Adadnirari III)，雖未有能侵入巴力斯坦者，而亞西里亞之威勢，固嘗蔓延及於以色列也。其時以色列邦內則交訖不息，外則有大馬士革強鄰之逼處，國勢顛危已極。希伯來北部諸部落與南部諸部落本不相融洽，在大衛以及其子秉權統治之下，似爲一國，迨大衛既歿數十年後，其勢力又復分裂。至於此十二部落是否全屬一族，亦難斷言，而北方有一部落，則確已大部與阿刺米亞人之血統相混合，且沾染中部敘里亞之風化，尤以亞設 (Asher) 及頓 (Dan) 兩境內諸區爲甚。

蓋大衛及瑣羅門嘗與哈馬人、腓尼基人通婚嫁，卽其明證也。凡此諸部落以及其餘北方之若干民羣，對於塞姆族社會最重要之宗教思想與習慣則從未見其與南方諸部落抱有同一觀念。南方諸部落所崇信自阿剌伯傳入之人神同形之一神教，嘗與獸形之多神教發生衝突於加利利（Galilee）境內，蓋因信仰獸形多神教者之傾向於改變神體爲獸形也。此類之信仰，在猶太之傳說中可獲得充分之實證，卽當原始巴力斯坦人之飄泊時代，已有若是之信仰矣。吾人考諸舊約書中出埃及記（Exodus），可顯見彼輩卑賤冥頑之色相，蔑視一般預言家之熱心佈道，大都迷信鬼神，且在北方諸部落中，亦復有與彼輩同意者，此等教儀之勢力，團結於彼輩同族鄰邦之阿剌米亞人與腓尼基人，迨所羅門長期之威權一經告終，彼輩遂構成南北政治之分裂。從茲以後，直至北方諸部落瓦解，希伯來已無復前此之一聯邦國矣。至若北方帝國因遭大馬士革蹂躪，且於其紛爭時強奪其地，中心實所不願，是時已求助外邦。奧謨賴（Omri）帝爲欲擁守北方大道，嘗建其首都及王宮（最近所發見者）於撒馬利亞（Samaria）山，專恃推羅（Tyre）爲之護衛。及至下一朝則有耶戶（卽嘗背叛

奧謨賴之子與其腓尼基后者）通懇勸於亞西里亞以懲憑其重迫大馬士革，此實其自取滅亡之道，蓋建立於以色列而希圖永守弗替之阿刺米亞強邦依然繼續存在於該帝國之北方也。耶羅波暗第二（Jeroboam II）及其先知家約拿（Prophet Jonah）當獲見亞西里亞攻克大馬士革之後，即起而進逼撒馬利亞焉。

亞西里亞對於西方領土之進展，吾人可由其皇家之記載中略事探索之，惜不能得其詳耳。該國進展之第一明徵，則爲在幼發拉底河東岸永佔一地位，以當進渡該河之一根據地。其地即替爾巴西丕隔岸正對彼里亞之支流薩玖爾（Sajur）河口，往昔嘗爲阿刺米亞公國之首都。當沙爾馬尼則第二在其當國之第三年間據有此地之後，即圖其久遠保持之計，吾人觀其地之得有新名，及變爲亞西里亞皇族寓居之所，即可證明之矣。於時該大帝復在其地入美索不達米亞之門戶兩側各建立一石獅，而銘刻紀念文於其上。此石獅近已於忒爾亞邁爾（Tell Ahmar）附近發見之，其處現時爲一小村鎮，而在曩昔，乃一巍赫之皇城也。此石獅實足顯示亞西里亞當時確屬併吞美索不達米亞諸地，且凡此諸地當先亦

嘗隸屬阿刺米亞政府所管轄者，至少歷有百五十年之久。阿刺米亞人建立政府於其地，吾人尙未得有確實之考據；但提革拉毗色勢力之頹衰，約在紀元前一二〇〇年，不久卽有大部之阿刺米亞人自南方入犯，容或彼輩鑒於提革拉毗色勢力之頹衰，遂輕然入犯，而在幼發拉底河東岸以組成阿刺米亞諸邦。其最強盛之邦而屈服於亞西里亞最遲者，則爲哈蘭 (Harra) 西區之比特亞丁尼 (Bit-Adini)，且嘗以替爾巴西不爲其首都者也。

亞西里亞第二期之進展，則與上期相似，而在敘里亞濱幼發拉底河之一帶佔領一地，掩有港埠，且爲貢賦之一集中地。該處原爲往昔赫族帝國城市皮特魯 (Pithu) 之故址，或卽聖經中所述位於薩玖爾沿岸之丕托爾 (Patra)，其所在地址雖未指明，容或近於河口也。其地之得有一亞西里亞之名稱，係在沙爾馬尼則當國之第六年間，該帝嘗視爲其入後戮力經營於敘里亞之一根據地，亦且藉以威服北方相距密邇廣大富庶之卡墾密士城，雖此大帝之佔據西方諸地徒以劫掠勒索爲目的，而是城爲亞西里亞所自由盤踞者當甚久也。

沙爾馬尼則最後作此西方領土之進展，似已志得意滿，壓其所欲矣。彼之橫渡幼發拉底河，確嘗安然盤踞於敘里亞沿岸諸地，其顯明之記載，雖未嘗述有其他敘里亞諸城之爲所更名，但吾人實不能視爲信徵，因尙有若干已更名之城而在記載中則未述及者，且亦有爲亞西里亞設有駐防，而未更改新名者焉。在此記載中，吾人儘可按年探索亞西里亞行劫軍隊之逐步進逼於敘里亞內地。紀元前八五四年間沙爾馬尼則所踞定之最遠根據地則爲卡門 (Khalman) [卽阿勒頗 (Aleppo)]，卡卡之役 (The Battle of Karkar) 彼卽由此向奧倫梯流域附近於入後所稱之阿帕米亞 (Apamea) 以進軍焉。後此五年，則自西里亞行劫，直掃蕩而入哈馬，更越六年有餘，而在其據有南方諸地以前之期間，至少當有一度重犯敘里亞而威逼之也。然在紀元前八四二年間，彼旣得一沿海岸之新徑，尋自貝魯特 (Beirut) 轉入內地，越過黎巴嫩以及外黎巴嫩 (Anti Lebanon) 諸山，繼續侵入大馬士革之沃壤，甚者更遠而行劫於哈藍 (Hauran)，但其可資守衛之城，彼則未嘗克而取之。(或彼居心一如遊牧民族之會長，徒事劫掠而不欲克取也。) 其後三年，彼似嘗屢有所進

展，然不復有更遠之圖矣。若腓尼基、栖利息立亞（Coele-Syria）或大馬士革，彼實未盤踞其地，而有若何久長之組織，至於巴力斯坦則更無論矣。業已言之，在沙爾馬尼則時代，除已知薩玖爾河岸之皮特魯嘗設有亞西里亞之外營外，其餘確嘗隸屬於亞西里亞領土之敘里亞諸區，吾人實無信證足以申述之，即在繼承沙爾馬尼則之君主，亦無信史可稽；但吾人深知此世紀之終葉，亞達尼刺立營出乎其領土之外而更向南方擴張亞西里亞之勢力範圍，其所擴張，匪特包舉腓尼基亦且囊括北部非利士、巴力斯坦以及約但河東岸諸膏腴之區焉。

第六節 西里西亞

當亞西里亞之雄君橫渡幼發拉底河而佔領皮特魯境內諸區也，西方諸酋長多聞風歸順，乃更集其勢力陸續侵掠而收服諸地，於時該帝進逼小亞細亞之邊境，實較腓尼基或大馬士革之邊境爲近。然中世亞西里亞帝國諸王對於屢經劫掠之中部敘里亞而肆意蹂

蹟者，殆占其行劫時期之四分之三。尚有四分之一之時期，若全然轉向北方進展者，亦不能遠過西里西亞之東部，即略過彼輩每於晴明之日由附近皮特魯之高原所窺見之境也。而在他側則有一片積雪之峻嶺，界絕北方若干可望而不可即之帝國，若干尼蓋拜特 (Khal-nigabat) 與其首都密力得 (Mild) 則包有膏腴之區，而此膏腴之區，入後當歸併於加達奧尼亞 (Cataonia)；其西則爲塔貝爾 (Table) 帝國，領土蔓延及於加達奧尼亞 邊境與卡帕多西亞 之南部；尙有卡斯 (Kas) 帝國領有提雅尼替斯 (Tyantiss) 以及卑濕之力卡奧尼亞平原 (Lycæonian Plain)。此等暴主在紀元前第九世紀間即久據於茲肥澤，至其所以能持久者，實因彼輩未嘗如亞西里亞 本部之塞姆族 招募於異族之殖民以充其軍隊，此等軍隊，極吾人所能推知者，乃由南方之原始阿剌伯人 所組織而成，而踞於托魯斯 山外高原區之民，則自該地居有塞姆族 以來，即爲所防阻。至於屢次在托魯斯 山麓肆行劫掠之阿剌伯人，有時分散爲若干小隊，直遠入小亞細亞 境內，但彼輩之進退起伏，亦復無常也。亞西里亞 人之嫌惡小亞細亞，適與繼起於其後之伊蘭人 奮進以侵犯半島者相反，且在

入後諸史中，亦足以證明之。薩拉森人 (Saracens) 則曾未在小亞細亞境內建立一久長之駐足地，直待至於北方之土耳其人 (Turks) 始征服其境焉。前此約八十年，阿剌伯人 摩罕默德阿利 (Mahomet Ali) 亦嘗與土耳其人 相頡頏，願歷時頗爲短促，且僅進於高原即退回而滯留於托魯斯山 後矣。現時阿剌伯人 與土耳其人 其語言之迥殊，即可察出塞姆族 之在遠古時所進展之止境。蓋在北部敘里亞 地面達至二五〇〇英尺之平均高度，阿剌伯人 已屬舌僵股慄，不勝其寒矣。

是以吾人終不能發見亞西里亞 之軍隊嘗前進或逗留遠出乎托魯斯山 外者，但可發見彼輩嘗繼續進展於西里西亞，雖有阿美那斯 之崇山峻嶺與敘里亞 相隔，彼輩當得有途徑以侵入也。西里西亞——屢次爲亞西里亞 人所侵劫者當屬其全境——爲一較低之平原，其地勢則南向，東北蔭有高山，以阻寒氣之襲入。除濱海一帶外，其餘各地之氣候均較敘里亞 溫和，誠一安樂之邦，而其社會生活則與南方諸地時相聯絡，因其間距離較諸其地理區域全部中之小亞細亞 相去之距離爲近。自遠古以來，塞姆族 頗占境內移民之優勢，且以

居於首都塔蘇斯 (Tarsus) 者爲尤甚。西里西亞與敘里亞之關係至爲密切，蓋在紀元前八四九年間，沙爾馬尼則既破卡卡，其東部庫厄 (Kish) 王嘗與哈馬、大馬士革之王，及其南方敘里亞同盟，互相結合，共禦亞西里亞之侵犯；且沙爾馬尼則帝曾於紀元前八四九年間進越帕丁 (Patin) 而陷庫厄，乃欲消滅敘里亞防守勢力之一重要分子也。但其時適哈馬騷亂，彼因班師南回，然當哈馬尙未隸屬其管轄，西里西亞東部已全爲所征服矣。

沙爾馬尼則對此褊小隱僻之小亞細亞一隅，備極注意，在其當國之第二十五年間，卽記載其已七出阿美那斯山，翌年吾人又發見其重入西里西亞，進攻塔蘇斯，廢其王，另立溫順者以代之。自塔貝爾王既經正式臣服，沙爾馬尼則雄心已蹙，不復利用西里西亞爲根據地，進越托魯斯山外作更遠之圖矣。而其所以攻城奪地者，乃以開拓疆土爲旨，亦可想見之矣。從茲以往，凡歷三百年，西里西亞始得重入清明之境，且在此期間，是邦之昏沈，經時實視古代東方其餘諸區爲久，迨此時代既過，吾人將觀及此小邦一躍爲亞洲四大強國之一，其當國之君，嘗與其勢均力敵之尼布甲尼撒第二 (Nebuchadnezzar II) 攜手親善，以參議

呂底亞米太之和約焉。至於是時其國則屢次陷於昏沈之境，其世襲君權於塔蘇斯而號稱貴族具有賽恩涅息斯 (Syrnensis) 式希臘化之君主，吾人絕未發見有若何之事跡，適與其他阿那托力亞沒世無聞之諸王不相上下。但吾人就上文所述西里西亞和議之情況觀之，則足以推知其國勢在彼時之先，久已強盛；且觀沙爾馬尼則之屢次侵掠茲土，則該國在紀元前第九世紀間，已屬一富庶而開化之邦矣。吾人既知其地嘗爲崇奉森登神之一大中心地，便可揣測其繼承諸帝爲墨士啓族之苗裔，如非在提革拉吡色時代行劫於亞西里亞之原始民族之正統，亦當爲滋繁於舊赫族文化之優秀民族間也。有人推定此邦之文化時代更早，以爲進貢珍寶於第十八朝及以後諸朝法老之克夫特由 (Kefthiu) 人即西里西亞人也。

惜吾人對於西里西亞境內諸舊址，曾未從事於科學之發掘；但在多年以前，一般骨董家皆由塔蘇斯及其港埠所購得石刻印章等件，純屬赫族藝術之工藝品，但入後此等工藝品似較其出產物爲尤多。彼輩所表彰於其裝飾品之各種特殊圖形在塞浦路斯 (Cyprus)

島中亦嘗有所察及，而現時之各種奇特模型，亦屬脫胎於最早之愛奧尼亞 (Ionia) 藝術中也。待將來吾人獲得其他之實據，則此等物品，當可藉以證明紀元前第九世紀初期在西里西亞境內較低之赫族文化已屬高進，且已感受居於阿那托力亞海岸希臘人之風化，甚或在較早期間，已受愛琴區域克里特人藝術之薰陶矣。吾人研求西里西亞之文化所獲得東西間之一線索，以視得之於各歷史家者，實較有價值焉。

第七節 小亞細亞

紀元前第九世紀間，亞西里亞人在小亞細亞境內雖嘗有若干劫掠軍隊侵犯干尼蓋拜特與塔貝爾，且在沙爾馬尼則當國之後半期，此兩國王亦嘗進貢稱臣，特吾人實無理由以推定其時曾未有一亞西里亞君主越乎托魯斯山而進展者也。西部半島除沙爾馬尼則帝所達之境地以外，其餘較遠較大之區，吾人僅能就亞西里亞人所知者推知其在紀元前第八世紀間之少許情況而已。然吾人知其間位於桑給立阿斯 (Sagaris) 流域南部之

中心，嘗建有一小強國，其國民卽亞洲希臘人所首先發覺之弗里家人 (Phrygian)。此國在小亞細亞境內勢力最爲強大，其時實足與亞西里亞相匹敵，而在其國人之心目中則視爲舉世極富之邦。按古代希臘傳說所述，此邦乃唯一重要之區，吾人既可確實推定其崛起之時期，且可知其在紀元前八〇〇年之先，已進展達於一優勝之地位矣。但在紀元前第九世紀之先，確有其他諸佳境隸屬於此邦權勢之下，其領土之廣闊，實超乎入後之弗里家邦，且其西部諸邊境嘗向外擴張，而距愛奧尼亞海岸甚近也。如在伊利亞特 (Iliad) 境內則稱弗里家人爲推來人 (Trojans) 之近鄰，而在古代希臘傳說足資吾人參考之一部分中所據述之古代弗里家人，則非專指存在於其特洛阿德 (Troad) 本境者，且在士麥拿灣 (Bay of Smyrna) 附近之西部海岸中部及揆易斯特里亞平原 (Caysterian Plain) 境內諸富饒之區，亦爲彼輩居留之處，而與希臘移民直接相接觸焉。是以在紀元前八〇〇年以先，實有若干時期，半島之西半部殆全歸順於桑給立阿斯勢力之下，卽呂底亞之赫刺克里德諸王 (Herclid Kings) 亦嘗受其保護也。

若弗里家在紀元前第九世紀間其勢力之強盛，足統轄西部阿那托力亞諸地以隸入封疆，當時亦足稱雄於半島之東部而列於赫族君主之繼統乎？此問題（可事追探之明證絕少）將憑吾人所已知者考察弗里家與麥士啓國可能相同之真相，以解答之。此所謂相同之問題，已爲現世所公認，蓋一般歷史家對於『墨士啓弗里家人』之名稱，殆視若司空慣例矣。按彼輩之主張，乃極屬可能也。但爲慎重起見，當更考察其他根據確實相同之證明，卽在此後百有餘年嘗抵禦阿薩班尼帕（Ashurbanipa）攻擊之墨士啓君主米塔，與希羅多德所述且在希臘神話中負有盛名之弗里家最後君主邁達斯，假定此二帝果屬一人，則頗足引人入勝。墨士啓之米塔與弗里家之邁達斯，其時代適相符合，二帝均爲秉權於小亞細亞者，顯然都屬稱雄於其地者，且均與息米利亞人（Cimmerians or Gimirra）交戰者也。特因所考求者太少，尙有若干不易着手證明耳。米塔之名，傳播於亞洲境內遠及美索不達米亞而變成一種普通名稱者爲時已久，至於邁達斯之名，若與希臘傳說中所述弗里格人（Phryges）〔或稱布里格人（Briges）〕嘗自歐洲東南方遷入有關，則其名由西方

傳入當後於米塔傳播之時期遠甚。且考此傳說非特發見馬其頓境內與弗里家境內若干相同之名稱及相同之故事，亦且發見入後弗里家之藝術與文字帶有西方色彩，誠足爲吾人所取信焉。是以若吾人於馬其頓之布里格人中發見原始之弗里家人，則當認邁達斯爲弗里家之一名稱，且其來自歐洲爲時較後於亞洲境內最初發現米塔諸王名稱之時代遠甚，而吾人對於此兩名稱應否相同，尙難免有所懷疑也。考諸亞西里亞之記載則可得其暗示墨士啓人產生地乃在東方，而非西方，爲阿那托力亞平原之中部，實與入後有史時代墨斯契人 (Moschi) 所居之地相近。因是吾人此時對於下列諸問題，須加以討論：

一、墨士啓人曾否全居於弗里家境？

二、如墨士啓人曾全居於弗里家境內，則弗里家諸王之名哥狄阿斯與邁達斯者，是否即墨士啓人或爲統治墨士啓人者乎？

三、在薩爾恭及阿薩班尼帕之記載中所述之米塔諸王，既非弗里家之元首，寧爲東部墨士啓之元首乎？

卡帕多西亞之墨士啓人之受治於弗里家諸王，實不能憑現時之考證（雖未嘗不足信）視爲標準以推定之，且因弗里家既有此統治墨士啓人之權勢，則應有一與弗里家相並立而喪失統轄權之一赫族帝國矣。

雖然彼輩之國家乃屬阿那托力亞境內最強之國，且享有富庶之名，而其威嚇希臘民衆之堅壯諸城，是時猶森然佈列於西部及西南部海岸也。就中有若干城嘗經多次之變遷，而達於都市狀態，其於海上與內地推廣貿易之種種關係，亦均有所制定。在下一世紀間則伊奧利斯（Iolis）之辛姆（Zyme）嘗欲與弗里家王通婚嫁，以弗所（Ephesus）似已成一重要之社會，而爲宗教之中心地。一九〇五年間在該境平原之阿提密斯（Artemis）古廟地上（在該區山間尙有一較古之廟）所發見之工藝品，其中有若干件考其年代當距紀元前七〇〇年不遠，且觀其圖畫與工藝，足證當地之藝術，久已發達矣。米利都（Miletus）亦確爲希臘文化之中堅地，若非其中堅地，亦當爲諸新城開基之地。但在紀元前八〇〇年所有亞洲之希臘諸城，其實尙非僅吾人所知區區之數，待至下兩世紀間，際彼輩成爲西部

亞洲社會之一重要分子時，將詳爲敘述焉。當吾人更事考察以後二百年時對於東方情況，將能洞如觀火，蓋不僅同時之記載增多而明顯，亦且可利用文學史以明察之，因此等文學史中滿載種種之傳說，而此等傳說亦非歷時過久之殘存物也。

第三章 紀元前六〇〇年之東方

吾人更考紀元前六〇〇年間之東方，覺境內諸地殆各有其新主，蓋承兩世紀戈干擾攘居民騷動之後，各國政局已大有變革，而其此爭彼奪之風潮則愈演而愈烈也。弗里家朝已墮入橫行殺戮肆意劫掠之途，另有舊時管隸屬弗里家保護之一邦勢力復振而代其統治小亞細亞矣。若干城堡間較少數之塞姆族民衆幾全被屈服，敘里亞則爲諸強鄰所視爲禁樹。雄踞西方亞洲境界之亞西里亞帝國業經頹廢，米太人及加爾底亞人——此兩民族之勢力並未視往昔增強——都充塞於其國內。吾人反觀現時該國政治革命業經完成矣，然在紀元前六〇〇年時，吾人倘有寓居於亞述、大馬士革、推羅、塔蘇斯等地者，當爲所排斥出境也。於時東方之新元首其抱負有一新世界或一新氣象之觀念者，則不多觀焉。

吾人且一察其時東方之變革，究屬達至若何之限度。其一重要之事，乃屬亞西里亞之

沈淪，而其沈淪之經過，吾人則難於推測。該國之傾頹僅發生於此時代以前之六年，但其國勢之陷於暮境者凡五十年，且在其國勢將傾之前若干時，其餘諸國顯然已出乎其帝國範圍以謀獨立，蓋是時東方諸國脫離亞西里亞之羈絆，而恢復其自由者，已歷有年所矣。其與亞西里亞國民之一中心地最切近而最重要之卡拉（即嘗爲中世亞西里亞帝國之首都者）在北方塞姆族最後之大帝即位之初，當已入於他人之手矣。

第一節 新亞西里亞帝國

在已往百五十年之亞西里亞史中——實其國內國外橫遭劫掠，遍地瘡痍之一記載——復回轉於易集難散之騷動劫掠大潮流矣。若第九世紀之上半期則爲風波暫告平定之一時期。至是而風雲激變，怒濤洶湧者殆歷百年之久，直至擾攘全息，始由昏沈之境放出曙光焉。阿薩那塞帕與沙爾馬尼則第二所經營之王朝，已逐漸傾向於末路而不可收拾矣。其首都在紀元前七四七年間嘗起有勤王之亂，而選立一勞苦功高之兵士，此兵士吾人知

其似爲王族，但確非正統耳。厥名提革拉毗色——因其取名於前代諸帝，或爲擁護嫡傳者——彼觀及（或由於謀臣之進諫）其所侵佔之好戰帝國連年徵募於行將拔盡之西亞里亞諸村落之農夫，當不可久恃矣，亦不能長此於是時幼發拉底河流域之外與阿美那斯境內並及東方南方諸鄰境隨時隨地暴斂橫征矣。凡此游牧民族之思想與計劃，已屬陳腐矣。新立之大帝，自當試行其新計劃，以表彰其新思想也。此出身行伍之兵士，藉干戈而升於帝座，當時之操持堅定而足應付之權勢，非復先前每春應募之農夫可比矣。屢遭亞西里亞勒索而大都由底格里斯河輸納貢賦之諸區，自是當已被併爲藩屬，而納其貢賦於當地所駐之官吏與衛卒也。不然則凡此諸區中，奈何竟無一區出兵以援助亞西里亞帝國軍隊而任攻守之勞焉。終則首都卡拉其屬往朝之舊制，當爲所更革而重定新規，復立爲一新都，一如曩時亞述爲巴比倫尼亞人及一般祭司所重建者然。因其地近底格里斯河上游，且對於其本土與來往東西諸幹路均屬適中之點，當爲所重視而建爲首都也。但入後一值薩爾恭之威權告終，其局勢卽行頽廢，蓋最後之亞西里亞諸帝，已據定尼尼微之地位矣。此新立之

大帝提革拉毗色在位十八年，藉其生聚教訓之師旅，與夫四境聞風歸順而應募入伍者數萬異族之衆，永與中樞脈脈關連之各轄區官吏，並富裕之財賦，經營而進展之，遂成一空前極強之邦而雄立於東方矣。亞西里亞經此維新，實力既已充足，即乘勢將久據於美索不達米亞及敘里亞之烏拉、毀盜寇逐出內立（Urbil）諸地，而幽禁之於其國在梵湖附近所築城砦之間，復乘勢屈服巴比倫尼亞而重佔其地。更進克先前所難克之菲尼基諸港，並大馬士革諸城，以徵其貢賦。此國既經若是之侵略，其勃勃野心，曾不稍懈，而志吞舉世之夢想於以生矣。然其既懷此雄心，則其進圖而欲達其夢想也，當有一番之影響與事故發生於其後也。此新朝之種種改革，一部則由於首都士卒勤王之功，而尤以是時帝國所置各鎮藩之力爲多，要之微提革拉毗色帝亦不足以成此大業也。但其興也既若是之驟，而其頹衰也亦彌速。迨至紀元前七二二年間，已另有一勳業卓著之大將躋升帝座矣。此大將非他，即負有盛名之薩爾恭是也。薩爾恭既肇帝業，國土更張，東逼米太，西則橫過亞西里亞而侵入塔貝爾，最後更戰勝墨士啓之米塔君主，而享其納貢焉。

第二節 薩爾恭之帝業

亞西里亞帝國幅員之廣闊，要以薩爾恭當國之時期爲最，蓋在此時期至少更有一大區域管隸入亞西里亞之領土也。迨其傳至碌碌無能之西拏基立 (Sennacherib)，則毫無勝利可言，其中央權勢僅足以保持其先人所擴充極廣之領土耳。吾人於此可就薩爾恭於紀元前七〇五年間宴駕之先，一觀察其領土之確實範圍焉。

其四境之界限卽現時任何考察精密之政治地理家，實無明述之能。其所佔領之疆土，已在無形之中淪爲若干之勢力區域，亦且有復變爲慣事行劫或屬乘時行劫之境者焉。尤以自東北延至西北之若干區，其地在曩時塞姆族書吏所用之古代地理名稱，吾人現時雖有所發見，顧已殘缺不全矣。卽有述及當時亞西里亞帝之軍隊曾侵及某地某城，以及某山某川之記載，吾人又無其他若何相同之實例以證明之。且吾人亦不能遽依王室之記載，而視爲真相也。此等報告，惟以表彰其戰績爲能事，關於君主本身獨有之威勢曾未有所述及，

且復鋪張揚厲列舉其經一夏季之久，出征於極不易克之邦，遽遍歷而屈服一般二等帝國，似此種種實不足盡據爲信史也。至其志欲創一絕大勳業之妄想，則往往引起現代一般評論家之注意，而堅持提革拉毗色及薩爾恭之勢力不復能超越底格里斯河上游諸山谷時，嘗進侵裏海附近諸區，或攻克其地，或佔領其土以勒索其貢賦，且此等浪刼元首之領土權，較之哈基亞立之古的斯諸王族 (Kurishish beys of Hakkiori) 亦不相上下也。

薩爾恭之領土權在亞西里亞本部之東似未直展至最格洛斯流域，但其勢力範圍，則非特包有紮布 (Zab) 流域上游諸地，且由諸山之他側，遠達哈馬丹 (Hama dan) 及亞塞爾拜然西南諸境，而亞塞爾拜然之東北諸區，或喀斯萬 (Kasran) 及裏海沿岸諸地，則確未隸入其領土焉。至於亞西里亞北部邊境與尼尼微相距較近，固無需幾何日之進軍，即可收有其地也。他若沿烏爾米亞（或作烏魯米亞）(Urmia or Urumieh) 湖及梵湖諸地，則未嘗爲亞西里亞所正式侵佔。雖薩爾恭確嘗克取環繞梵湖及統轄遠及烏爾米亞湖西岸若干部落之烏拉攷帝國，隸入其勢力範圍，而其軍隊曾否越過烏爾米亞湖之東岸與

北岸，實難斷言。且彼輩之放棄比特利斯 (Bitlis) 及中部幼發拉底河流域間諸山嶺西北區域，而任其地居民之自行管轄，乃屬顯而易見者也。

然而在西南兩方則嘗爲薩爾恭之軍隊收服一浩闊之區域，全美索不達米亞直至狄雅倍克 (Diarbekr) 既爲所有，而敘里亞東部與中部西里西亞托魯斯山以北之米利得 (或作邁拉地亞) (Milyd or Malatia) 低原諸區，並及托貝爾南部亦嘗隸屬其統轄；但更遠至於塔克馬秀 (Tokhmasu) 之發源處，蔓延及於提雅那 (Tyana) 鄰近一帶以外之高原，已非其勢力之所能及，而遂由是班師以折入西里西亞矣。其向西里西亞前進，究屬達於何極，吾人實無從確定之，但可推測其嘗擴張至卡帕多西亞，力卡奧尼亞 (Lycæonia) 及弗里家之南部也。南方之敘里亞全境則大半爲薩爾恭所直接佔領，其餘都聞風歸順而朝貢，卽塞浦路斯 (Cyprus) 之七王，亦爲所屈服。尙有一二堅壁高壘之敘里亞城如推羅及耶路撒冷迨至亞西里亞之軍隊離開其地，卽不復輸納其貢賦矣。願彼輩之表示獨立，徒屬自尋困苦耳。當薩爾恭在紀元前七二〇年間征服非利士諸城並及刺淮亞 (Raphia) 之埃及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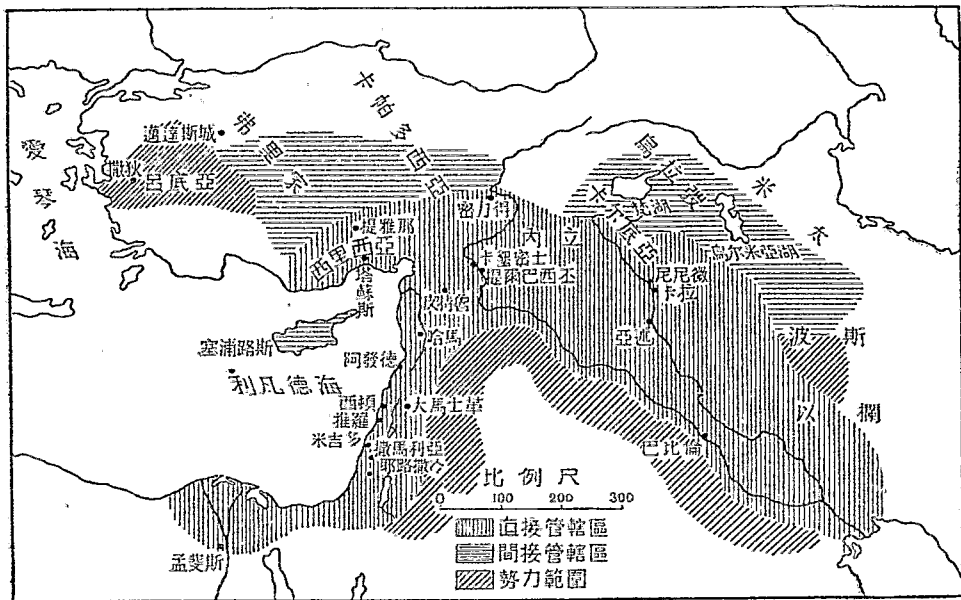
同盟以後，非利士諸城已不復與之抗拒，於是薩爾恭之勢力範圍，東逾哈馬而南越阿剌伯北部矣。最後則巴比倫尼亞全境直至波斯灣都爲所佔領，一般富有之商旅，復接濟其軍餉，而其勢益雄，然一般祭司與農民終難免無怨言焉。至於薩爾恭掌權之初，侵擾亞西里亞本部最烈之以欄人，則迄未爲所制服。蓋其西南爲原隰地，中部爲熱帶平原，而東部復有山脈之綿互，遂成北方塞姆族難克之境。機智如薩爾恭者，當知所止而棄置之。但傳至其子及以後諸帝，實未有能若薩爾恭之審慎也。

第三節 埃及之征服

薩爾恭之子西拏基立既繼承若是之威權，中心猶以爲未足，而更欲遠進以征服曾未久隸於亞洲強國管轄權下之境。然是時亞西里亞之向埃及進犯，則非徒以掠劫爲務也。蓋亞西里亞諸帝在南部敘里亞之勢力似爲埃及諸法老所抗制者已久，希伯來諸邦，菲尼基及非利士諸城，甚而至於大馬士革等區之王，有時殆全賴埃及之保護，而其合力抵禦，或各

自抗拒亞西里亞也，似以埃及之強勢爲後盾。無如埃及之援救此等友邦，亦無異於沙爾馬尼則第四 (Shalmaneser IV) 圍困以色列與薩爾恭霸佔撒馬利時之所爲，徒作口頭之援助，曾未見諸事實，致其地仍未獲一日之安靖。是以西拏基立於紀元前七〇一年間猛攻南方諸邦（特推羅及耶路撒冷均堅壁固守，未爲所下。）及與加爾底亞人所據有之巴比倫奮鬪以後，遂進克埃及而建威其地矣。至其進兵埃及之年，則爲其臨終之歲，或南方之巴力斯坦卽其最後所克之地。但此後未久，薩爾恭帝遂身罹大難矣。或當其將進逼邊境之時，其軍隊中發生時疫，遂卽遄返亞西里亞而遇害焉。

薩爾恭歿後，帝祚繼傳於其子伊撒哈頓 (Esarhaddon)，蓋卽敗挫其弑親之胞兄而登位攬權十一年者也。是帝旣鎮壓烏拉毀境內及小亞細亞西南之騷動，卽進而底定最重之巴比倫焉。於時與埃及及本國判立之上埃及 (Upper Nile) 則隸屬於一異邦君權之下，伊薩哈頓當初出征該土時，未能遽爲所克，迨紀元前六七〇年第二次出征時，始親臨孟斐斯 (Memphis)，而脅服其地，且將庫晒特人 忒哈卡 (Cushite Tirhakah) 逐出底比斯



阿薩班尼帕初年之西里西亞帝國

(Thibeg) 驅至水流蕩激之區。亞西里亞既公然將埃及列入其領土，乃展張其尼尼微之權勢，而分置官吏遠及於提貝易德 (Thebaid) 以統治之。但伊薩哈頓及其諸繼承者均未嘗顧及僭越法老之威望，入後之波斯人與希臘人則有見及此焉。是時亞西里亞本部適有一王子因反對上古東方之禮制致激起變故，伊薩哈頓遂遄歸其國，未幾忒哈卡復由南方轉回，伊薩哈頓更往征之，乃未抵其境，已身歿於軍次矣。

伊薩哈頓帝既歿，阿薩班尼帕帝嗣位，復佔孟斐斯城，又取底比斯城而毀之，且於庫隴特人之首領忒哈卡死後，將此族逐出埃及境外，故亞西里亞帝國領土之擴張至於極限，似卽阿薩班尼帕之大業。甚至若歷來頑強不屈之推羅，亦爲所降服而置爲其外府，其勢力直越小亞細亞而展至呂底亞焉。亞西里亞諸帝中，克取以欄而收其都城蘇薩 (Susa) 者，亦以阿薩班尼帕爲第一人。其在東方，則米太全部嘗盡歸其掌握。於是美索不達米亞之美術及文學，臻於繁盛隆昌之極境，此乃漢姆拉畢帝以來所未有也。而薩達那佩拉 (Sardanapal) 豪富奢侈之名，因遠揚於希臘境中焉。紀元前六六〇年頃，亞西里亞似足稱爲獨霸一世之

強國矣。

第四節 亞西里亞之傾覆

亞西里亞帝國在紀元前第七世紀間，內部業已窳敗，衰弱之象，則此消彼長。且其建國原以宗教爲根基（爲東方所慣見）也，而入後張揚國威，藉募兵之力以保守弗替之尼尼微諸帝，則不能得平民宗教之擁護，以視往昔之卡拉朝猶有遜色，且在此情形之下，彼輩亦不能多得種族感情之助力，蓋種族感情有時固駕乎宗教之上也。吾人夷考亞西里亞新帝國全史，可察出無時不有一反抗之強勢集中於亞述。中世亞西里亞帝國之末君嘗藉祭司之庇護卽位於此城，迨及新朝遂爲反對祭司高揚貴族與軍人者所廢立。數十年後薩爾恭似嘗揭竿而起，昭雪此仇，而爲亞述舉城民衆所推戴者，但傳至其子西拏基立覺教權大張，復挫折之不遺餘力，權壞巴比倫而威脅塞姆族所禮拜貝爾馬杜克（Bel-Marduk）神之中心地。伊薩哈頓值乃父遇害後而繼立，轉與祭司親善，多方諂媚以求宗教之擁護，而當其

將作最後之去國身亡（或屬被殺）埃及之先，其子阿薩班尼帕嘗受一般軍人之煽動而謀叛亂，強乃父與其所擁護之貴族勢力相結合焉。是以新帝國後期之記載，純屬各帝此仆彼起之變象，而開東方前此所未有之特例，不啻一教權歷史。至於種族感情之一致於君主者，則無遺跡可尋。彼此君位之承受，率由一部傭兵之推戴而擁護之也。

除此以外，亞西里亞帝國尚有更甚之弱點。吾人可由該國及其他之記載以推知之，蓋該國既有如許廣闊之領土，而對於各轄區徒知享受其權利，曾未承有絲毫應盡之義務，即當其極惡時代，爲之維持和平之羅馬，亦未嘗有若何之報答。其視彼輩惟以供給其財寶與人民而任其使用爲專務耳。其欲駐防或挫弱已征服之區域也，則移甲地殖民於乙地，空虛之境則另以乙地之民充實之。薩爾恭侵犯撒馬利亞時嘗發生若是之舉動，而在他處亦往往有所發生（如阿薩班尼帕嘗使底比斯與以攔之居民交互遷徙），因亞西里亞始終以此舉爲同化異族之唯一政策也。至其試行當地人統治當地所釀成之後患，正與尼科（Nico）之子薩默替丘（Pammethicus）受阿薩班尼帕之任命，而統治孟斐斯與西三角洲

(Wester Delta) 相同焉。

其國內既已腐壞，於是東北南三方精壯尙武之民族羣相怨恨，而生覬覦之心，亞西里亞帝國遂於阿薩班尼帕聲勢喧赫之中，漸次傾向於末路矣。迨阿薩班尼帕既歿，則其衰頹之勢尤速。久伺於東部境地之一勁敵，至是遂長驅直入亞西里亞境內待時而動矣。自薩爾恭勝利之侵略以來，亞西里亞諸帝對於遠隔之米太書使往還已日疎一日，且當以欄人圖報西擊基立之仇而入犯也，阿薩班尼帕非惟募兵之源已竭，卽制敵之勢力亦衰弱矣。

吾人嘗見及米太似由西徐亞人與伊蘭人組合而成，其掌政教之權者則爲伊蘭人，而其顯著之軍隊則西徐亞人所徵集者也。蓋北方草原因數種關係嘗起騷擾，該地善戰之游牧民衆，遂被逼而羣向南方遷徙。其號稱息米利亞人之一大部，則在紀元前第七世紀間下降乎小亞細亞直掃蕩而達至高原之西邊，亦有越乎高原境外者；其餘則被逼入於阿美尼亞中部及東部且敗挫凡尼克 (Vannic) 帝，於是阿薩班尼帕遂得張其聲勢以服烏拉弋，尙有飄泊於最格洛斯山陰之衆，復乘勢衝入亞西里亞諸山谷焉。卽當阿薩班尼帕在位時，

此等民羣已無所忌憚而張膽遠犯此上國矣。因阿薩班尼帕晏駕之年，敘里亞境內已發現大隊之西徐亞人向南行劫，直達埃及之邊疆也。亞西里亞喪失敘里亞之統轄權，而耶路撒冷之約西亞（Osiar）以及其餘諸地之得重申獨立，實由於此等西徐亞人之入犯所致焉。

阿薩班尼帕之歿，亞西里亞直接管轄巴比倫之權亦同時喪失。西拏基立帝於其反叛之兄及其督撫既歿之後，嘗僭越巴比倫尼亞之王位，而統治無人敢事侵犯之巴比倫尼亞城也。但加爾底亞之諸侯久已居於其所，且其地並未正式歸入亞西里亞帝國，此等諸侯因屢興反叛，其建立王位於巴比倫者，所歷已非一朝矣。當阿薩班尼帕既歿未久，西徐亞人入犯亞西里亞之初，嘗有一加爾底亞之小邦（其名已不可考）復向前進取，俾其國王拿保卜拉撒（Nabopolassar）得以據於南方之王位。此一加爾底亞人因急欲擴張其勢力，於是將其子尼布甲尼撒入贅於一米太公主，而不復朝貢亞西里亞矣。在紀元前六〇九年頃，南美索不達米亞以及幼發拉底河之貿易航權，均為彼所操持焉。

是以吾人考諸此世紀最後十年初期之記載，可知亞西里亞之東部及中部大半為西

徐亞人與米太人所據有；加爾底亞人則據有南美索不達米亞而敘里亞除去其舊有之中部帝國外，則爲各邦所據有之。未幾，埃及之尼科復躍出一雄君，卽嘗由亞西里亞回國而戰勝尼羅邦之薩麥替邱也。在紀元前六〇九年間，法老或已入乎敘里亞境內，耶路撒冷之約西亞，值亞西里亞之衰弱，邊境大張，遂由米吉多 (Megiddo) 發軔北進，而戮力經營於亞西里亞西部者凡四五年。尼尼微之帝業已陷於末運，其屏障亦幾盡失，直至紀元前六〇六年，實無時不遭西徐亞人攻伐，最後遂爲米太賽阿克薩里 (Mede Tyakshatra 希臘人稱之爲 *Tyaxares*) 所覆滅。其已傾之首都，已爲諸征服者摧殘殆盡，永不復振。現時之摩蘇爾 (Mosul) 所在地，卽其京畿之故址，但從茲以後，底格里斯河畔不復有其帝都存在矣。

第五節 巴比倫尼亞人與米太人

紀元前六〇〇年間，亞西里亞帝國之東部已爲巴比倫尼亞人及米太人所佔有矣。加爾底亞帝尼布甲尼撒之繼承乃父帝業於巴比倫，約在紀元前六〇五年頃，統有較闊之領

土，順服其民，而享其貢賦，但其行政實未仿效亞西里亞由中樞委派官吏分治之制度。方乃父未歿之前，彼嘗布陣於卡墾密士諸山之下，擊敗埃及之衆，最後復追逐之南出敘里亞境，或且越乎邊地，始回巴比倫而踐帝祚焉。是以彼時敘里亞境內不復爲其敵國外患，而其地自亞西里亞覆沒後，所有曩時隸屬亞西里亞之疆域，則由當地受人保護之諸王，各就範圍之大小以治理之，境內似獲一息之寧靜焉。其堅壁高壘防衛綦嚴之推羅與耶路撒冷均倚特於埃及，前者當經歷十三年之一長期圍困，而後者則財源極薄，蓋其倚恃零落不堪之殘部已久，而接濟已窮矣。

關於東方及北方之佚聞，倘吾人能盡行臚舉之，當有一特異者可述也。現時所遺存之希臘傳說，雖足爲吾人之借鏡，但其中關於其時此等遠古區域者，實較該帝國末造勒刻之年鑑爲尤少；且米太之繼承亞西里亞之大業，其自有之碑銘記載，吾人則絕未有所發見，憾事也。或謂賽阿克薩里 (KYAXARES OR CYAXARES) 軍力之強盛，其中堅分子乃爲西徐亞人，是說雖屬近似，願關於其克地陷敵及米太人入後之經歷，均鮮有記載可事稽考，即在現

時之哈馬丹 (Hamadan) 本爲當時米太之首都厄克巴塔那 (Ecbatana) 亦未嘗有若何之遺蹟發見。蓋此等行劫之西徐亞人一如中古之蒙古人，靜息之時期極少，曾無暇作勒刻碑銘之想者，或由於雕刻之技術缺乏，亦未可知。然而在巴比倫尼亞之年鑑中倘有所述及，則吾人猶不致遽陷於一無所知之境，乃該年鑑對於此時期以後之北方諸邦，則絕未有所關涉，探索之源，因以絕矣。茲就已發見之尼布甲尼撒記載考之，可知其最初之出征戰鬪，並未採用亞西里亞之慣例；且此記載若非書以希伯來之文字，則吾人勢難明悉其軍隊永未離開巴比倫尼亞，與夫重築若干城廓，葺新若干廟宇，似屬其重大之建設也。該帝之事迹，既若是之沈寂無聞，而其勇於戰鬪，實不亞於往昔之巴比倫尼亞諸帝。要之巴比倫業已久處於保護國之地位，或不虛也。

吾人既無事實可稽，勢不得不趨於推測之途矣。在此時期先後，有兩三種記載足資借鏡。第一吾人考諸巴比倫尼亞之年鑑，可知賽阿克薩里當尼尼微既陷之後，除侵掠亞西里亞全部及巴比倫尼亞北部外，亦嘗在美索不達米亞西北境內克取哈藍 (Harran) 而奪

其廟宇也。尚有那波奈多斯 (Nabonidus) (由該帝四傳而至尼布甲尼撒) 之記載，可更進而推知此廟宇直至下一世紀之中期，並未落於巴比倫尼亞人之手。自紀元前六〇六年以來，其地殆常處於米太勢力範圍之內，吾人可斷言之，且北部美索不達米亞在紀元前五二年前，一如亞西里亞成爲米太帝國之藩屬者，當歷五十年之久也。

次則爲希羅多德所得確實史事之明證，此事發生於紀元前五八五年頃，其地則貼近希氏之邦，所見當較確也。彼云：『當米太遠征卡帕多西亞及與呂底亞交戰之後，其西北邊疆即依其與呂底亞所訂之和約以黑黎斯 (Halys) 河爲天然之界限，而作此和約之居間者，則爲巴比倫帝及亞西里亞王。』吾人有此敘述，可深信厄克巴塔那嘗經阿美尼亞擴張努力至於卡帕多西亞之赫族古邦，北美索不達米亞殆全屬其勢力範圍也。

吾人由希氏此段之敘述，更可作其他合理之推測，即居間調停之兩君主，突然攜手，當各與此兩交戰國中之一國處於同盟親善之地位。若此推測屬實，(因倘有其他國王嘗與呂底亞親密者，則巴比倫尼亞帝對於其遠隔之呂底亞勢難如此親善) 則當巴比倫陷入

米太之勢力範圍時，亞西里亞或非屬米太之勢力範圍，且尼布甲尼撒雖非一完全獨立之君，（考其時期當屬如此，希羅多德雖嘗稱該帝爲拉賓涅斯（*Talpinus*），其餘則不得而知之）。其邦當爲米太諸藩屬中之最先歸順而幅員最大者也。容或尼布甲尼撒以此故而將其遠征戰績與夫國事之記載，略而不詳焉。若其進軍乃專以求婚於異國爲旨者，則不足與言其偉烈之壯懷矣。

是以吾人欲考紀元前六〇〇年間之米太帝國，當作一地圖，以現時波斯之西部爲中心，向西延及阿美尼亞全境（其地之凡尼克王似已淪亡），向南至於美索不達米亞境內，則惟有定一不正確之界址矣。出乎此界址之西南兩方，米太所擴張之勢力範圍，一則囊括巴比倫尼亞並及歸順於尼布甲尼撒之各地，直展至以欄之邊境，一則達於埃及之邊境。因此帝國之權勢中樞，乃在北部，而謹守慎爲之巴比倫尼亞帝，或未爲此米太上國所干犯也。米太既已向西擴張其勢力於小亞細亞後，復向北進展至托魯斯，但未嘗循往昔亞西里亞進兵之故轍，而取道亞西里亞焉。如上所述，乃屬吾人所能了然洞悉者，餘若希羅多德之敘

述——其於厄克巴塔那之敘述，則不可深信，而其涉及皇室之言，亦多荒誕——須待異日得有若干之信證，但終難期於明晰之境也。

第六節 小亞細亞

東方尙有一區，既未歸順於米太，亦未歸順於巴比倫。此區幅員當較吾人前此所察及嘗獨立於遠東之區爲大。此區卽小亞細亞，其地自愛琴海至於幼發拉底河——紀元前六〇〇年間薩克賽阿里或未進越烏拉——及自黑海 (Black Sea) 以至伊索斯灣 (Gulf of Issus)，概屬獨立之境。關於此區吾人現時可作確實之報告者，實較諸吾人入後觀察該區衰頹爲尤富，因西方海岸諸城之希臘人嘗目覩其頹廢，且嘗與彼輩發生貿易及戰鬥之關係也。但由此更遠向東進之境其與希臘人之關係，所能申述者，則轉視在紀元前八〇〇年時爲少，吾人僅有殘破不堪之亞西里亞帝國之年鑑可稽耳。

紀元前六〇〇年間小亞細亞境內最顯著之事實，則爲一新帝國之產生，此帝國卽呂

底亞。該國處於小亞細亞半島西部之中心，其威勢直東越高原而遠及前此弗里家國之境，蓋呂底亞乃際乎弗里家之衰落而興者也。吾人在前節既已言及西里西亞當嘗隸入呂底亞勢力範圍之內，且嘗列陣黑黎斯河上以與敵軍對壘，而在此時期以後十五年，吾人更可確斷擁有卡帕多西亞之邦，亦嘗爲呂底亞所攻伐也。然當吾人敘述呂底亞帝國及其興與至於此時之地位以前，應先將僻居東南之西里西亞邦善爲支配之。其時西里西亞乃屬亞洲四強國之一，或如上節所言，爲呂底亞之同盟，甚或嘗受其保護。巴比倫亦在此四強國之列，倘是時米太之尼布甲尼撒果屬四強國之盟主，則在攸栖比阿斯（Eusebius）最有價值之敘述中，雖未述及西里西亞之達於帝國之地位，吾人可深信西里西亞在四強國之中，當居於末座也。

第七節 西里西亞

吾人若回溯中世亞西里亞之時代，當可憶及野心勃勃之君主沙爾馬尼則第二嘗注

意此小邦，而戮力經略之也。卽其後諸朝之英主，侵略該邦之心，亦未嘗稍殺。自薩爾恭以迄阿薩班尼，非親征卽遣發軍隊於其境，而其委任官吏以管轄該邦，亦未嘗或斷。西努基立則嘗改建塔蘇斯城與巴比倫城相似。阿薩班尼對於小亞細亞之關係，則較其先帝尤切，其與塔蘇斯人相處最爲親善，入後有一民間傳說，述是地之民嘗將其遺骸瘞諸名勝之境，且爲之築一巍然巨墓；實則彼嘗身歿其地，而吾人所知者適與此相逕庭。蓋亞西里亞之記載均謂該帝嘗歿於塔蘇斯也。西里西亞因有亞西里亞之護衛未遭息米立亞人之蹂躪，故與小亞細亞境內其餘諸地不同。其元首達格丹密 (Dugdame) 希臘人稱之力格達密斯 (Lugdamsis)，且謂歿於塔蘇斯邊嶺之上，足徵該帝之進取至是而止。迨阿薩班尼帕既歿，尼尼微之勢力就衰，此遠方之附庸復行獨立，於是元氣未經損傷之西里西亞遂以卓立其重要之地位矣。此時該邦諸帝已擴張其勢力於毗隣諸地，東至於庫厄 (Re)，北至於塔貝爾，甚或進而管有卡陸克 (Kummukh)。因希羅多德嘗述及後此百五十年之西里西亞其一部之邊疆，直以幼發拉底河爲界也。彼確知後世諸地理學家稱爲康瑪其尼 (Coma

gene) (但彼則未嘗稱及)之敘里亞極北部，在此時期久已屬西里西亞之領土。按彼之地理觀念而追想此幅員較大之西里西亞在波斯時代以前，實亞洲四大強邦之一也。

西里西亞歷史最足引起吾人注意之特徵，則爲與希臘人之最初冒險東進有關，但此見於新亞西里亞帝國之年鑑中者極少，且極含糊，難於探索其真相。最先與此等西方民衆相接觸之亞西里亞君主爲薩爾恭帝，蓋在紀元前第八世紀之末，該帝嘗於彼所視爲已有之領海（塞浦路斯及西里西亞海岸），發見希臘人之船舶，而誇謂擒獲彼輩，有如海中取魚也。且彼與此等西方民衆相接觸也，亦嘗謂暫將庫厄及推羅擱置。吾人可推測於時菲尼基及西里西亞諸海岸之有愛奧尼亞海寇，非屬初見。但由另一方面觀之，則在利凡得（Livand）之極東境內，業已大受彼輩之侵擾矣。紀元前七二〇年間，吾人探出塞浦路斯（或愛奧尼亞）有一佚名之希臘人已實地管有亞實突（Ashdod）。西孛基立繼承薩爾恭之王位，未數年卽爲愛奧尼亞人侵擾甚烈，吾人以其皇家之記載，與其他若干敘述相參照，卽可知之。西孛基立皇家之記載，晚近始獲重見之。其他若干敘述，當初容或爲巴比倫尼亞之

歷史家柏洛薩斯 (Herodotus) 所撰，特現時吾人所保存者已屬後此甚遠之一年鑑，對於彼時並無甚關係。亞西里亞之學者欽格 (Clinton) 嘗將此等斷簡殘編組合之，而推測塔蘇斯之叛亂，曾經一度重大之戰役，西北兩方之托魯斯民衆，嘗爲其後援，紀元前六九八年間復追逐西努基立諸將，接戰於西里西亞境內，愛奧尼亞人因得窺取其凸出之區，或且據有其領海也。希臘後代史學家嘗爲西努基立戰勝西里西亞人之後，曾築一雅典式之廟宇於塔蘇斯境內，以示其告捷之不易；或謂是廟乃屬愛奧尼亞人之一廟宇，亦未嘗無理由可言，蓋其地之西里西亞人與西方民衆固常相接觸也。關於愛奧尼亞與西里西亞早期雕刻之精緻，其形式上與技術上顯然相同，前章已述及之，至是僅須加一結論，即在紀元前第七世紀之初，若西里西亞已與愛奧尼亞發生種種之關係——此等關係乃足以達至攻守同盟以及使其當地之藝術起有變化者——則不數年後，彼輩之爲呂底亞同盟，而非米太之同盟，已屬不言而喻矣。

第八節 弗里家

吾人前此所觀察之小亞細亞，大部均集權於弗里家勢力之下。迨至是時，此邦勢力業經衰落，而所餘附近西方海岸之地，已爲他邦所侵奪矣。其最足注意者，則爲阿那托利亞之權勢逐步自東向西轉移之經過，卽由卡帕多西亞北部黑黎斯流域（其地居民大部操美索不達米亞東部已開化民羣之語言）轉移至桑給立阿斯中部流域，吾人就其殘存之藝術與文字可評判該地文字已大部受西方風氣之薰陶，是時已達赫馬斯（Hermus）流域而止，直接吸收愛琴海之空氣矣。將來無論東方能否恢復阿那托利亞半島，其偏向於西方已日甚一日，且其接觸生氣勃勃之希臘風化以立其優勢，實較其聯絡西部亞洲之中心爲可恃也。

最初發現於亞西里亞新帝國年鑑中之一墨士啓帝米塔，卽嘗與薩爾恭相頡頏者也。當薩爾恭秉權之初年，如在托魯斯山外之庫厄，塔貝爾諸王國未嘗隸入其領土，彼當進圖其地，以擴張其勢力範圍也。且此米塔帝似嘗與卡墾密士連盟反抗之，致身陷重圍，終乃於紀元前七一七年就擒焉。前章蓋已言之，此米塔帝與希臘人所知弗里家之一君主邁達斯，

慣常證爲同屬一人，但與其謂米塔與邁達斯同屬一人，毋寧謂米塔卽神話中所述擅有財勢之哥狄阿斯第一（The First Gordius）之子。倘此例證果屬無誤，則吾人可作一紀元前第八世紀末葉之弗里家疆域圖，無論直接統治或間接統治，其管轄權殆及於小亞細亞全部，其權勢之盛，亦足當亞洲最強之邦；而其貢賦之區，直越乎半島之外也。卡墾密士帝庇西立斯（Pairsis）之懇求米塔與之聯盟，一則緣於小亞細亞之墨士啓人居於其先進（卡帕多西亞之赫族）之地位，一則緣於其本身卽墨士啓人之苗裔。因是吾人可斷定作此懇求之君主，乃屬卡帕多西亞之君主。或謂該帝亦爲弗里家之君，確與邁達斯之爲哥狄阿斯之子相同，依上文所述，則不可深信。米塔嘗與庫厄塔貝爾發生關係，而卡墾密士則否，論其勢力地位，則僅有小亞細亞東部未隸入其範圍，而後此甚久，實猶有墨士啓人留守於其地。但論及吾人在黑黎斯河以東之愛攸克（Epuk），與中部阿那托力亞沙漠東南之提雅那（Tyana）所發見之碑銘，則弗里家之文字，固昭然其上，足證弗里家之勢力，嘗蔓延入於卡帕多西亞境內，及向入後墨士啓人所居之地進展也。

吾人觀乎弗里家首都附近猶巍然峙立有若干之石碑，即可推知其地嘗爲一最顯著之帝國中心，而其餘種種，殆難考徵矣。此等石碑之最大者，則爲邁達斯帝（並非哥狄阿斯之子而爲阿替斯（Ἄσις）之子）之墓，墓前高聳百呎之絕壁，揭去積垢則光滑之面，猶顯然存有精緻之幾何款式於其上。其下有一假門，而在此石碑之上，蔭有巨石雕成希臘廟宇式三角頂，頗壯觀瞻，且復勒刻一長列之銘文，此種銘文，乃脫胎於希臘最古之字母。另有若干較小之石墓，其外表均相彷彿，而肅然環拱其中心之墓。此外尚有雕刻之石人、石獅，尤以建立於墓表之兩石獅爲最大。吾人由此等雕刻可顯見亞西里亞新帝國之藝術，已傳入弗里家（或在紀元前第七世紀之初葉），然在亞西里亞勢力方張之時，經營如此偉大之雕刻藝術者究屬何人，實難探索其信徵，蓋其時亞西里亞之記載中絕未有所述及。是以無論如何，吾人可承認彼輩或卽繼承米塔帝而與尼尼微諸大帝（自薩爾恭迄於阿薩班尼帕）作戰之墨士啓諸帝也。

是時弗里家國勢之傾頹，已屬深信無疑者矣。考諸亞西里亞之記載，可知在紀元前第

七世紀之中葉，息米力亞人（此等息米力亞人乃印歐族之西徐亞人，後世稱之爲克里米韃靼（Orim Tartary），即現時之克里米亞（Crimea）人。）嘗向南方及西方掃蕩而過，而希臘之記載，則謂此等息米力亞人嘗侵佔弗里家之首都，最後之邁達斯帝曾爲所害，亦有謂爲彼輩所逼迫而自殺者焉。

第九節 呂底亞

撒狄（Sardis）王麥謨內德（Mermnad）之身逢末劫，當在此時，或在此時以前甚近。此王亞西里亞人稱之爲谷古（Guggu），而希臘人稱之爲吉基（Gyges），其時彼若遏其攻城略地之野心，則可得有弗里家而發揚其呂底亞家邦也。彼乃呂底亞一新朝開基之祖，其初實爲皇宮中之一貴族，至其所以得升至御座，雖有種種之關係，要以其與其先當國之皇，后有所陰謀，爲一主因。有一史學家嘗謂彼之勝利，乃得加里亞（Caria）人之臂助，此言或非虛傳，蓋後此數年，引進加里亞之傭兵於埃及及之薩麥替邱（Psammetichus），而得其厚

遇者，似卽此吉基也。吉基之與息米力亞游牧民羣接戰而逐退之，並未得亞西里亞阿薩班尼帕之助力，蓋嘗乞助之而未有濟也。是時埃及內叛，賽特 (Sete) 朝適以成立，吉基遂與之結盟，向西進攻昌盛之希臘人，而擴張其邊疆焉。但其克奏成功者，惟有米安得 (Mian-der) 河對岸之科樂豐 (Colophon) 與馬革尼斯亞 (Magesia)，而於士麥拿及米利都之戰役，遂大挫其鋒，因彼輩有海軍可事接濟，或有大部好戰之愛奧尼亞海盜（卽久已蹂躪於利凡得者）供其指揮也。希羅多德（並非一精密之編年史家）嘗謂吉基乘權之期有三十八年之久，吉基得以時樹其威勢，而保全呂底亞人之陸地貿易，然希氏又謂有一新起之息米力亞游牧民羣爲西徐亞人（此等西徐亞人或與是時向西轉徙之米太人不相關及）所驅逐，而自北南下，敗挫吉基而殺之，侵佔其首都守備未固之區，且肆其力之所及，以事蕩劫，既下其遠至海岸諸地，其駐防諸區，亦爲所陷。吉基之子阿狄斯 (Ardys) 則固守於撒狄衛城之中，而投誠於阿薩班尼帕，始克向希臘人反攻焉。迨亞西里亞人向息米力亞人之腹部或其後方襲擊，戮其兇蠻之首領於亞西里亞諸山間之後，騷擾之風波告平，呂底亞人始

復進居於米安得流域，普賴依納（Priene）嘗爲阿狄斯所奪得，但阿狄斯之進取希臘海岸最重要之地，而位於米安得河口富庶之米利都城，一如其先前及繼承於其後之呂底亞君主，均未獲成功也。

然而直至是時及以後五十年間，統計此等得勝之呂底亞君主在愛奧尼亞海岸與加里亞境內之剽掠蕩劫，正與往昔美索不達米亞行劫之民不相上下。彼輩當到處攻奪城池，但一得財寶即去，曾未思及擁有其地者。加里亞之希臘人 希羅多德出世之期，後此不過百有餘年，彼嘗謂在克里薩斯（Croesus）時代——乃父之時代——希臘人已完全恢復其自由矣。即使希氏此言意在表白先前曾未有希臘人被屈服而爲正式之奴隸，吾人依然有討論之點：蓋吾人若以亞西里亞之慣例論之，則弱國一經爲強國所併吞，其征服之民卽爲所僱用也。希臘海岸諸城當時曾受治於呂底亞之官吏，吾人絕未有所聞知，且在此等愛奧尼亞海岸及加里亞諸舊址之地層中，曾事掘鑿，亦未發見有若何之遺跡。是以在紀元前六〇〇年後，呂底亞人與希臘人似屬徒以兵戎相見，從大體言之，兩國各保其所固有，不相往

來，惟有戰爭爲能通兩國之情，蓋初民智識之交換，率如此也。

希羅多德嘗依據其時民間之信證，申述呂底亞受惠於亞洲希臘諸城之文化者實深。或在紀元前六〇〇年以後即已大受其文化之薰陶；但在往昔，亦有多端，如鑄造貨幣等是。然而此外爲希羅多德所未悉，及吾人所不能推測者，猶不知凡幾也。關於較早之呂底亞人藝術，吾人在其難事探尋之地，所發見之碑碣與夫日用之器具爲數極少，其所得力於西方或東方者孰多孰寡，殊難斷言。第就美人在撒狄所掘發者觀之，已確知彼輩之文字，乃屬西方之形體，此種文字，實較弗里家文字之近似於愛奧尼亞者爲甚，且其語言含有亞利安語者極多，足見呂底亞人當非東方之民族。雖希羅多德嘗命名其最初諸帝爲美索不達米亞人，且可資以紀念其在一遠古時代（或屬管進展於卡帕多西亞與吾珥人有嫺聯之異族）與遠東之政治關係，但入後所載貴族及其他呂底亞人之名，則顯然全屬阿那托力亞人。茲且不論其與美索不達米亞有任何之關係，吾人現時所可稽者，僅有在阿薩班尼帕文卷中所述告急之呂底亞帝谷古，前此則年代久遠，已不可深考，至其祖先究屬起自何族，來自何

士，亦無由知其詳焉。若就美人在撒狄及其他呂底亞諸舊址之發掘觀之，可知該邦文化發達之期較遲，爲時約當麥謨內德朝之初興，且細察其製作品，即可見其開始沾染希臘諸城文化之時代，當距紀元前六〇〇年以前不遠，而在此世紀間，則爲其繼續彼時而猛進之期也。

呂底亞勢力之向東擴張，吾人僅有希羅多德所述呂底亞之亞里遏的 (Altyates) 與米太之賽阿克薩里作黑黎斯河之會，可資推考，蓋其時去紀元前六〇〇年以前較近，尙易探討，餘則毫無所知矣。若希氏此段之敘述屬實，則推想於時呂底亞之勢力範圍，東南包有西里西亞，而東北之卡帕多西亞亦屬徵收貢賦之區。或謂麥謨內德朝未經息米力亞人進攻之前，嘗享有弗里家諸帝所擁領土之一大部分，此言亦未嘗不足取信；且僅有僻居於阿美尼亞西部之摩斯契人，而墨士啟人、塔貝爾之居民，以及提巴鱗尼人 (Tibaren) 均屬沙漠無聞，或由於強暴之呂底亞人嘗據有東極黑黎斯河與托魯斯山陰之高原，而彼輩爲所逼散也。

第十節 希臘諸城

關於阿那托力亞海岸之希臘諸城，業已有所述及矣。就中有一開闢較早自由獨立之城市，自紀元前第八世紀迄於第六世紀之間，曾經一長時期之衰落，至是值紀元前六〇〇年頃，遂如旱苗得雨，勃然興盛矣。建立第二度殖民根據地，（專就米利都而言，已發見有六十處之多）制定貿易場所，因是希臘文化得循小亞細亞半島之海岸向東傳播，北達本都（Pontus）而南達西里西亞。希羅多德嘗指希臘人完全恢復自由之時代為彼輩極樂之期，蓋因其躬逢波斯雄主之侵略，目擊時艱，不勝今昔之感也。希氏又謂當時米利都城之大，為其他諸城之冠，而稱霸於海上。實則際此時代，其地名流亦復輩出，若亞諾芝曼德（Anaximander）、亞諾芝曼尼（Anaximenes）、赫刻提阿斯（Hecataeus）及退利斯（Thales）則與其他之亞洲希臘人如列斯堡（Lesbos）之阿爾栖阿斯（Alceus）、薩福（Sappho）、士麥拿或科樂豐之密謨涅馬斯（Mimnermus）以及提奧斯（Teos）之阿那克里溫（Ana-

Creon) 等同享盛名者也。而凡此自由解放之社會，文化之所以高進，民衆得安居樂業，養生送死無憾者，微彼輩之研求與夫學術之精進，固無由致焉。

若專就吾人目下所發見之少許藝術作品以定亞洲希臘人在紀元第六世紀之肇興，其文化確已高進，誠難免不發生疑議。晚近德人已在米利都發掘至絕大之範圍，除精美彩色器皿之碎塊外，其關於前此一大時期中之重要證物，或確能資以推測此時期者，則全無所得。此城似據於自西方海岸貫乎小亞細亞極大流域之口，在入後時期，乃屬最重要之地，值于戈擾攘之秋，所遭兵燹之禍最烈；而無何即百廢重新，舊觀全復，顧遺存於今日者，惟有零落不堪之斷壁頽垣而已。至於在以弗所境內則嘗由其後代所重建之阿提密斯 (Artemis) 大神龕下層積物之中得有多數古代珍寶，但其地亦屬以弗所城之故址，奧地利人 (Austrians) 探尋於其地者雖久，則未嘗有所搜集。其較古之地層，業已得有實證，而知爲羅馬諸大建築之遺跡所覆蔽。此等發掘者所以不避如許重大之障礙，容或爲功利之心所誘使也。吾人於布藍契得 (Branchidae) 及其阿坡羅 (Apollo) 與聖道 (Sacred Way) 之

寺觀，猶獲見其遺存之古代雕像，而在薩摩斯（Samos）與開奧斯（Chios）兩島，亦嘗有所見及。在羅德島中則獲有古代金屬作品與彩色花瓶，在克拉左門內（Olazomenes）則獲有彩畫石棺，以及彩畫陶器，此等陶器，除該地所製作者之外，尚有出自小亞細亞境內諸地者，然以發見於諸海島者為最多。但吾人雖得有如許之物件，仍不足與言紀元前六〇〇年頃亞洲希臘人之文化。至於該地土質克保此等古物歷久不壞，俾吾人得獲珍品，則未始非一幸事。除米利都及以弗所兩地，其餘在阿那托利亞海岸上，或附該海岸之古希臘城舊址，尙有待於未來之發掘家，澈底進行，就一廣大之範圍，循序掘鑿，以希得窺全豹，甚或更於若干遺址，一發見彼肆意劫掠之農民，所沿用之器皿也。

在此初倡自由之時代，一般亞洲希臘人已富有實施歐洲希臘城市制度之觀念，脫離彼輩而獨立自治矣。其若干社會，文化之發達，遂如春花怒放，生機勃勃，而擅城市制之利；但彼輩所行者，並非民主政治，且對於民族之觀念甚微，未幾即禍患叢生矣。彼輩每值普通慶祝會典，絕不顧及共同團結，如十二愛奧尼亞城之聯盟，以及西南境內之多里亞人薩坡列

斯(Dorian Hexapolis)爲倡議普通政治之利，則分成極多之市區，實未變其判離之本性，依然堅持地理之界限，復擁其固有之地位。其對於歐洲希臘之歷史，亦復依此本性以支配之。而當彼輩之遭逢末劫也，則歐洲希臘自海島至於陸地全部（其陸地邊境未嘗現有其他若何之強國）一時尙未蒙波及，蓋在內地高原之西偏，已起有一帝國，當其開拓既久，遂侵及亞洲希臘矣。此一帝國是時尙在方興建設之中，紀元前六〇〇間，亞洲希臘之城牆，刊有其文字，容或嘗爲亞洲希臘人所寓目也。

是時亞洲之商賈，則熙熙攘攘擁入亞洲希臘境內，而一般希臘人以及其風化則深入亞洲內地。彼輩之技術，若雕刻象牙，吾人嘗於以弗所最古之阿提密斯神廟(Artemisium)發見之，此種雕刻最初實傳自底格里斯河流域之藝術。又如羅德島珠寶之製作品，以及彩色絢麗之米利西亞作品，與克拉左門內石棺，亦屬彼輩藝術之遺物。其他若呂底亞之活字，弗里家之三角牆頂，並及吾人在哥諦安(Gordian)古墓中與在西部高原自密細亞(My-sia)至旁非利亞(Pamphylia)間諸地所發見各種器物裝飾之品格，均屬希臘藝術。但

尙有一大部，吾人猶未能發見之也。至於在前一世紀曾經把持敘利亞海權之哲凡人（Zar），即吾人所謂金屬物製造家之以西結人（Esar）；彼輩在塞浦路斯島中與來自東方之民衆相處頗久，而其文化亦與東方相融和矣。

自紀元前六〇〇年間之東方，因其政治之變革無常，故其社會情況亦屢有變遷，且各區均若是也。亞西里亞帝國之國運最長，國內生活曾發生極大之變化，實則該國大部依然由一加爾底亞君主按塞姆族帝國主義所立定之限界以統治之。無論此一政府之中心，或在尼尼微或在巴比倫，對於境內居民之感化甚微。於時東方除米太所崇奉之妖教而外，實未有其他新宗教勢力傳入。容或在其最初劫掠及征服之範圍中，受宗教感化者甚少也。至於猶太人之由草昧山居之人，遞變而爲開化具有商業知識且能旅食於四方之民，當初實經絕大之教化，但亦不過限於該族之一部爲然，其餘則未奏有顯著之成效。最初侵入之伊蘭人與夫由俄羅斯逐漸趨入之印歐族諸部落，演進而爲歷史上之亞美尼亞人，實屬自紀元前八〇〇年與六〇〇之間東方變革絕大之特徵，吾人於下章中便能洞悉其重要之情

形，此節所述者，乃希臘人之東漸也。

第四章 紀元前四〇〇年之東方

東方史事延至紀元前第五世紀末葉，始得臻於明顯之境，因希臘人述之甚詳也。吾人考諸其間從事學術工作之民衆，實開表彰其國內新奇事蹟之先聲，且彼輩對於他邦之新奇事蹟，亦有充分之發覺，所記載者實即彼輩所搜求之成績。在紀元前四〇〇年以前，希臘人關於東方之搜求極富，且亦非僅關於東方爲然也。於時希臘一般平民、軍人、官吏、科學家、著作家以及商賈之深入亞洲內地而絡繹道上者，實不知凡幾，即其來往於亞洲之兵卒，亦達數千之衆。雅典人（Athenians）領袖，如梭倫（Solon）氏、喜庇亞（Hippias）氏與忒密斯托克利（Themistocles）氏受東方諸帝國之接待，或追隨東方諸元首操戈作戰，此外尙有亞爾西亞巴德（Alcibiades）氏，較諸以上三人尤負盛名，入後則嘗助一波斯君主而度其暴虐之生活者也。希臘醫師若克洛吞（Croton）之第摹細第（Democedes）可斯（Cos）

之阿坡羅尼第 (Apollonides)、奈達斯 (Chidas)、提細阿斯 (Chestas) 嘗入侍波斯王宮，以事其君主與后妃。哈利加納蘇 (Halicarnassus) 之希羅多德或嘗觀其在巴比倫而敘里亞則確爲其優游之區。提細阿斯嘗居於薩薩 (Susa) 蒐集各種記錄，以編波斯帝國史。阿提喀 (Athica) 之色諾芬 (Xenophon) 則嘗率一萬有餘之希臘人自地中海而至底格里斯河，更自底格里斯河以抵黑海。之三子非特有其著述（或爲全部或爲一部分）遺傳於今世，而其關於紀元前四〇〇年以前東方史事之筆記，爲後世之著述家所摘要註釋而保存者，亦復孔多。然此等考古家之紀錄中，仍有若干爲吾人所難於追探者。若波斯帝國之楔形文字，記載不及入後亞西里亞帝國之豐富，但彼輩所搜集於貝希斯敦 (Behistun) 石碑之歷史銘文，則殊屬可貴，蓋撰此等銘文者，乃喜斯塔斯皮 (Hystaspes) 之子達理阿 (Darius) 也。此外尚有若干銘文，都屬難解之文體，若波斯之埃及及祭司與平民所用之文字，塞姆族敘里亞之銘文，以及少數古代希臘人之銘文，而尤以其他由東方各區所得混雜之考古材料爲最多，此等材料，雖有銘文，實難考察當地之社會與生活焉。

第一節 希臘人之東漸

希臘人之東漸已歷有年所。如前章所述，去此時期三百餘年之先，嘗爲患於最遠之利凡得者，卽此輩也。前此兩世紀，彼輩亦嘗覓得途徑以入埃及，當初則被僱爲兵，效勞於該邦以抗亞西里亞，至是尼羅河流域所有之希臘人，則不僅戮力於戰鬥，亦且從事於貿易。最初彼輩之入觀埃及法老薩麥替丘 (Saita Pharaoh, Psammetichus)，乃由於呂底亞人吉基之鼓勵，吉基蓋欲自便私圖也。但彼輩在埃及境內社會勢力之初張，乃由於其經營米利都，而在尼羅河 (Nile) 下游設一工廠，紀元前第七世紀間愛奧尼亞之文化，卽由此廠與希臘傭兵所駐之兩營〔此兩營一則駐於塔槃希斯 (Tahpanhes) 以防亞細亞人之入犯，一則駐孟斐斯 (Memphis) 以鎮首都並扼守入上埃及之要衝〕，以傳達於三角洲。今日吾人由若干古瓶碎片得知愛奧尼亞與加里亞之精繪陶器，此等古瓶，卽當時彼輩運入埃及之品。其所發見之地則爲塔槃希斯及孟斐斯，尙有發見於其他希臘殖民地瑙克刺替

斯 (Naukratis) 者，且當最初米利西亞工廠建設未久，該地即代替其出品之地位者也。此等輸入埃及之古瓶以及裸體模型裝飾品，雖違乎普通埃及人之情趣，實與希臘殖民（與瑙克刺替斯之希臘娼婦相類，而此等娼婦，或即與專委身於多數飄遊而不定之舍易斯人 (Saites) 者）之情趣相近。舍易斯時代 (Saitic age) 較精之藝術，確已全受彼輩藝術之影響，而其過分精鍊，與夫工求細緻之特質，傳至多利買時代 (Ptolemaic period)，因希臘新文化之灌入，遂益覺堅定，而開一中興之基焉。

紀元第六世紀初葉，希臘人在下埃及及境內則頗佔有重大之利害關係，埃及之皮謨魯 (Piennro) 城近旁，嘗為彼輩指定之居留地，且僅此一區，依希羅多德所述，新來自海外者，得容許其經過此地。在皮謨魯城外希臘人所居之郊野，厥名瑙克刺替斯，亞洲希臘人嘗於其地築有九城，其地亦有一普通神廟，為吾人所發見者。另有與彼輩同族濱海而居之民（容或為最有勢力者，因米利都人亦其中之一），亦建有若干特著之神廟以及彼輩之特別市區。於時埃及及境內已成一希臘人之殖民地，吾人由其居於瑙克刺替斯之遺民，得知彼輩自

紀元前第六世紀終葉以先，遂出舍易斯人據有其地，經歷波斯盛世，而長此專事輸入愛奧尼亞、阿提喀（Attica）、斯巴達（Sparta）、塞浦路斯以及其他希臘諸中心地之出品焉。當希羅多德旅居埃及時，正值其地極昌盛之期，直至希臘人統治各地，而使濱海之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成爲希臘化，其昌盛之象，固未嘗或衰也。

第二節 腓尼基人之運輸

東西民衆之相與往來，固不僅飄泊海上與定居於西里西亞境內之希臘人以及在尼羅河三角洲之希臘傭兵、商人與娼妓而已也。其他尚有從事運輸美索不達米亞之模型於小亞細亞境內愛奧尼亞與多里亞諸城之藝術家，而將愛奧尼亞人之模型運往美索不達米亞及敘利亞以爲交通之媒介者焉。此等物品，實屬易見。蓋在小亞細亞境內，吾人已於弗所之古代阿提密斯神廟（Artemisium）中發見有精製彩繪之古代牙器珠寶，與其他等件，並及米利都所出產之彩色陶器、裝飾品；而在美索不達米亞則於濱底格里斯河之卡

拉發見第九世紀之雕刻牙器。但此等作品之進程，則不甚明瞭。若溝通東西民間風化者確爲腓尼基人與呂底亞人，則負轉輸此等作品之責者，究屬爲腓尼基人抑爲呂底亞人，或彼輩僅屬此等作品之負販者乎？而彼輩之與兩方相周旋，純屬彼輩之直接乎？抑有賴於其他之居間者乎？誠不敢貿然支配之。

自吾人在前章述及腓尼基人之時代以來，彼輩業已奮進於遙遠之境矣。蓋當紀元前九世紀之末葉，彼輩既抵埃及復向前進而出乎希臘範圍之外，發見去迦太基（Carthage）之距離，僅抵達赫邱利（Heronles）之匹拉斯（Pillars）（推羅之城）之半程，因佔領非洲諸港，而握有地中海西岸之貿易權。入後西西里（Sicily）西部撒地尼亞以及西班牙，復有第二度之腓尼基人定居其處，於是此海遂一變而全屬腓尼基人之勢力範圍，直至其地未爲羅馬侵略之先，彼輩獨霸於其地者，歷時頗久，並未見有重大之勁敵與之抗爭。希臘人在西西里及意大利，因當初未能於其西方早事開拓，一經腓尼基人奪其先登之優勢，遂無以復進矣。且在他岸希臘人亦未善爲經營一二獨立之中心地也。至於地中海東岸，雖屬其

固有之領海，而推羅人曾未能完成其商業之優勢，且極吾人推知所及，推羅人實未敢從事此種計劃。當腓尼基人入據其地之前，該區屬於航愛琴海者之勢力範圍者甚久，至是除西頓 (Sidon) 及推羅之單獨而非作戰之船舶外，餘若後期米諾安時代之克里特人 (Lag Minoan Cretans) 及亞哥利斯人 (Argolis)，飄泊之亞該亞 (Achaean) 與愛奧尼亞之海盜，操戈之米利西亞商賈，都陸續退避遠引，即當推羅臻於強盛地位以後數百年間，貼近海岸之塞浦路斯猶隸屬於腓尼基人焉。在荷馬之故事 (Homeric stories) 中，雖知有西頓人之船舶，顧出現者絕少，而其他希臘人所述關於腓尼基人旅居希臘海岸之軼聞，則謂彼輩為奇異非凡之人，彼此傳述，而歷久不衰。當年初探訪腓尼基船舶者對於航海之腓尼基人，則目為具有泛舟轉運之奇術，迄今此等印象，猶存留於希臘故事中也。然而彼輩歷來從事若是之探訪，確屬非虛，紀元前第八世紀至第六世紀間之希臘地層中，往往發現有埃及人之小刀，足為此事實之信徵。至於在羅德島、加里亞與愛奧尼亞境內以及伯羅本尼撒 (Peloponnesus) 半島，此等物件之發現，則為數尤多。但推羅人之運其全力向地中海南

岸發展其商業者，實較在其東岸爲甚。腓尼基之船員，本爲南方人，與非洲諸海岸及氣候溫和境地吸收海洋風氣之民族習性最爲近似，倘此等民衆在是時乃屬克冒巨險之徒，當更能犯乎愛琴海與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之寒風而奮進不休也。

雖然若謂腓尼基人確屬將埃及之文化代爲灌輸於古代亞洲及歐洲之希臘人者，則彼輩亦嘗代爲灌輸美索不達米亞之文化乎？吾人倘就所掘發之品件評判之，則絕無一致之可能。在希臘境地若塞浦路斯與愛奧尼亞或在科林斯（Corinth）與斯巴達之地層中，無論有無美索不達米亞文化之正確遺跡存留其間，而往常負轉輸之責者，實非腓尼基人。吾人就關係最切之古代塞浦路斯之藝術觀之（此地之藝術實全受賜於亞洲之藝術），則發見其與西里西亞及赫族敘里亞之藝術相同。愛奧尼亞及加里亞之古代地層，其藝術含有埃及特色者極少，但其吸收於美索不達米亞者極多；更觀小亞細亞中部之文化，雖其各地之效果不甚完全，而高原區與愛奧尼亞之東方化藝術則頗相似，且其地先前藝術進程中，尚有極多之例證可徵。由是吾人可臆定美索不達米亞之文化，大部皆由陸路以傳達

於亞洲西極，而歐洲諸地之沾染東方化者，似亦由亞洲內地經陸路傳入愛奧尼亞後，更間接傳達該土也。

是以希羅多德雖謂腓尼基人嘗爲亞西里亞轉運商品，而此等商品達於西方之明證極少，正與其所述腓尼基人嘗與美索不達米亞直接貿易，而缺乏充分之證據者相類也。茲就一般發掘家在紀元前第九世紀及第八世紀時代之卡墾密士與薩克哲究稷 (Sakjes, Ginn) 地層中所發見微小之埃及出品，以及埃及化之物品觀之，即可顯見此等敘述之不足徵。但將同類之品件東運而渡幼發拉底河者，則赫族人似較腓尼基人爲多。當新亞西里亞帝國時代之後半期，乃美索不達米亞藝術沾染埃及風化最盛之期，因埃及爲亞西里亞之屬地，無須倚恃異邦爲之傳達於尼尼微也。

由此以觀，則希臘明悉紀元前四〇〇年間東方之情形，並非腓尼基人之力，已昭然若揭矣。他若促成全部之交通，亦非由於利凡得海之通航所致，實得力於小亞細亞陸路之溝通。當新亞西里亞帝國統治遠東區域，及入後米太人與巴比倫尼亞人入據亞西里亞本部

時，其貨物之轉運，殆全賴於居間人，而從事此等轉運者，實以呂底亞人居多（間亦有西里西亞人）。迨歷時既久，彼此相諍，已無須他人介乎其間，而海禁大開，交通便捷，東西來往遂驟然加密。至於後世，彼輩之接觸既日益親切，其間所發生之種種重大關係，下文將述及之。

第三節 波斯人之侵入

在底格里斯河流域邊境山嶺之陰，吾人已察見其地嘗興起一強國也。當北方塞姆族帝運將終之際，其國勢遂由山嶺徑向外展張，終乃及於該流域之平原。紀元前第六世紀之初葉，西里西亞已入米太人之手，而此等米太人尋復越過亞美尼亞進展至於小亞細亞中部，甚者巴比倫尼亞之南方塞姆族嘗認此米太邦爲一強國，或且容納而爲一藩屬也。因是自下美索不達米亞全境及敘利亞大部分歸順於巴比倫尼亞人以來，且當居魯士與其波斯民衆尙未發露於東方之先，此邦（大部爲伊蘭（Iran）人）之勢力已佔東方三分之一矣。按史家所述，謂是時有一以欄（Elam）境內之安香（Anshan）帝，嘗親征塞姆族帝

國全境，且其軍隊尋卽西進。直遠越小亞細亞而達希臘人所有之邊境，但是帝則以代遠年湮，史無明文，故吾人欲察此時東方之情形，應先事考求此事跡之實證。觀夫尼布甲尼撒之聯盟依附米太帝而於紀元前五八五年間佐該帝與呂底亞協議於黑黎斯，訂立小亞細亞境內之界限，以各保持其所有之版圖，此實足以顯示吾人發覺居魯士之霸有巴比倫、耶路撒冷與撒狄，爲時當在此後五十年以內也。

此等在遠東出沒無常之伊蘭民羣，與其同盟之西徐亞人，自爲起於以欄境內一小區之居魯士帝，以系屬此等民羣之正統，而率有其衆以來，其間經歷，迄今尙無信史可徵，至其所統率之全部伊蘭民衆，以肆其強權之侵略者，是否南方之伊蘭人，抑爲北方之伊蘭人，吾人亦未有所知。據希臘人之傳說及希羅多德與提細阿斯之所述，則認定居魯士爲一波斯人，然亦有謂爲一米太王孫（並非繼承帝業之王孫），亦有謂其僅屬米太王宮中之一官員者，異說紛紜，莫衷一是矣。就一般希臘人之所知且爲吾人所知者，則謂居魯士帝乃米太境內最後消聲匿迹之一北方伊蘭君主，且嘗混入其民衆間與波斯伊蘭人同隸於南方伊

蘭王朝之統治權下。其爲希臘人所未知而吾人復由居魯士之時代，或在此時代以後甚近之楔形文字所得若干之考據，則知居魯士（如上文所示）當初爲以欄之一君主，不久卽爲波斯君主，但此等考據，亦無由定其真相，徒多一紛擾之問題耳。提細阿斯所居之蘇撒，其時乃波斯之首都，渠謂居魯士當倚其威權，由其本國之帝位一躍而竊有米太，是語適與希羅多德所云相合，特希羅多德則更謂米太之衆，乃由若干同心一致之民羣所結合者也。

此等問題，在此不能從詳討論之，茲僅就可能範圍綜述其大要而已。南方諸區民衆，或伊蘭人中之波斯民羣，與北方之伊蘭人不同，並未沾染西徐亞人之習氣，當米太人侵佔挫弱塞姆族帝國之時，彼輩已入據以欄境內，且在安香組成一國家，建都於蘇撒，以堅定其領土勢力。迨至此時，在北方伊蘭人中，或因其好戰之西徐亞人受寵於米太君主，遂與叛亂，勾結安香君主入侵，以洩其不平之氣。戰事則起於西方波斯之中部，其地自賽阿克薩里之父弗洛退斯（Phraortes）之時代以來，卽爲米太人所統轄者也。而是役復因阿斯泰阿澤帝（King Astyages）精銳軍隊之叛離，安香遂受無數米太民衆之推戴，而擁有米太帝國矣。

於時其國版圖除米太原有土地之外，尚有亞西里亞爲所征服之地，且以欄東部之波斯全部亦隸屬其領土。當居魯士之君權爲波斯全境所公認以前，其處於帝位之尊者，實已歷多時；但其威勢既已遍及於該土，自可知其爲波斯開國之始君，而屬第二度之米太人，至其首都則猶在其原始以欄國土之蘇撒也。其所統轄之米太區域內以及附近該區之西徐亞人，迄未歸順，渠當屬身死於出征西徐亞人之役，但伊蘭人之盡忠於其父子之心，則始終未變，及其子既歿，彼輩對於其所訂不平等之條約，始有叛背之表示焉。

第四節 呂底亞之傾覆

居魯士爲波斯人及米太人所公認之一二年間，米太西部諸區與之違抗者極少，匪特在其極西之黑黎斯河邊境爲然，且得渡河以侵略呂底亞強邦。而此種行動，實呂底亞人有以激發之。當米太王朝既傾，呂底亞皇室自黑黎斯協約以來所結之同盟，因以告終，此實撒狄克里薩斯（Croesus）之不幸，蓋其時渠方據帝位於撒狄之亞里遇的（Alyattes），適

足急圖中興呂底亞也。該帝業已完成乃父政策，擴張呂底亞之權勢於愛琴海而侵佔愛奧尼亞境希臘人之權利，且據有以弗所、科樂豐及士麥拿，俾呂底亞人安然擁享阿那托里亞貿易之利，其優越之權，正與米里西亞範圍以內之優權相匹敵，容或於時其物阜民豐，冠於當世也。呂底亞人及其君主既恃其富裕，耽於奢華逸樂，至是遂變爲懦弱畏勞之流，倘彼輩誠如希羅多德之故事所述，而不敢與波斯邊僻高原荒野山野澤之人交戰，則未免昧於彼輩之本性矣。是時克里薩斯嘗遣其使臣求決於遠近諸神，據希羅多德所述，渠之遣使於特爾斐 (Delphi) 也，當非僅三次，甚而至於東撒哈拉 (Eastern Sahara) 境內安蒙 (Ammon) 之神，亦嘗有其欽使之蒞臨。此等專事求神之使臣來往，至少當歷一年之久，非特斯巴達嘗有使臣之遣入，即埃及與巴比倫亦嘗有之。此等預卜，入後終以實踐，呂底亞人嘗募集西部小亞細亞之衆以向東方出發，時當暮春，黑黎斯河水方漲，克里薩斯之進渡該河，嘗歷無窮之困難，入夏則率其騎隊蹂躪於赫族故土。因是居魯士遂得以時遣其使臣以求愛奧尼亞諸城之希臘人由呂底亞後方進攻，而被則乘時前進，直遠達其西方藩屬。迨至秋初，克里薩

斯之戰端遂開，但在勝負未決之際，呂底亞人已無心久留於荒野之卡帕多西亞高原以度冬令，且疑敵軍在入春以前，當思擴張戰事也，因乘間退至赫馬斯（Hermus）流域，一任波斯人猛追於撒狄之境。最後之戰，即交鋒於呂底亞都城之下，克里薩斯敗北，該城遂為波斯人所克，以下之市鎮，亦為所侵佔，而該帝則藉其衛卒閉守於城砦，以求其同盟之援救，乃其同盟援助，歷五月始至，該帝已於兩星期內為居魯士所虜矣。呂底亞既亡，東方與希臘之間，亦無一緩衝國之存在，東方與西方乃直接相與接觸，而西方預占不吉之兆矣。居魯士經斯戰役之後，對於希臘之衆，除與強盛之米利西亞人立有條約外，餘若和約垂成之呂底亞與西方海岸之愛奧尼亞、加里亞、呂西亞等城，並及其將帥未及征服之諸城（惟米利都不在此例），均未嘗有所商訂，即班師東歸矣。

第五節 波斯帝國

居魯士出征愛奧尼亞希臘諸城之後，復東進以對付未為米太人所佔領之一區域，此

區雖嘗與米太人同盟相濟，而至是則毫無歸順新朝之意。此區乃隸屬於新巴比倫尼亞帝國之版圖，於是波斯人遂向巴比倫尼亞進攻焉。最後至於紀元前五三八年六月間阿匹斯 (Opis) 之戰，那波尼德 (Nabonidus) 敗北，息帕刺 (Sippara) 城遂陷，且當居魯士之部將尙未蒞臨巴比倫之先，巴比倫柏爾馬杜克 (Bel-Marduk) 廟之祭司，已拱手而讓之，故其接收該城，固未費一矢之勞也。希羅多德所述居魯士嘗運其詭謀使幼發拉底河水乾淺見底，引軍潛渡，以克該城之語，似屬在反叛達理阿 (Darius) 以後克復該城時之所爲，其時則去此時以後甚久。希氏所述蓋屬訛傳。而因此訛傳，一長篇之東方史——巴比倫帝國史——又爲居魯士所結束矣。實則居魯士並未建都於該城，卽其他東方之元首，亦未嘗有若是尊重此城者，或謂亞力山大 (Alexander) 嘗欲復振其帝王雄都之地位，則繼承其位之塞流卡斯 (Seleucus) 一經其承繼權佈定之後，奈何遂放棄沿幼發拉底河之城，進圖沿底格里斯河及奧倫梯河諸城，而任其零落荒穢，致成今日之一廢墟也。

巴比倫尼亞諸帝對於敘里亞迄未有適當之征服，而居魯士或終未得有時機實際克

服之也。居魯士入後十年之生活，似嘗消磨於波斯以及東北之境，大致爲圖鎮懾擾亂米太平之西徐亞人，迨其最後窮追敵軍於阿刺克栖 (Akko) 河外，遂爲所挫，而身沒其地矣。但至岡比西 (Cambyses) 繼立，非特完成乃父在敘里亞境內之工作，亦且遂其更遠之計劃，克取埃及而於其地制定其國外主權，且此國外主權，殆保守至二百年之久也。紀元前第六世紀之末葉，此幅員廣大之一帝國，已擴張及於東方全境，誠爲歷史中所創見，且自阿刺克栖河至尼羅河上游，及自阿穆達爾 (Amu-Daria or Oxus) 河至愛琴海之大陸，亦復爲所據有，而亞洲希臘人與歐洲希臘人則兩相抗持於西方之門戶焉。

雖然吾人若專探察其時波斯戰鬥侵略之經歷，則將陷吾人於一範圍較廣之歷史中矣，茲且暫置勿論，而考此新邦之所以稱雄於東方之特徵，以及其國民所以關係後代歷史最切之情形焉。吾人所當注意於此版圖最廣之新邦者，不特以其非塞姆族 (Non-Semitic) 之暴興，足認爲歷史中所創見，且擁有是邦者，乃屬極純粹之雅利安 (Aryan) 族，其與西方民族之血統，實較其他之東方民族爲尤親，直至今日，其間血統亦復相近也。此等波斯人

當初起於邊僻荒野之地，曾未沾染阿刺洛第亞（Alarodia）蠻族之惡習，未爲先前入據東方之神權政治以及塞姆族之游牧習慣所影響。彼輩乃精壯之山居民族，節儉成性，務農爲生，其民羣之團結力既能持久不變，且具有高尙之宗教觀念，或當彼輩肇基於浩闊之伊蘭高原以先，亦非完全不知開闢疆土而統治之也。總之以彼輩敏捷之智力，當知仿行君主之制度，固守其新得之土地，以收其利；蓋在新巴比倫尼亞國度之下，猶存有亞西里亞帝國之遺規，而在米太國度之下，亦或有之。岡比西入後身蒞埃及，其閱歷當有所增進，則對於繼承其業之達理阿當有一番帝制之訓練，歷史家所謂入後波斯人統治領土之規律，卽該帝所定也。吾人由達理阿君權之發展，可察出一正式之轄區制，與中央脈脈關連，一如滿布國內而受轄於總局之各郵務區。各轄區由王室任命若干官員，而各在其轄區直接行使蘇撒之執權，此等官員並非非常爲皇族，但當其受任於轄區也，必先對於該區加以考察，以預定財賦及徵募兵卒之額數，以應中央之需求。大帝復供養其貴族於國內各城，且不時往慰問之，但其將領則專留守於駐節之所，以維持治安，甚且亦各憑其主旨，以應付其邊境之鄰邦焉。

吾人倘以波斯人之帝國思想與亞西里亞人所懷想者相較，依然可察出一大缺點。蓋蘇撒之大帝一如其先前之尼尼微諸帝，曾未負有幾何之利國福民責任。蓋在紀元前第六世紀間之君主，曾無蓄有較高之帝國思想者，即直至第十九世紀，東方實未有一思想高超之君主，以御其邦者；但論及波斯君主，實施減少其帝國思想之惡果，則已遠駕乎亞西里亞君主之上矣。波斯軍人因克守其天職，故未染及塞姆族逐年行劫之遺風，且以避免其邊境鄰邦挑釁。又該國對於國民之信教，則與以自由，亦未嘗受塞姆族超一神教觀念之影響。波斯之版圖既擴張，至如是浩闊，對於所劃分之各州，勢難周顧，其所以能維持者，則端賴實施各州之寬容政策。其各州之寬容政策，似嘗歷久未變。吾人觀夫無數希臘人與猶太人之隸屬該國統治權下，以及兩國歷史之所載，曾未見其如亞西里亞帝國厲行宗教及社會之壓迫也。在西部小亞細亞之州長，率屬專事迎合當地之宗教感情，甚且其己身亦依附當地民衆之信仰焉。至於猶太境內之希伯來人，希望波斯人之援助，以中興其邦，此言當不虛也。在波斯之承平時代，吾人曾未聞波斯國民有橫暴之反響發生，倘其時亞洲希臘諸城之元首

逆乎希臘人之感情，而固執其暴君之專制，則其間大多數之城市，當不復能臻於富庶之境况矣。實則當彼輩處於獨立之時代，曾未感受若何之疾苦，蓋彼輩除脫離自治自由之外，誠無幾微之疾苦也。波斯諸州長，曾未擁有波斯之軍隊，其官署中亦未嘗任用波斯助員，即或有之，爲數亦極少，當波斯統轄西亞二百餘年間，各州絕少波斯人之足跡，亦未嘗有一州曾留有其紀念石刻也。

第六節 猶太人

吾人若詳考猶太人之歷史——波斯人及希臘人在其境內分潤英人之利益者實非淺鮮——可發見當波斯帝國消滅其先前帝國之破壞工作後，卽領有前此巴比倫尼亞所統轄之巴力斯坦屬土也。耶路撒冷雖有中興之埃及爲其後援，固守以抗尼布甲尼撒，然至紀元前五八七年，已無能爲力矣。當其俘虜時，飄然散處之南方猶太人已起始與當地殖民移居埃及，而其隨放逐之衆，流徙至巴比倫尼亞者，實佔多數。然在紀元前五三八年間居魯

波斯轄區，亦嘗爲猶太人之樂土（現已發見賽依尼（Syrac）之紙草），彼輩安其歲物豐成，滋乳昌盛於其間者，直至紀元前第五世紀以後也。

第七節 波斯統治下之亞洲

就大體觀之，波斯帝國之體制，正足望其得有最優之一日，無如缺乏集中之權勢，與夫現時文明國家之正義，以完成一極顯著之進展，然視彼注重自由和平俾其國民得收安寧效果之羅馬君主，則未始無相當價值也。

在吾人復述希臘人之先，關於其他征服之民衆可足述者甚少，且屬無甚重要者也。西亞民衆雖未能盡歸居魯士，然當其子岡比西八年短期帝權未終以前，則已全行收服之矣。是時波斯帝國之幅員，非特包有米太人及巴比倫尼亞人所統有之領土，且東西南三面，亦愈形廓大，即沿亞洲西方海岸之地中海諸島，亦包而有之。在此諸島中，最後歸順者則爲塞浦路斯，是島民衆，此時與腓尼基人之關連較前尤切，且合組海軍以備波斯大帝之所需。在

東方之伊蘭高原，有兩皇邸分駐其所，一則駐於南部之帕薩加第（Pasargadae）境內，一則駐於北部之厄克巴塔那（Ecbatana）境內，是區屬土之範圍已較其先東方帝國所擴張之領土更爲浩闊。南方則岡比西更進展至施勒尼（Gyrene）及努比亞（Nubia）以至埃及之本部，其地即亞西里亞曾經一短時期之佔領者也。至於西方則居魯士與其將領已安據米太疆界以外包有西里西亞之地，而該地王朝以及其他若腓尼基、塞浦路斯、加里亞諸境，均嘗承認隸於保護之地位焉。

然而東方全境並非由此卽成爲定局，而奠於久安也。岡比西既弑厥弟，居魯士之嫡傳，因以斷絕。既而遠東境內出現一貌似之僞君，僭居帝位，岡比西身沒途次，於是東方各轄境，遂羣起叛離。但歷時未久，達理阿以皇族之一勇壯少年（喜斯塔皮斯之子），誅此僞君，而擁有帝座，米太、亞美尼亞，以攔尋復爲所克服，最後則巴比倫尼亞亦經撫順。此一幼發拉底河畔之帝王舊都得望獨立者，僅歷六載之久，是時重回復於一轄區城市之地位矣。達理阿組織其帝國爲州長之制度（吾人可知此種制度乃採自希臘人者）以及鞏固各邊疆者，

戮力經營，凡歷二十餘載，暮年其勢益張，曾遠入歐境，甚者在紀元前五一年間渡越多臘（Danube）河而制止西徐亞人之劫掠，且復操縱兩海峽，併吞巴爾幹（Balkan）半島東南部，及沿海富庶之希臘諸城，以固其在亞洲西北部之領土焉。

第八節 波斯與希臘人

自紀元前第六世紀告終以至第五世紀初度之三年，東西間未嘗有破壞和平之顯著事迹，但不久即起變亂矣。若干文化高進之城，嘗爲波斯人僭越其地位，擅而有之；若干獨立而厲行自由市制之城，所崇奉之宗教，則與波斯之寬容政策相抵觸；尙有若干城鑒於波斯國外與彼輩同族之獨立自強之民羣而圖自發，於是先後陷入戈干擾攘之秋焉。

是以愛奧尼亞諸城爲波斯所征服以後三四十年，雖仍如舊時受米利都之指揮，其所以演出第一次之戰劇構成一極長期之歷史者，概由於諸城各運其陰謀，互相傾軋所致。至於愛奧尼亞叛亂所由起之特種事故，在此文中實不能從詳臚舉之，吾人但知凡此諸城經

營商業之元首，與其商民，堅欲操縱其享時已久之優勢特權，咸一躍而達於米利都巨城之地位，是亦足矣。彼輩之叛亂，當初雖由於波斯有以促成之，然其所以萬不獲已而出於紛爭者，實由於愛琴人或其他之關係也。

迨愛奧尼亞之叛既敗，阿那托利亞海岸全部自玻司波魯斯 (Bosporus) 以至旁非利亞 (Pamphylia) (甚且塞浦路斯亦經二年之激戰)，始告平靜，至其所以失敗者，最大原因，則為希臘諸城互相猜忌特甚，而在陸地一方復有達理阿之猛力進攻，在海上更有其歸順之腓尼基人相對敵也。米利都之海軍見挫，則其大勢已去，而其民復以為是時波斯人之應付希臘叛逆之衆，當步沙爾馬尼則與尼布甲尼撒之後塵，不覺為之寒心焉。雖然是役既經失敗，其後尋復演出第二次之叛劇也。因一方由於希臘本土諸城之轉入波斯侵略之旋渦中，最著者為雅典人，其分遣軍嘗放膽助焚撒狄以下之城，而觸犯波斯大帝；在他方則達尼爾 (Dardanelles) 海峽之歐洲海岸彌與一米太雅第 (Mithades) 霸主，立雅典人不朽之聲譽，蓋嘗侵奪波斯之勒謨諾斯 (Lemnos) 與音不洛斯 (Imbros) 兩島，而侮辱

達理阿最甚者也。

亞洲希臘人之不能順服於波斯也，既已昭然若揭，卽其軍備被裁，以戢其堅甲利兵，放逐其霸王，以減少其叛亂之動機，亦復不能得其投誠。且當西方希臘人猶在挑戰尋釁不休之際（尤以雅典人希圖操縱愛琴海貿易而維持其愛奧尼亞諸殖民地時爲甚），巴爾幹區亦不能爲波斯所安然把持也。是以達理阿決心進攻此城，放逐其陽許與之合作陰懷二心之霸王喜庇亞（Hippias），其餘之希臘諸邦遂爲所招服，正式歸順，而其境以靖。迨至紀元前四九二年間，又有馬其頓第一次之艦隊，繞道南岸，進犯波斯帝國，但因阻於風濤，不戰而退，越二年彼輩尋復直渡愛琴海攻克昔加拉第（Cyclades）羣島，而在耶利多里（Eretria）與撒狄人挑戰，以雪其宿怨，入後乃以傍阿提喀（Attica）岸之馬拉敦（Marathon）爲其碇泊之所，其在該地最顯著之失敗，當有一歷史家述及其敗於希臘而非挫於東方者。至於後此十年，達理阿既死，彼輩亦當駛出第三次艦隊，以及其最後之進犯，薛西斯（Xerxes）則率師親征敗挫之於薩拉米（Salamis），且最後復爲其大元帥擊散之於布

拉的 (Plataea) 者也。吾人爲注意其與東方關係最切之事件起見，得悉其結果亦已足矣。

第九節 波斯進攻希臘之結果

波斯之歐洲敗績，顯屬無足重輕，蓋此區區失敗之歐洲一隅，誠不及其在亞洲所征服之疆土也。除波斯帝國極西邊圍外，吾人則無所憑證以言其地嘗有若何重大之政局。當達理阿將終之年，嘗有埃及之叛亂發生，此一叛亂，自不難爲繼承其業者所鎮服，特其時似非即接近波斯敗於馬拉敦之時期，而尤遠隔乎其在希臘境內兩次之巨挫，以及喪失其亞洲本土海岸四分之一之密卡利之戰 (The Battle of Mycale)，蓋在是役告終之後，塞斯獨斯 (Sestos) 以及爲歐洲門戶之赫勒斯滂 (Hellepont) 俱已盡失也。至於波斯所完全據有之巴爾幹半島及羣島，與愛奧尼亞之希臘諸城，其喪失之時期去此則更遠，而伊奧利亞 (Eolian) 之喪失，尤在其後，最後〔在其海軍敗退攸麟米頓 (Eurymedon) 之後〕則於愛那托里亞海岸自旁非利亞 (Pamphylia) 直繞至普洛達替斯 (Proponis) 盡喪

無餘，且當此等喪師失地尚未達至最後之時期，波斯在亞洲內地之勢力，業經衰替，甚至在小亞細亞內地，亦無復其赫赫之威勢矣。然在變亂不靖之埃及區域，利用薛西斯宴駕之時機，與一新興國結盟，試圖脫離波斯之羈絆（但一再試行均屬無濟）以前，當安然寧處若干年也。

當波斯君主放棄其在阿那托里亞海岸之直接統治權時，並未感受商業之損失，且愈形穩固，蓋猶有其州長繼續操縱西方之貿易，且波斯帝國富源之增加，已駕乎希臘諸城之上，此乃顯而易見者也。至於希臘人因與波斯人宣戰而從事其商業之發展，吾人亦得有少許之實證，但其愈向前進，益足增希臘之貧乏耳。實則波斯人覺其在戰時所損耗之資財殆已恢復，而對於希臘之經濟侵略，以視其對於該地之一切軍事計劃爲尤烈，且歷時亦更久長。況當其西方邊圍僅限界於阿那托里亞高原而不復能進圖歐洲土地時，其國勢亦不類乎曾經敗挫也。在阿那托里亞海岸與高原之間，嘗有一地理上之差別，歷來惟阿那托里亞高原爲亞洲內地之一完備區域，其間有一地之社會及政治，猶與其他諸地相判異焉。

洲西方之堅定邊疆，並非延展至於高原西部半島之極限，而尙與海岸相隔也。

雖當時波斯帝國失敗，無甚妨礙，然此等遠征已播大變亂之種子矣。蓋希臘人自覺其海陸戰鬥力均較諸亞洲內地民衆及腓尼基人爲強，彼輩當初對於人數衆寡懸殊之恐怖，今已消除，東方權力之上疑雲，亦已消散。此等遠征，頓使希臘人覺察其全族有一公敵，且在境外復有不少之地可供其同族之侵略。前此許久時期，希臘人心目中曾未具有民族之觀念，從茲以後，彼輩對於東方當興駕而上之與敵愾同仇之想，而策勵奮進矣。總之希臘民族戮力同心於雄圖，雖屬由其自發，波斯實已爲之立有基礎，而振起其進展也。又因雅典處於希臘諸邦之前線，俾一新興國得戮力經營而促成一帝制觀念最富之邦，是亦波斯國運中之所定也。且波斯當此新起之民族未盛之前引退，遂使此民族得進入一新世界，若波斯不遠征歐羅巴，此新民族又焉得知有此地乎？

且最後波斯對於其勝利之仇敵一變故態——雖此改變並未使波斯之聲勢完全掃地——足使希臘人養成岸然自大之心，而顯見波斯之弱點。波斯人本屬才智異常銳進，自

負彌尊而賤視希臘人者，忽然變爲過分崇拜希臘人，羅政希臘之政治家與夫科學家以致力於其社學，而利用希臘之兵士與水手。波斯西方諸州長與愛奧尼亞諸城締結種種親誼，善意接收而迎合希臘人政治宗教之意見，彼輩雖嘗有顯著之成功，而波斯之國運遂日形衰替矣。百餘年後，歐人向東逼進以略取波斯人之領土，愛奧尼亞及加里亞若干城市之得以久抗者，固非僅由於波斯之金錢與夫行政關係所致也。米利都與哈利加納蘇（Halicarnassus）則扃其門戶，堅壁高壘，出其全力以抗亞力山大，蓋彼輩以爲與波斯國祚共爲始終，當能有極富厚之利益也。且希臘人實際服事波斯人者，波斯人亦大得其用，當希臘來攻之時，希臘備兵依然一致盡忠於波斯大帝。亞力山大三次猛攻，始定東方之結局。於是歐洲人精神煥發而亞洲人氣沮勢弱矣。

第十節 第一次反攻

此節乃下章之引文也。吾人可就紀元前四〇〇年間之東方更作一最後之注目，且以

後經歷，雖盡湮沒無聞，吾人可考求當時所必有之事跡焉。小亞細亞海岸概已入希臘人之手，諸城已成貿易自主之社會，蓋希臘人嘗知彼時之自主也。但凡此諸城距是四年以前，大多數猶認雅典爲上國，甚或推爲其盟主，至是則有少數城市甘認斯巴達 (Sparta) 爲上國，而與之制定通力合作，一如當初波斯之陳規。其間亦有多數城市（即嘗與附近內地之波斯官吏締交至密且久者）則不僅立有其政策以與波斯通好，甚且直認爲波斯之藩屬；而自斯巴達與波斯爭雄之顯著時期以來，並及德賽里達斯 (Dargytildas) 所統率之斯巴達軍隊亦嘗佔據伊奧利亞區之北部，則愛奧尼亞與加里亞之米太化諸城入後之經歷，不無令人滋疑。要之，此等城市猶屬傾心於波斯諸州長也。實則自雅典因其勢力不能慣行於君主政治之下，尤以不相宜於海上之事業而被屏斥以來，波斯勢力乃大增，甚且擁有此等城市，而腓尼基與居魯士之艦隊（在此等艦隊之中其屬於希臘諸王者則隸於腓尼基勢力之下）亦已恢復其海上之優權矣。

然僅在一年之前嘗有一萬身擁重甲之希臘人（大部爲斯巴達人）直犯西部亞洲，

彼輩一如傭兵，在當地聯盟結合成一大隊，而統帶於督管西方阿那托里亞中部之王子居魯士以出發，此王子即思奪其兄（登極未久）之帝位者也。彼輩既經往昔呂底亞與弗里家帝國之境，乃直下轉入西里西亞，更越敘里亞北部而抵幼發拉底河，泛舟駛往巴比倫，然彼輩僅知幼發拉底河之無數支流濼迴於其地，終未能達至此城也。居魯士既歿，其東方之軍隊敗北於邱那克薩（Chinaxa），凡四日即班師告退，但未經挫折之希臘人，猶不甘屈服，就中尚有少數對於波斯人則異常畏懼，且非直接干犯者，已竭其餘力退歸其故土矣。至於彼輩如何而劫掠其東方諸首領，取道底格里斯河流域及古的斯坦之阿美尼亞荒境，竟安抵黑海，凡讀色諾芬（Xenophon）（繼續指揮其衆之一雅典人）之傳記者，當洞悉焉。在此紀元前四〇〇年間，彼輩復顯跡於西亞與歐洲諸城，而洞察大陸內地所以引起勇悍之劫寇，以及東方人之對於希臘人如何以十當一進攻（或抵禦）希臘人之情形。於時其地因有此等事端，遂激起斯巴達之進圖，且不久西方又有視斯巴達更強之邦勃興，進而征服東方焉。

吾人得有詳述此等希臘人冒險經歷之色諾芬傳記可資東方之考察，實一幸事。若此傳記中僅述及亞洲內地之情形，則其時殆即吾人此際所觀察之時代也。吾人由此傳記可知前此普隸屬於呂底亞之撒狄，在波斯統轄權下乃阿那托里亞之首都。呂底亞與弗里家南北諸大山谷平原居民，多豐衣食，安居樂業於其所；而托魯斯之崎嶇山麓與高岡則據有頑固之山民，此等山民與平原間隔，不知有兵革之禍，即如居魯士縱任其軍隊入侵彼斯底亞（Pardia）與力卡奧尼亞（Lycania）之連年征伐，與彼輩亦不相聞問也。西里西亞則有其本土之王，內立法度，外固邊防，此王蓋沿用該邦在西孛基立時代其先王之名稱，但亦可列爲波斯大帝之封邑，該邦土產極富，居魯士雖嘗霸有各帝國，而其對於富邑之首府則侵劫甚力也。當內地諸邦自幼發拉底河上游以至下游及巴比倫尼亞咸屬寧謐之時，居魯士軍艦之陸戰隊則安紮於敘里亞北部，未嘗有所侵擾。此大帝亦嘗會東南兩方之師五十餘萬衆以當其敵，而徵募於包有往昔亞西里亞大部分之米太區者尚不在其內。此等未經訓練，缺乏紀律，變亂無常而未迎戰役之數十萬衆，實不類一軍威大震之國所號召者。

一如當年亞西里亞之所爲也。

吾人由退軍之載述，更可作進一步之推測。第一則巴比倫尼亞在波斯帝國內已非盡忠於大帝之區，其餘若希臘人既易爲當地之國所排斥而拒絕其入境，卽波斯人亦不憊意其逗留於該土也。第二則舊有之亞西里亞區域已屬安謐之境，波斯人並未以威勢壓迫之，亦未有若何之重兵鎮守其地。第三則爲南部古的斯坦（Kurdistan），而非大帝之所有，惟偶值威逼時輸納其貢賦耳。第四則其餘之古的斯坦境地及阿美尼亞直北達幼發拉底河上游之地，雖爲波斯人所據有，已成朝不保夕之勢；又如北部幼發拉底河上游直至黑海乃全屬獨立之區。至於較東諸區或南部敘里亞，在此紀元前四〇〇年間所發生之叛亂事迹，吾人則毫無所知。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大帝自蘇薩出討其叛逆之弟，僅抵巴比倫卽旋返而見殺於其背信之希臘將領。是時革尼底亞（Ghidian）之希臘人提細阿斯乃其宮庭之醫師，對於居魯士或斯巴達人均不親善，其與雅典人卡儂（Conon）書札往還，卽在此時，且此時之卡儂當爲波斯之海軍元帥，而掃蕩斯巴達之艦隊者也。在波斯人所述之

卡儂傳載，尙留有少許足資撮舉此時代事迹之斷簡殘篇。此等斷簡殘篇，實屬可珍，蓋卡儂之史籍似不多觀，而彼輩所述此時代之見聞，惟宮廷之消息而已。將此等載述賅括言之，則該帝與夫宮廷之覆滅，不外乎當初居魯士之種種觀念及其設施所致。阿塔薛西斯乃一厭惡戰鬪而寬弛宗教之帝，彼雖正式廟食於帕薩加對（Pasargadae），實反對祆教之設施者也。波斯人無論貴賤疎遠之者甚衆，而重復歸順於其弟；但其軍隊中則有若干西方之勇士焉。在宮廷中貴族婦女之勢力較大帝尤甚，而彼此之爭權亦頗激烈也。

波盧塔（Plutarch）之撰述阿塔薛西斯傳，不僅依據提細阿斯之書，且嘗博稽今已失傳之種種載籍，讀其書則覺阿塔薛西斯蓋與紀元前第五世紀終葉東方諸元首爲一流人物也。其政府之腐敗而失其信效，大都直接影響於婦女之陰謀；民衆之羣懷二心，則斷送於州長法制；而所謂精銳之士卒，厥唯臨時召集不勝重任之異域傭兵；波斯是時景况，即此可以概見。其政治既迥異於居魯士時代之興盛，而其帝制亦與先時之達理阿時代懸殊（絕類紀元一千八百年間之土耳其帝國），在西方躍出民衆之一領袖有自關之富源足

供其使用且有由其國民訓練而成之軍隊足資其指揮以前，波斯蓋已達頹衰之境矣。

第五章 西方之勝利

波斯帝國既日益傾頽，更閱七十年而亡。此古代東方（即希臘人所指之境界，且吾人已了解者）至是已隸屬歐洲人之勢力範圍，而在一五〇年以前，東方人固嘗稱雄於歐境也。自是以後，地理上之『東方』一詞（本專指一特殊區域及一特殊社會者）對於歐洲人及史家遂失其固有之意義，而此意義則常在變更不定之中也。顧此非謂東方自是即永失其固有之界限，蓋不久將脫離西方政治之束縛，並拋棄其社會觀念也。雖然，西方人於回至故土之時，嘗挾世界文明以與東方人相見，且示以世界文明人種所居之地，故亞歷山大之滅波斯，不啻在世界史上劃一鴻溝，其界限之明顯，實為歷史中所僅見也。

最後之終局確屬離奇，然其來也，則不足令吾人驚異，質言之，即當時目擊之輩，亦不以之為奇也。亞歷山大浪漫之思想，直類乎渺小之大衛向歌利亞（Goliath）巨人挑戰，斯乃

不知以前歷史之故，與其同代之人而稍知史事者，決無此種思想也。在此一世紀中，東方巨物已逐漸衰敗，於時則有一馬其頓國王帶其征服巴爾幹半島之餘威，越赫勒斯滂危然而來，以世人目光觀之，其成就至少當爲諸頑逆州長及西亞諸叛州名義上之君主也。前章吾人述及一萬希臘軍隊出征之事，茲更將其後七十年中之情形述之，以證前言之非謬也。

第一節 波斯及其屬州

在居魯士出征之前，波斯國中，已布有腐敗之種子，特其果尙隱而未現。百年以來，國內諸州長無有敢擁州脫離帝國者，州民亦無有敢倡言獨立者。其間實有二特例，然彼輩自從歸化以來，卽倔強不順，均未嘗與其異主共休戚也。其一當爲亞洲之希臘人，其他則爲埃及人；前者之頑梗不服，在亞洲尙無嚴重影響；而後者之反叛，乃是時之要害也。

埃及之反叛，乃波斯傾覆之第一次警告。亞西里亞帝國最弱之點，亦卽波斯最弱之點。埃及及與鄰洲之間有天然險阻，有沙漠溼地及大海等橫隔其間，甚難渡越，故亞洲諸國雖垂

涎尼羅河流域之富庶而征服之，然迄無有能保持甚久者。因歷時未幾，其當地領袖，或其新主部下之叛將即起而宣布獨立；按諸史乘，無論亞洲或歐洲之國，不兼握海上霸權而能佔埃及爲附庸之行省者未之覩，蓋往事皆斑斑可考者也。自岡比西征服該土之後百年間，埃及人反叛已非一次（以在紀元前四六〇年時爲最持久），每次均召海盜以爲援助。在達理阿諾忒斯（Darius Nothus）將死之前，即居魯士離開撒狄約五年之時，彼輩又奉一埃及人爲領袖而反叛，此後之六十年中，君臨埃及者並非蘇撒之國王，而爲土著之君主，且繼承凡歷三朝之久。此等背叛對於波斯帝國之損害，初不僅爲失去一州之收入。埃及之新君主，感於希臘之援助，急圖報答，因而對於大帝之仇敵及其叛臣離將，無不加以援手。當時居魯士在邱那克薩（Cunaxa）戰敗之後，收容其艦隊者，即係彼等所爲，當亞偁西勞（Agepsilas）出征小亞細亞之時，彼等嘗輸送穀糧；又在紀元前三九四年，供給斯巴達艦隊以金錢與船舶，而援助塞浦路斯之亞發哥拉斯（Eragoras）得以久抗其君主者，亦彼等所爲也。又如在紀元前三八〇年推羅以及西里西亞沿海諸城之作亂，埃及實預其謀，在紀元前

三十七年間，更與西亞之敘里亞及腓尼基諸地之州長及總督密謀起事，使帝國陷入異常危急之境。後此十二年，則又見埃及及國君親統大軍，以解腓尼基之圍焉。

波斯亦嘗一再努力，恢復其喪失之省分。阿塔薛西斯鑒於其所部諸將之無能爲功，乃不得不重僱希臘傭兵隊長，以卜其戰運。據謂一萬希臘軍之軍長克利阿卡斯（Clarchus）於邱那克薩一役之後，曾以傭用希臘傭兵之議勸告波斯帝，而未爲採納。茲值危急之秋，始徐緩進圖之，終則其所禦敵之軍，盡屬希臘諸將及傭兵焉。波斯國王旣全恃傭兵爲助，而其叛亂之諸州亦復藉傭兵爲奧援，蓋當時希臘人，莫敢與希臘傭兵接戰也。觀乎此亦足知一萬希臘軍一役，影響於東方之深矣！

第二節 波斯及西方

是役對於西方亦有同等之影響，其所生效果，在後此五載之內至爲明顯。希臘人向以有大志著稱，此種大無畏精神迄未有人躡踐，是時希臘之國勢頗盛，國王亞偁西勞嘗率師

渡海至小亞細亞，意欲深入波斯，步斯巴達之後塵，而立海岸之霸權。然亞偈西勞卒未竟其全功，半途而退，並未能越米安得山谷一步，因之波斯未受重大之損害；亞偈西勞自身既非將才，此種遙遠而無把握之與師，軍隊與金錢俱感不足，則其失敗固意中事也。但該帝於紀元前三九七年至三九四年間之小亞細亞一役，在歷史上另有一重大之關係，即希臘人自此時起，已認出征蘇撒非爲不可能之事，而欲嘗試一逞是也。

其實希臘此時尙不能遽貿然出征波斯也。蓋在希臘方面，既無一能帥如斯之大軍，加以充分之訓練而兼有才智全備之將材，以爲其領袖，途中不藉聯盟國之臂助，亦難能出征於離鄉數月行程之邦，以謀勝利；且其所欲征服之帝國，斯時實猶未根本動搖也。希臘萬軍一役，若無居魯士爲其領袖，及爲其威名所攝諸附從者之供給軍需，且自願當前驅，在小亞細亞及敘里亞爲之開道，克利阿卡斯一人，無論如何，不能率軍前進至邱那克薩，或進至其百里以內之近地。當大軍潰退之時，紀律全無，故大軍卽不生還，亦非大帝所惜也。斯役退兵，尙稱順利，然吾人所須注意者，並不在退兵之利鈍，蓋是時他邦所處之環境亦與希臘相同，

若有試圖進兵者，殆難逃於失敗之定數也。

第三節 諸州長

波斯帝國之致命傷害，則爲臣屬之懷貳不忠，此風於紀元前第四世紀之上半世爲尤盛，遂使帝國日趨衰弱，終乃爲西方以區區四千之衆，直襲其腹心焉。在居魯士出征以前，帝國基業甚爲穩固，吾人從未聞有一州或屬省起而作亂者（但埃及爲例外）；若謂此次之出征，小亞細亞及敘里亞諸外省之藩臣曾預串謀者，亦並無何等政治上之價值，因居魯士乃皇室之後裔，且爲皇太后之親信也。至紀元前第四世紀之初葉，諸亂紛起，州長及親王等反助皇室之仇敵，且親自率兵與皇族或其僚屬作戰。亞偈西勞之在小亞細亞，助之者有帕夫拉哥尼亞（Paphlagonia）之親王及一波斯貴族。二十年後本都（Pontus）之阿利渥貝石尼斯（Ariobarzanes）起而作亂，相隔不久，加里亞、愛奧尼亞、呂底亞、弗里家、及卡帕多西亞諸州——其實可稱小亞細亞全部——與沿海諸城敘里亞及腓尼基，密圖大舉。又聞

十年密細亞(Mysia)及呂底亞之新官長，藉埃及人及哈利加納蘇之附庸親王摩索拉斯(Mausolus)爲助，又揭竿而起。此等反叛雖因內部之離亂，以及財力不足與基礎之不固，致先後相繼撲滅；但在偌大之帝國，其大臣竟敢屢爲叛亂，則可知其距末日之不遠矣。

至於諸州長日益叛離之原因，亦不難探索得之。在前章之末，吾人已述及在阿塔薛西斯早時，宮殿中姬妾充下陳，已極腐敗；嗣後各州長鑒於大帝之全以奸謀用事，以金錢媚敵，雖有各州供助其貲財，亦無力恢復埃及，於是武心生焉。漸久則公認帝國已若破釜沈舟，即在蘇撒亦有恐慌，以爲西方之風將至，行且消滅殘燼也。在紀元前第四世紀之初期七十年中，大帝之廷臣，嘗注全力以偵察希臘之政治。彼等不僅盡量僱希臘傭兵爲皇室軍隊，且以皇室金錢賄賂希臘政客之有左右政治之手腕者，使其阻止希臘各邦之團結，而不使有成。立新勢力之國家。因是曾有一希臘辯士在其著名之演詞中云：『由大帝金錢所鑄成之箭手，其危害希臘，較諸其以前所有之真箭手更大。』

波斯帝國及其皇朝之命運，藉上述之狂施賄賂兵士及政客等策，得以苟延殘喘。當年

高之阿塔薛西斯·泥門 (Artaxerxes Mnemon) 於紀元前三五八年去世之前，西方諸州之叛亂業已次第平定。繼之者爲奧卡斯 (Ochus)，彼弑其親屬以踐大位，正如十八世紀斯坦坦波爾 (Sambur) 諸王之所爲，當其踐位之後，曾兩次出征埃及而未能奏功，旋復僱希臘 傭兵於紀元前三四六年征服之，更以同一之策收回西頓 (Sidon) 及塞浦路斯島。但此等勝利猶如將熄之焰，經西方之風吹煽，徒作餘燼之殘耀，而此風已成颶風，不久即全滅之焉。斯時帝國之表面雖稍有修繕，然終不能掩其內心之腐爛，故數年後風潮起時，西亞 諸地除二三沿海諸城外，無能一戰者，而此二三城之拒敵，實非爲波斯 而戰，乃爲其商業之霸權計耳。

第四節 馬其頓

前述之風潮，醞釀於西方境內者已久。二十年前有一馬其頓 之君主，既擅創造之才，兼具堅決之志，其所承襲之基業，爲南部巴爾幹半島 之中區，其地爲一大平原，四圍及中間有

高大之山嶺。但吾人毋寧謂此爲其勝利品，因彼並非前王最近親屬也。是地之居民及農夫，秉性剛強，山居之民，尤稱敏捷，此等民族與希臘人有同種之特性，其中且或兼有深染北方血屬者，其起源蓋遠在達紐比安（Danubian）諸地移民南來之時也。其中之各族，茲統稱之爲馬其頓人，以便敘述。馬其頓人之社會進化，較其南方之同族爲緩，其中實有數因，蓋彼輩既未嘗與較高之愛琴文化相接觸，亦未嘗與先期入居其地之文明民族混合血統；且以地處大陸，無佳良之港口，離繁華生活之中心區甚遠，氣候較爲凜烈，其形勢與地位實不足引起彼輩設立城邑，而投入於嚴重政治生活之中也。然彼輩之淡泊自守，亦自有其酬報，休養至紀元前第四世紀初葉，國力充實，既無種族及政治之衝突，爲其統一之障礙，兼有廣大領土，其財物之豐富，南部希臘諸邦所不及也。馬其頓穀產甚豐，居民飽食之外，尙有餘藏，且更有未開採之金鑛。然其最足引起吾人注意者，卽馬其頓乃處於歐洲中部，較諸希臘之去東方爲遠。厥後馬其頓逐漸發展而爲帝國，吾人行將見及其征服地中海之半島居民而統御之，實開歐人進據該土之先聲也。

馬其頓之腓力 (Philip) 曾在一希臘城受過政治及軍事之訓練，是時鑒於分裂之希臘衰弱無能，及己國之奮發可爲，於是本其堅毅宏偉之才而運全力從事建設一軍勢獨霸之國家，以逞僭越希臘諸邦之野心焉。至其如何於二十年間完成其志；如何開採東南海岸之金屬鑛產，而以其餘利以僱傭兵；如何訓練馬其頓農人以方陣作戰，較之底比斯 (Thebes) 人用長矛者更爲敏捷，而貴士則訓練成爲騎隊；如何用其新軍以示威於內地民族，因而擴充其實際之轄境，而能行軍至較其厄馬提亞 (Emathia) 同部落人之所詣更爲遙遠；如何費六年之功，訓練其軍隊直至精練如戰鬪之機，足與當時任何傭兵隊相頡頏，而數額及軍紀且超過之；如何於紀元前三五三年之春一切預備都已告成，乃開始對希臘各邦（尤其對於雅典之屬地）作十五年侵略之戰，攻其在馬其頓及色雷斯之數處海洋屬地；如何在色雷斯內部及在刻索泥斯 (Chersonese) 之戰後（腓力已在希臘），驅軍直過德摩比利 (Thermopylae)；又如何將大軍退駐巴爾幹半島數季，大肆掠劫（從亞得里亞海以至黑海無一獲免），復攻擊半島以上諸區，及沿海最大之丕林色斯 (Perinthus) 及

拜占庭 (Byzantium) 二城；及最後如何在紀元前三三八年統率全軍南下，經喀羅尼亞 (Cheronea) 之戰，一擊而克希臘甚強之二邦（卽雅典與底比斯），嗣後除斯巴達外（斯時彼並不注意於此），希臘全部各邦俱承認其君權——以上種種，乃腓力造成一歐洲國家及一歐洲帝國之歷程，此處不能詳述。吾人第注意其最後之結果，造成一新國家及一新帝國，將從事以征亞洲，亦已足矣。當其在喀羅尼亞告捷後一年，科林斯 (Corinth) 之國會奉腓力以尊號曰『全希臘之大元帥』，所以洩希臘人對於波斯之恨也。

腓力之處心積慮征伐亞洲，其起因何時，固不得而知。雅典人於紀元前三四一年已洞鑒馬其頓人之大志，曾爲大帝告，而於四年前嘗有名演說家伊索格拉底 (Isocrates) 致一函於腓力，且曾作公開之建議。腓力具堅毅之精神，與遠大之目光，故謂其征伐亞洲之計劃，在早年時已預定而進行至今者，亦非不可能之事。當腓力早年在底比斯之時，希臘人中最初蓄志征伐東方內地之亞偈西勞，年事雖高，尙在探求實現其素志之方策；終乃至於埃及，冀圖最後之奮鬪，而斯時腓力已嗣其皇位矣。在亞洲方面久已有一種傳說，謂凡足以征服

希臘之強權邦必因其自利及種族之關係，而出征亞洲，大帝對於此種情形亦早已知及，故於紀元前三四一年經雅典人警告之後，行令小亞細亞西北各州長曰：『凡與腓力爲敵者，務出全力以助之』。是以馬其頓於紀元前三三九年攻拜占庭之役，卒爲所敗，蓋得州長之助也。

腓力對於加里亞王室久已聯絡，今所急慮者乃欲在小亞細亞之西北得一立足之地耳。於是遣其首將帕米尼奧（Parmenio）率隊渡達達尼爾（Dardanelles）爲先鋒，尤於紀元前三三六年之秋季，隨發大隊相助，同時則招募兵卒訓練以補充之，期以十二月爲成。一切如預計所定，大軍祭旗出發之期亦已選定，顧未料己身之不能親觀也。當其從營帳步出欲赴大典之際，突爲其私讎所狙擊，因而殞命。腓力歿後，其幼子亞歷山大即位，幼嗣初登大寶，卽覺維持皇位之匪易，蓋斯時與皇室爲讎者多於其友也。

第五節 亞歷山大之征服東方

亞歷山大在位一年半之後，其友與仇均知其統馭之才與治國手腕，較乃翁有過之無不及，乃翁征服亞洲之計劃，其子悉能奉行。是時馬其頓鄰近各邦，其中有遠至多腦（Danube）河者，而希臘半島之諸小邦，均已一戰臣服，莫不俯首聽命。希臘國會嘗在科林斯重開會議，尊奉腓力之子爲希臘之大元帥，是時帕米尼奧又被派至亞洲，攻克赫勒斯滂之遠岸。在紀元前三三四年春季，亞歷山大統領四萬能戰健兒，馬匹之數如之，輔以他項補充部隊，直入波斯境地，其所部之軍隊，在當時可謂無出其右焉。

在小亞細亞與之正式交鋒者，祇有西方諸州長所召集之軍隊，厥數約與之相當。其中除希臘傭兵之分遣隊外，戰鬪力遠不逮馬其頓健兒。亞洲軍隊鑒於赫勒斯滂有帕米尼奧之扼守，祇得靜候於格刺奈卡斯（Granicus）之遠岸。是乃最近之大川，流入於瑪摩拉（Marmora）者，其用意爲以逸待勞，候亞帝之來襲，或當其長驅直進，而斷絕其交通。然會未多時，馬其頓之騎隊，突於某日午後渡過大川，奮擊其敵，亞洲之兵潰散，復有方陣在後追殺，日落之前，亞軍全覆，幾無一生還者。波斯帝國經此重創之後，惟有向其他各州調集軍隊，

再赴西境。然此舉需時當在數月之久，而其後竟延至一年焉。在此時期中，亞歷山大所向無敵，與之抗者僅有城中守備之軍與山民之部落耳。然有數城頗未可輕視，如西境諸城，對其進行，竭力阻抗。伊奧利亞、呂底亞、及愛奧尼亞諸城雖亦抗命，然一征即服，而加里亞之二大城米利都與哈利加納蘇，在過去一世紀中向霸愛琴海商業，絕不受他國干涉，至是頗不願爲一強權之附庸。當亞歷山大出兵之初，宣言其出征之目的爲討伐古代之壓迫希臘種族者，但二城並不爲之所動，實則在亞洲或歐洲之希臘人，除少數熱心者外，俱不爲此號召所感動也。在過去之七十年中，紀念希臘由波斯人收回之典禮已廢止，而代以鼓起反攻之激勵，然報仇雪恥之觀念，彼輩均視爲無足重輕，且將淡然忘之，所不忘者，波斯大可劫掠耳。因是之故，進攻亞洲者，招當時之嫉妬而乏美感，蓋嫉其捷足先得也。當亞歷山大攻克米利都之後，希臘諸強邦無有出一兵一舟以助之者，亞帝知欲達目的祇有己力足恃，用己之民方能爲自己謀利益。亞帝知希臘之不足恃也，遂不與之謀，改變策略，且不深入波斯帝國之腹地，而先從事於截斷由海岸通至內地之諸要道，舉凡經小亞細亞、敘利亞及埃及諸道，悉

皆佔而有之。

亞歷山大在小亞細亞既克服加里亞及哈利加納蘇二城之後，別無他圖，唯從事劫掠其西部，休養生息，俾其在亞洲所得之立足地愈臻安固。山居民族向不受羈束，因而時生衝突，亞帝固不欲多事興釁，故時與其部落修好，結盟約焉。迨至近冬之時，阿那托力亞業已屈伏於其膝下，亞帝堂皇高踞於薩卡里阿 (Sakaria) 流域之哥第溫 (Gordian)，既佔有與赫勒斯滂交通上之便利，乃從事預備由一坦道以入亞洲焉。亞帝對於東部小亞細亞，卽卡帕多細亞、本都、亞美尼亞等，俱棄而不顧，然彼等所僱之傭兵，尙能盡忠於波斯，在下二次之大戰中，皆能爲其出力。又北方諸部如庇推尼 (Bithynia) 及帕夫拉哥尼亞 (Paphlagonia) 在事實上早已脫離波斯而獨立，亞帝亦未遑顧及。蓋其意以爲此時其兵力當用以直搗敵人之心腹，萬不宜浪費於爭無益之地，且彼輩不足爲患，西部所克之地，儘可防禦而有餘，一俟帝國崩潰，則彼輩正如網中之魚耳。亞帝固亦知所處境遇之危，在海軍方面，若希臘艦隊與愛琴及利凡得海諸大城關聯合作，則其勢危矣。故在春初亞帝先率大軍至西

里西亞，攻克敘里亞及埃及諸要隘，佔爲己有，然後攻入帝國之腹心。

波斯大帝乃達理阿朝統中之最柔弱者，故爲末代之君主，然是時亦憬悟其國勢之危岌，於是親率全國之軍，列陣於南部之險要，冀一擊而敗侵入者。達理阿故縱其敵使之取道利凡得之海灣，乃驟出其埋伏於亞美那斯後之軍隊，從山嶺間馳出，截斷馬其頓軍隊之歸路，厄之於背山面海之伊索斯（Issus）狹路之間。若馬其頓之統將非亞歷山大，而其軍隊亦無甚訓練者，則一整齊而有紀律之東方軍隊，必佔勝利，所謂征服亞洲，將於是時是地告終矣。惜達理阿之軍隊既不整齊而又無紀律，當其處於狹路之中，紛亂如烏合之衆。亞歷山大率其軍四面迎敵，見敵之自投於手，遂大肆屠殺，於是勝負立分，爲時與格拉奈斯之役實相彷彿。所有軍帳行囊，車輛宮妾，希臘諸邦之公函，以及希臘使臣，奉命參與推覆大元帥之計謀者，至是悉入亞歷山大之手。

亞帝深悉波斯若欲重振旗鼓，至早須在一年之後，因而移其大軍以入敘里亞。在此褊狹之境中，其主要之任務爲與沿海諸城相周旋，蓋亞帝頗知欲深入亞洲，非將所有海口佔

爲己有不爲功也。較小之城均不敢禦其方陣，但其中之領袖如推羅，向執東方商業之牛耳，閉島城而拒之，亞帝至此對於軍事之棘手實生平所初見焉。但亞帝是時之目標乃爲攻克敵軍艦隊之主要根據地，因此時敵舟尙滿佈愛琴海中，於其進行有礙，故卽渡海而征之。另有一城名迦薩（Gaza）者，財力雖不若推羅，亦表示反抗，迦薩處於通埃及之要道，馬其頓軍隊直戰至年之將終始奏其功，長驅入尼羅流域，而臣服其民，彼輩固懷貳心於波斯者也。埃及既克之後，亞帝注其全力以固海防。極西之施勒尼（Cyrene）尙告獨立，未能偏安，而尼羅河上游空虛，是亦可慮。前者因已降伏，並無問題，蓋當亞帝引大軍入馬摩立加（Mar-marica）將攻其地之時，施勒尼已遣使求和也。關於後者亞帝於尼羅上游置一海口，名曰亞歷山大里亞，吾人由此城日後之擴充，其與希臘與猶太人發展之關係，以及傳至今日尙能保持其重要諸點觀之，不可不謂亞帝此舉，實爲其生平最可紀念之事也。但在當時設置此海口之意旨，亦無非使希臘及波斯海岸之佔領地益加堅固耳。數月之後，利凡得海中無敵艦蹤跡，亞歷山大終得達其獨霸海權之目的，蓋若不如此，則非特攻入亞洲內地爲極危

險，即欲久佔埃及，亦不可能也。

根據既固，於是從事攻入腹地。亞帝於紀元前三三一年之初，循著名之北道徐徐而進，經非利士及巴力斯坦，繞出敘里亞之哈馬德境，更進抵處於幼發拉底河邊之塔普薩卡斯 (Thapsacra) 於是順道至推羅，而巡察其實況，蓋彼在一年之前對於此城嘗耗其時間與財力不少，故不得不慎重應付之也。既越此河則其大軍如入無人之境，進而入美索不達米亞，更渡底格里斯，無有敢與之抗者，故得從容渡越，費時僅五日之久耳。是時大帝駐於尼尼微諸丘陵之南，爲程無幾，尼尼微之四周爲高加拉 (Gangarata) 平原，東北及南方之大道均會合於此，帝國此時所有之軍隊，即由諸大道會集是地。軍隊異常龐雜，各處之善戰部落，遠至居於印度邊境阿母 (Om) 河畔，以及高加索山下者，無不在招致之列，此外復益以希臘傭兵之方陣，其數較格拉奈卡斯覆沒之役有三倍之衆。亞歷山大知敵人之衆，十倍於己，戰場又出於敵人之選，進行益加謹慎，在望見波斯前哨以後，即停軍一晝夜，以蘇息其遠征之軍。亞帝不欲冒險於黑暗之中以襲其聲勢浩大之敵軍，乃高臥於其戰壘之內，直

至十月一日之晨，於是在青天白日之中，率其健兒以決波斯之命運焉。戰至日落而勝負遂決，五十餘萬傷殘之衆，在暮色蒼茫之中，東南分竄，不復成軍。是役也，歷史上稱之爲亞卑拉（Artabala）之戰，爲羅馬史以前最大之戰。亞歷山大雖得勝，其損失則甚巨也。當時希臘傭兵勇敢善戰，亞洲部隊憑其堅實精力，亦復強於抵抗，雖以大隊衝擊，俱能散而復合，是以當日勝敗之分，本未可預言也。迨後達理阿見馬其頓騎軍大隊來襲，驚惶失措，遽回軍而遁，因而失利。亞歷山大之衆，自當感謝腓力訓練之功，使俱能鎮靜不亂，以奏此功，然最後一着，更須感謝敵方領袖之怯懦也。

波斯大帝逸後，苟延殘喘者一年，終於中亞之大道上被擒，已奄奄垂斃矣。然在大帝被擒以前，未經一度之正式交鋒，波斯皇位早已在亞歷山大之手矣。此後六閱月中，亞帝振其餘威，相繼取帝國之都城巴比倫，及蘇薩、百泄波里（Persepolis）與邁伯他拿（Ecbatana）諸城，途中除山民略有抵抗外，毫無阻礙。是後六年，雖亞歷山大曾未一至其地，諸城無有敢叛亂者，故可謂西方征服東方之勝利，於亞卑拉（Artabala）之日已定奪矣。

第六章 結論

嗣後不及十年，亞歷山大歿於巴比倫。亞帝在東方所拓之疆域，其廣大迥非其先代所能及，在本書以前各章中所涉及之範圍，亦從無若是廣大者也。現時之阿富汗斯坦（Afghanistan）、俄屬土耳其斯坦（Russian Turkestan）、旁遮普（Punjab）、辛德（Sinde）以及俾路芝斯坦（Beluchistan）諸平原，當時均經亞歷山大親自征服，然後設置堡壘與監督以治理其地焉。此馬其頓之希臘人既征服東方而登大極，其疆土之廣漠為以前所無，於是決定帝國之都城，將建立於亞洲之中部；其意蓋謂在其統治權威之下，東方與西方將不復分立，而成為一混合之世界，人民可以自由混合居住。然其計劃未見實現，而亞帝驟然崩殂，除其妻有孕外，他無成丁之子。在此局勢中，吾人試揣測之，其影響將為何如乎？就事實論之，亞帝之歿，其結果又為何如乎？

論者常謂亞歷山大所手創之帝國，隨亞帝而俱亡。此說也，如吾人以帝國爲帝王之疆域而論，自屬確當。蓋欲以一人之力而統治由多腦河以至薩特勒日 (Sattledj) 之廣大疆域，舍亞歷山大外，無有能爲之繼者。但若吾人以帝國乃一種族或一國之疆域而論，則擴大之馬其頓，嗣後雖逐漸衰落，尙能維持其國運殆及三百年之久。不特此也，繼後更有一西方帝國代之而興，亦維持至數百年之久，此帝國之得以成功，乃得亞帝勝利之助，故蕭規、曹隨，其政型大致相同也。至於亞歷山大大政治上之勝利，其影響亦僅與歷史上普通之征服相等而已。雖然，一族文化之戰勝他族，決不致毫無結果，且由是所發生之永久影響，當亦不在少數。本章即將敘述此種影響焉。但勝利民族在異邦推布其文化之效果，全視同族之人能否維持其政治上之優越地位以爲斷，故吾人先討論東方之政權，握於真實希臘人之手者，曾有幾時及至若何之程度，此所謂真實希臘人者，卽生於希臘或受希臘訓練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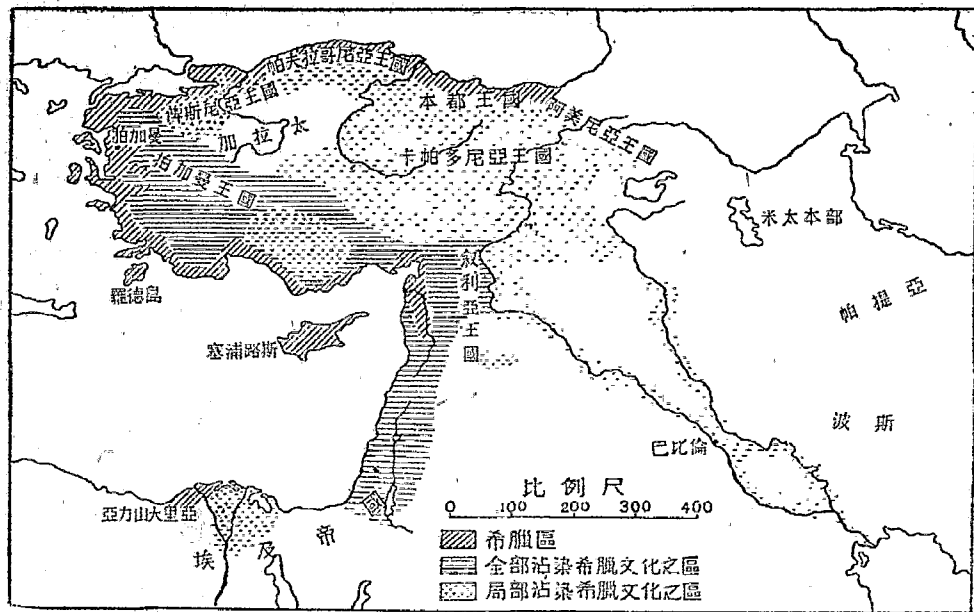
亞歷山大歿後之三十年中，天下大亂，情勢頗形緊張，是時有二馬其頓人物崛起，取東方帝國分而有之。其餘尙多竊亂者流，如王室餘系則束手無策，進退維谷，與帝國之攝政者，

同爲曇花之一現，諸僥強之州長亦乘時蜂起，卽獨眼之安提俄那 (Antigonus) 亦曾於短時期內企圖獨霸東方之全部，凡此種種，對於世界全部所生之影響，既微且暫，對於本文中無涉及之必要也。若紀元前第四世紀之末葉，巴比倫尼亞之塞琉卡斯 (Seleucus) 雄視東方，西部亞洲最關重要之區域，除敘里亞之西北部，小亞細亞沿海以及其附近之島嶼，殆盡爲其所佔有。凡此諸島嶼，若不隸屬於埃及及之托勒密 (Ptolemy)，則或均不受二帝之統治，或爲居於歐洲而不久滅亡之第三者所統治。在諸馬其頓之繼承人中，結果僅有塞琉卡斯及托勒密二人能成大事，其朝統之悠遠與疆域之廣袤，則頗足影響古代東方之文化歷史也。

關於塞琉卡斯之史事，因無可恃之年史，足以資證，遂成爲古代有作爲諸名人中最無佐證之一。吾人所知於其個人者甚鮮，僅知其作事敏而無畏，好冒險，爲天生之軍事領袖，兼具遠大之目光與堅毅之精神，如此而已。亞歷山大生前深敬其爲人，特禮遇之，而以伊蘭貴族之女阿帕馬 (Apama) 妻之，且嘗以己之意見詔之曰：「能由之而統治一亞洲帝國者，

唯巴比倫尼亞耳。』是以亞帝歿後，塞琉卡斯對於第一部分土地之分割，淡然置之，直至初次之紛亂逐漸平息，其友托勒密已安然得有埃及，然後自陳，願得一州而治之。其所欲之州乃巴比倫尼亞也。雖安提俄那心懷惡意，故斬而不與，塞琉卡斯卒藉托勒密之助而於紀元前三一二年得之；在是後之十二年中，征服在其東部諸州長而統御之，祇置印度未願，然後於紀元前三〇五年移軍西向，征服小亞細亞而弑安提俄那於伊布索（Ipsus），色雷斯之來辛馬卡斯（Lysimachus of Thrace），卽所謂第三君主，於紀元前二八一年卒被放逐，而塞琉卡斯於數月後亦殞歿，其所嗣傳之亞洲帝國，是時已有七十二州，除在小亞細亞有重要之不同外，幾可與亞歷山大之帝國相頡頏矣。

但在小亞細亞，則塞琉卡斯及其繼承者，均未能有實在之佔領，唯東方至西方諸大道之交通，以及諸道通至愛琴海一帶之區域，尙能爲其所有耳。據史籍所言，南方沿海諸地，終塞琉卡斯之朝統，均在埃及人之手。西南諸地則附庸於羅德島之共和國。北部及西部之希臘沿海諸城邦，大都各自爲政，不受干預；而內地則爲完全之希臘帝國，是時拍加曼（Perga）



紀元前一五〇年頃亞洲境內沾染希臘文化之區域

gannum) 帝國已逐加擴張，伸展至於中部之沙漠矣。塞琉卡斯歿後未及五年北方之高盧 (Gauls) 部落突起，成爲勁敵，是等部落即昔日應庇惟尼 (Bithynia) 某王之邀請，度峽而北來者也。高盧部落四出攻襲劫掠，倔野不馴，塞琉卡斯君主與拍加曼君主皆起而攻之，幾經奮鬥，始驅之於薩卡里阿 (Sagartia) 河之上流區域 (是處因而名爲加拉太 (Galatia))；是處之高盧人遂如屏障，庇惟尼與帕夫拉哥尼亞 (Paphlagonia) 均在其後，嚴守中立，不相侵犯。至於東北亦爲獨立皇國之區域。卡帕多細亞、本都及亞美尼亞爲伊蘭諸王所統治，雖對於塞琉卡斯諸帝常示好感，然始終未嘗附庸於帝國。他若中部多山之境，則亦如沿海區域之不受塞琉卡斯諸帝統治者也。

若吾人不專從塞琉卡斯朝統立論，而就全局觀察，則在塞琉卡斯歿後之百年中 (即亞歷山大歿後之四十三年中)，古代東方疆土之十分之九，在政治上全爲希臘人所統治。關於真實之希臘諸城或拍加曼所佔之區域，吾人無庸再爲申述。塞琉卡斯及其繼承者，自安泰奧卡斯索忒 (Antiochus Soter) 以下，雖雜有伊蘭血統，然其言語態度均足證明

其爲希臘之種。其所遺留之列代圖像，均表現歐洲之風格，類皆整齊端正。托拉密·拉格斯 (Ptolemy Lagus) 及其後代，始終爲馬其頓之希臘人，傳至一男一女而至於盡，是朝嘗以世界最大之希臘城爲其首都焉。至於東方其餘十分之一境內，則其統治之諸王，幾皆自稱爲『希臘之友』(philhellence)，彼輩蓋不特在政治上對於塞琉卡斯諸君及西方希臘人表示友誼，且鼓勵希臘之殖民，提倡希臘之風尚，其自稱爲友，固名副其實者也。自亞歷山大征服東方以至羅馬開國之時期，希臘主義在西亞頗有推行之機會，因當時之最高權威，莫不贊助而提倡之也。然此機緣果如何利用乎？凡此諸希臘人及馬其頓君主，『希臘之友』之伊蘭諸王以及其他諸人，會將西亞希臘化至若何程度乎？若謂確有一部分成功，但未達完滿程度而使東方與西方不相區別者，則其所同化者究收若干之效果，而其中之原因果何在乎？

吾人茲先述希臘主義之爲亞歷山大挾至亞洲而爲其繼承者所奉行者，究具若何之型式。就政治而論，希臘主義之要點，在於人民默認其所處之社會，對於其個人之善意與優

行，有無可否認之絕對權力。如此所組成之社會，並非爲一家族或一種族，乃爲一城市，有明確之區域，與其他城市及其區域不相混淆。其政治區域之所以如此狹窄，乃因希臘地理之形勢與其歷史之關係所致，蓋希臘立國，一部分在多山濱海之狹長平原，一部分則爲小島，是以希臘之愛國主義遂縮爲對於其本城之忠藎。在此範圍以外，人民咸視爲無涉而無關切者，質言之，卽加以強迫，亦難激發其同情也。其對於其他諸城邦，認爲與其同生一系者，亦不過爲一種抽象之理想：人民若感覺所有之希臘人同爲一國之民者，此時其城必在危險之秋，而其敵必爲非希臘人也。綜觀各點，希臘人民非無國家之觀念，但祇行之於其所處之小社會內，因在此社會內之人民與其他人民往來熟識，使其自覺與社會之密切，除此以外，則國家殆僅爲一種名詞耳。希臘人無封建之傳說，否認社會中任何個人能藉族長或代表之地位而超越他人，此蓋其天性使然也。

吾人述希臘主義之政治上要點，當先論其效果，然後再及其他各點。由上所述，可知純粹希臘主義決不能與帝國主義之馬其頓國相適合，後者建國於封建主義上，蓋承認其族

長或代表超越全國人民者也。馬其頓人既抱如是之愛國觀念，（此種觀念因經數代與希臘城邦相接觸，或已加增其熱烈，）故決不能將希臘城邦具體之愛國主義傳入亞洲，其所宣傳者不過其皮毛而已。然隨彼輩以俱至者，尙有大批之真希臘人民，而爲其維持其統治、商業文化計，希臘人亦屬不可少之臂助，故彼輩必爲之在亞洲設立相當之居地，雖知在此種情形之中，希臘之城市愛國主義，勢不能全部摧除，彼輩深知此種主義之價值與其危險，然亦無可如何也。彼輩所行之政策，顯然可知，若欲居留希臘人民時，則建立城市以處之，而城必建於交通之要道，所以藉彼輩而發展商業，且復令其護路也。至於此時之希臘人因彼此之時相往來，以及與土著客民及殖民之時常接觸，在亞洲已不復能如以前之閉關自固，其性質與歐洲之希臘城市，及在海峽與阿那托利亞西岸峻分之流域中之諸希臘城市，迥不相同矣。屬於塞琉卡斯朝之諸城市，大都建在平原空曠之地，此爲彼等之計劃，亦未可知。據史籍所述，塞琉卡斯以一人之力會建七十五城，其中大多數皆攢聚於北敘里亞，是爲諸通道之會合點，其他則沿於小亞細亞北部通達以弗所之大道附近。塞琉卡斯晚年卽居於

凡此諸城中，以度其餘年焉。又若在此早代之古代東方區域以外，塞帝及其繼承者似未建立希臘之殖民地，而亞歷山大則曾在阿富汗、斯坦、土耳其、斯坦及印度廣置新城者也。塞帝之意，或以爲在如此廣漠之異域，欲圖設置希臘城市，非特成功不易，且亦無利益可言也。就事實而論，塞帝及其繼承者若在米太之東建設城市，實難守有其地，蓋終其朝統無此能力也。然亞歷山大則能之，且已計議實行，惜天不假其年耳。但在西部亞洲，由底格里斯河岸之塞琉細亞 (Selucia)，是乃一極大之城，居民在五十萬以上，以至來喀士 (Lycus) 河岸之雷奧狄栖亞 (Laodicea) 及舊愛奧尼亞之沿海諸地，塞琉卡斯及其繼承者，以希臘爲模範，倡導一種城市生活，此種範式之生活，仍將繼續存在於入後之數世紀中，其對於耶教之早代歷史，至有重大之影響也。

西亞之馬其頓諸君主既建立無數之希臘都市，其結果使此古代東方之大部分，在政治文化上感受希臘主義，而此時之東方，正亟需此種主義也。但由彼輩所提倡之希臘主義，其效力祇限於新建或新組織諸城市及其鄰近之區域。其諸城密集之區域，如在奧倫梯河

之下游與沿敘里亞海岸諸地，以及在城市間之希臘農民區域，如在賽里斯提卡（Cyrrhenaica）（概言之即可謂北部敘里亞），希臘主義業已大行，全區民衆已具一種市民之精神，雖其個人之自由及責任範圍不若阿提喀（Attica）及拉哥尼亞（Laconia）二地，然即以斯巴達人或雅典人之目光觀之，亦當認爲與其愛國主義無大出入矣。但在諸城市沿交通要道而相隔甚遠之區域，如在中部小亞細亞及美索不達米亞，希臘主義之勢力，則未嘗越城牆一步。其故蓋因是時所謂之希臘主義，仍不過爲小社會中之一種特產，在此種社會中，個人能直接運用其勢力於政治及社會諸事者也。若城市逐漸發展，因人口或區域關係，而有集中政治或代表政治之必要，則希臘式之愛國主義即將消滅。蓋欲以一種主義貫徹全部人民或以之而建設一國家，乃屬不可能之事，各地皆然，初不獨東方若是也。但在東方，民衆與城市相較，則不問城市爲何人所建及爲何人所治，前者常較重要。

是時之希臘主義不僅具政治之真諦，且具道德及智識上之真諦，而此二者或爲因或爲果，足使希臘主義具有政治上之能力。近代有一史家，生於塞琉細亞境，對於希臘主義有

甚切當之定語，其言曰：「希臘主義不僅爲一種政治社會之教，亦且代表一種精神上之觀念。」此種觀念之主要特性，乃現代所謂之人道主義；此名有一規定之意義，即指人事範圍以內之幸福而言，但在此範圍以內，則其意義寬泛無定。希臘人民中所抱之人道主義，當然不能一致，且亦如其他社會，其中有好高求幻之徒，此種人民日益增多，而個人之自由亦日見減削，所居之城邦不足以代表今世之最良模楷，於是神祕主義及其他異教遂日盛於希臘矣。回溯當亞歷山大挾希臘主義以至亞洲之時，當時希臘之高等人民，咸視若官覺所不可察知之事，而目爲無注意之價值，且否認其存在。彼輩謂天下無不可解說之事，凡事皆可以智慧之全力以赴之，討論之結果，祇問其所舉事實之是否合理，不問其他焉。如有可辯之事，則不妨逞辯，結果必求其完全明白，不甘退讓而利用智識範圍以外之屏障自護。思想絕對自由，議論絕對自由，可以任意討論各種人事，無所忌憚，行爲絕對自由，是爲希臘觀念之模範，而所以能使一社會絕不受損害也。希臘人之天性中有是等觀念，故影響其生活而成爲習慣。其格言與羅馬大詩翁者相似，蓋已先得之矣，其言曰：「余爲人，凡爲人事，余皆視爲

已事。」

當第四及第五兩世紀中，此種觀念在希臘生活中日趨重要，至西方征服亞洲告成之時，希臘人幾已無信仰宗教之心。希臘固自有其宗教，但彼等視為無足重輕，既不深信，又不奉為處世之規範。對於墳墓之外尚有一世界之觀念，初不置信，即信亦不以為意，甚或從不一念及之，其行為之目的，祇求身體之快樂而已。對於將來命運之如何，亦以為無足重輕，不能影響其目前之所為。至於所謂肉體解脫之後，能與神祇共千古而不滅，以及得真道之後，即能成為仙佛之說，雖非不知，且對於少數之人，亦有相當之吸引，但究不敵實際生活之強烈興趣，與奮發作為之慾，是等精神，蓋在城邦之小世界中所養成者也。

是以隨亞歷山大至亞洲之希臘人，對於宗教可謂毫無貢獻於東方，至繼其後之諸馬其頓君主更無論矣。蓋彼等之天性與教育，均趨向半野蠻時代之迷信，早已放棄宗教之觀念，而趨入尚武主義，其趨於希臘思想自由之態度者，亦不過少數而已。當其君主在世之時，彼輩之唯一觀念即忠於其君與朝，而此即為其宗教。此種觀念頗遺留於當時之軍隊階級

中譬如攸麥尼 (Ehmenes) 乃一奸詐之希臘人，而能以忠君爲號召，努力奮鬥，以圖恢復，觀其最初數年之成功，可知此種觀念尙未盡死也。不僅此也，觀於亞洲之諸馬其頓君主，自安提賊那、塞琉卡斯以至安泰奧卡斯，莫不渴求將馬其頓佔爲己有，以自陷於同一之覆轍，而甘冒西方爲東方奪回之危險，其中蓋亦有因可索。除不忘其故土及國家觀念之兩項原因外，上述之忠君觀念亦其一也。塞琉卡斯君主之所以未能久持其亞洲帝國者，其主要原因，實由於彼等之心，從未專注於此也。

至論其他，則彼輩與所有之馬其頓君主相同，爲顯然不信宗教之人，彼等之上帝卽其自身。彼等之性行全爲時代所支配，是不獨彼等爲然，其他相同之時代，亦復造成若斯之人物也。彼等所處之時代，完全以武力征服爲事，最強者則享受之。在此時代，個人驟然覺悟，偶有之缺點，如門第不高，缺乏財產，或無聯盟等，均不足以阻個人之發展，祇須具清明之腦，堅毅之心與夫雄健之臂，則前程之大不可計量。是以軍士心目中，皆存將來之希冀，以爲異日有無封侯之望，一視己之努力與機會耳。此等觀念在入後十字軍時代，大中隊時代，及拿破

審征伐時代，均曾流行一時。際此時代，人咸欲他人耕耘而自己收穫，不勞而坐享其成，公然劫奪，全無羞惡之心。孰能出最高代價者，則不惜以性命身體相交易，蓋是時已無法律可言，所有者特個人自身之法律也。在此時代，牧師之言與良知之言同失效力，權位愈高，愈不信有權威之駕於其上者。

不信教之馬其頓人於既克東方之後，見其所治之人民種類龐雜，風俗習尚各相殊異，所同者則均崇信宗教耳。亞洲所崇奉之神，厥數甚多。人民事之極虔，為探求宗教之真理，常以之為終身之業，對於一切世俗之事，馬其頓人以為人生之目的者，亞洲人淡然置之，即其自身之性命，亦視為無足重輕焉。亞歷山大既進入此新區域之後，不久即瞭然於東方宗教之特性。知其東方之帝國，設欲建立在一羣衆之基礎者，則此基礎必為宗教。因而即在埃及實行其政策，以為他處樹一模楷，（承其後而統治是地者，尙能仿效其法。）其在埃及，不特調和各派之教徒，且使其自身與首座之神合而為一，是固內地君主之常態，亞帝亦未能免此也。亞歷山大所創之教，其傳布隨時而擴充，其僚屬臣民及同盟諸邦之信奉此教者日益

加增，亞帝蓋故設此教以迎合東方之宗教心理者也。是以其化身因地而異，在埃及爲安夢（Ammon），在敘里亞爲巴力（Baal），在巴比倫則爲柏兒（Bel）。亞歷山大既入東方，即棄其先代之信仰，蓋彼深知在亞洲『奧林波斯（Olympus）之空幻，不及美齊（Magi）之空幻與印度神怪之爲人所重視也。』其目光可謂與十九世紀之法國史家相同。亞歷山大對於印度宗教亦異常注意，其對於旁遮普（Punjab）婆羅門教徒（Brahmans）之態度，由史籍證之，可見其與早代之希臘名人相符合，其言曰：『以宗教而論，西方必就教於東方也。』

是以亞歷山大歿後，其名尙流傳於東方之稗史神話中，設若天假以年，或能貫徹其旨，創立一以自身爲神之宗教，當可滿足東方信教之心也。惜繼其後者，既不能推明其教，而自以爲神，復不能得民衆之信仰焉。但彼輩雖未成功，確曾努力於一普遍宗教之創立，以期適應東方之需要而能爲帝國所利用，例如馬喀比（Maccabean）早代歷史中之暴君安泰與卡斯第四（Antiochus IV）對此曾出全力以促其實現，皆爲可考之事也。特彼輩均未成

功，其後羅馬亦未成功，吾人考諸史籍，在耶穌紀元及耶穌之前，至少有六種不相同之東方宗教先後興起而旋即消滅者也。

在馬其頓統治之下而得以宗教為基礎者，祇有在非洲之一州耳。亞歷山大在亞洲不能完成者，托勒密在埃及行之全不費力。是地之民秉性溫和，兼具悠遠之觀念，以為君臨其地者，不問其為何種之人，即為其神，是蓋由來已久，且教徒常為皇室之助，其權威則異常巨大。亞西里亞之勝者因不諳是地民情，以致狼狽不堪，其神之未蒙侮辱者蓋亦幾希矣。然托勒密諸帝之目光則與波斯人相同，並不蹈以前覆轍，因得傳朝三百餘年，是不啻為其酬報也。以托勒密之多智，當時必知東方之所需者，祇須尼羅河域之馬其頓人即足安然供之，是以當帝國初次分裂之時，彼對於較大之地，任他人割佔，而獨選埃及也。

一言以蔽之，希臘人對於東方宗教之供獻，祇有宗教之哲學而已。但宗教哲學雖有左右宗教之力量，而能補助其不足，惟不能代宗教之用，以滿足人類天性需求上帝之渴望耳。亞洲之人常具此種渴望，而希臘之人，在天性上亦同具此心，故當居於亞洲之時，日感己身

之空虛也。是時居於亞洲之希臘人所享政治上之自由日益減削，其情形各地皆然，是以昔日忠於其城邦之熱心，即向時所久視為其宗教者，今已不復存在，至此而欲不覺空虛，不可得矣。彼自覺就各方而論，其文化均較土著為高，但缺少一必須之物，反不若文化較低之輩之完備。及時既久，彼由好奇之心漸進而為虛榮之心，對於當地之宗教不禁信仰，是蓋人類天性不喜空虛，而於不知不覺中為外力所黏合也。然彼非盲從東方宗教之全部者，即其所從之部分，亦必出己意而加以修改，固非食而不化者可比。彼接受東方宗教之後，對於東方亦有相當酬報，即其哲學是也。此項哲學影響於東方之高等智識界者至深且鉅，其效力猶如東方宗教之影響及於希臘之智識也。其結果使東方發生一種所謂希臘式之風格，即一東方人兼具亞洲之宗教性與希臘之哲學精神者也。例如（姑舉二最有名之人物為例）克慈主義派之芝諾（Zeno）與耶穌教徒掃羅（Saul）均是此種人物，後者係塔蘇斯之猶太人，前者為居於塞浦路斯之腓尼基人。此種風格之造成，使東方與西方終至異常接近，其間之界限祇有一不同之點，即在雅典通行宗教的哲學，而在敘利亞則通行哲學的宗教。

耳。

在耶穌紀元前三世紀中，近東之歷史可以數言以概括之，即亞洲之宗教漸向西方發展，以充塞希臘之空虛，與希臘哲學思想之東漸，以澄清西亞之宗教而補其不足是也。哲學思想在東方伸展至若何地步，其能否展至印度或竟至中國，此處無暇論之；至於宗教向西推展之經歷，則爲近代歐洲史及美洲史之範圍矣。在希臘時代之第一世紀中，由東方傳入希臘及他地之亞洲教派及埃及教派，除光神教（Mithraism）外，不下六種，各有相當之發展，由此可知當時西方在精神上之空虛，是以一更爲純潔之宗教，不久將在加利利（Galilee）產生而在安提阿（Antioch）滋長，以補此空虛也。亞歷山大及其繼承者，使塞姆族與希臘族相接觸，并促進其交結往來，厥功甚偉，蓋耶穌教之哲學的道德即由之而傳殖，且使其不得不向西方發展，故就其舉動之價值論之，可以抵消彼輩之過失而有餘也。

使西方與東方接近，彼此均得取長補短，是乃塞琉卡斯朝之功，然亦僅此而已。東西雖相接近，然其中界限猶未能泯滅，且彼輩亦未能使其所佔西亞之全部區域，變爲希臘化也。

至其未能成功之原因，則如前述，在於其馬其頓人及希臘人缺乏一種必需之宗教，與希臘人民不在自由城邦之時，其主義之退化。但除此以外，諸帝之個人過失，亦有關係，按之史籍，是朝諸帝所作所爲，其措置之乖謬，可謂層出不窮者矣。然尙有一種深奧而不能明瞭之重要原因在內，是蓋潛伏於一假設定律之後，即東方自爲東方，而西方終爲西方也。

塞琉卡斯諸帝個人之性行雖不可考，然吾人對於彼等已可得一清晰之印象，知其與羅馬時代及嗣後之希臘範式甚爲近似。至論其朝，則彼輩於得志之後，旋爲強盛所誤，故雖有野心，而易爲成功之外表及其繁華所蒙蔽，自以爲滿足；至於徹底之政治組織，彼輩不屑爲之，且亦不能也。彼輩無一定之政策，更無毅力以實行之。關於是朝之斷篇零簡，雖多出諸輕視其人之手筆，然就塞琉卡斯帝國所留存之歷史觀之，其爲羅馬滅亡之毫無抵抗，與委靡無恥，爲歷史所僅見，即此已足證明所有是朝之君主，均係淺識無謀之輩，其朝之能傳至甚久者，可謂由於機緣而非由彼輩謹守所致也。

彼輩最堅固之根據地爲敘里亞，在末期此爲其唯一之根據地。吾人提及是朝，必懷想

安提阿(Antioch)大城，是城在奧倫梯河下游，爲塞琉卡斯朝第一代君主所建，以吸收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並及敘利亞北部之小亞細亞之商業者。然是城實因其後之羅馬君主而得名，蓋是地始非爲塞琉卡斯君主所喜，直至紀元前之第二世紀，始爲塞琉卡斯之都城也。是時即紀元前一百八十年，塞琉卡斯朝已喪失其東部及西部各州，故祇得據敘利亞及美索不達米亞以自保矣。此時不僅帕提亞人(Parthians)業已自土耳其斯坦侵至裏海之南，(其王假竊伊蘭族名，亦猶如今日之波斯君主，彼輩豈真爲土耳其人乎)而米太且已宣告獨立，波斯則已落於法斯(Pars)諸酋之手。至此底格里斯河上之塞琉細亞遂爲邊境城邑，伊蘭及帕提亞眈眈日伺其前；此種勁敵乃塞琉卡斯諸帝之無能所養成，其後即羅馬亦未能遣之也。其帝國之他部，塞琉卡斯朝努力於西部小亞細亞得一根據之地，不論在以弗所或在撒狄，可由是以進行其對於馬其頓及希臘之暗計，然百年以來無所成就，其後羅馬共和國崛起，執東方之牛耳，遂以軍隊及諭旨扶助拍加曼而將彼輩之大計打消。在馬革尼細亞一役之後，是朝則被迫退至托魯斯山以南之地，二十年後，安泰奧卡斯·厄非尼斯

(Antiochus Epiphanes) 方有圖於南部，以冀補東部西部之所失，又被全部放逐，退出埃及，塞琉卡斯君主至是無復能選擇其都城，所可留作都城者，祇安提阿，舍此則無都可建矣。在耶穌紀元前之二世紀中，有一馬其頓朝，雖不悅北彼里亞之希臘主義，然爲外力所迫，不得不匯集是地，（雖然，在安泰奧卡斯·厄非尼斯之後，是地希臘主義已日就衰落，）此事在世界史上頗有重大之影響。蓋希臘主義終將推行於耶穌宗教，其對於西部塞姆族勢力之增加，主要之原因厥有二端，上述之事即其一也。從北部之西里西亞以至南部之腓尼基及巴力斯坦區域內，希臘化之較高文藝以及哲學思想之輸入者，日益增多，其中尤以斯多噶學校 (Stoic School) 之學說爲多，而是派之創辦者及首席講師乃屬塞姆族，生於拿撒勒 (Nazareth) 之耶穌以前約三百年，此應注意者也。塔蘇斯之希臘化之大學（掃羅即於是處受其教育者），以及巴力斯坦之希臘化之團體，彼等曾主張以耶路撒冷爲南方之安提阿，因之引起嗎喀比 (Maccabae) 之糾紛，是二者之能存在而維持其能力，要亦由於奧倫梯河之安提阿之繁盛耳。

但腓尼基及巴力斯坦之得有希臘主義，其得力於另一希臘式之城及另一馬其頓朝者，或且較上述者過之，此城與朝即亞歷山大里亞 (Alexandria) 與托勒密朝是也。吾人均知在巴力斯坦歷史中，嗎喀比時代甚短，其間有一塞琉卡斯君主，曾握有敘里亞之全部，但吾人所不可忘之一事實，即在希臘時代之其他各時期中之南部敘里亞，易言之，即巴力斯坦與腓尼基以及塞浦路斯與利凡得海岸沿至旁非利亞一帶之區域，常在埃及統治之下也。托勒密第一於既握埃及政權之後，立即擴張其疆土，而加入若干亞洲之城及其他區域，〔其中尤注意於所得之巴力斯坦及栖利息立亞 (Coele-Syria) 一地〕並不秘密其欲永佔之心，公然設立艦隊，以達其佔割之目的。托勒密深知埃及若欲永久保持其非洲以外之任何領土，則必維持海上之霸權。其圖塞浦路斯也，初為安提俄那之子所敗，然此不過暫時之小挫，其父死後，托勒密卒於紀元前二九四年得之。九年之後，托勒密禪位，繼承者又繼續征服利凡得沿海諸地，是皆從塞琉卡斯之後裔手中奪得者。其後托勒密朝之君主，均能保持其最先二帝所得之地，直至羅馬起，始取而代之，是間有一極短時期，即自紀元前一九

九年至紀元前一四五年間，南部敘里亞尚爲行將崩潰之塞琉卡斯帝國之一部分，然卽在此時期之末，是地且曾再度爲埃及及所有也。

埃及之馬其頓君主，所以急急於征服非洲以外沿海之狹小邊地，以及由塞浦路斯至昔加拉第（Cyclades）諸島者，完全因爲商業之關係，蓋非此不足以控制利凡得海之商業，而數種貨物（其中最著者如造船之木料）爲其皇室之海口。亞歷山大里亞所不可少者，更非有海權不能任意所欲也。托勒密第一對於其故主之何以於克滅推羅之後，從事建設今城之深意，以及其爲何先後不惜重大之犧牲，以求佔有地中海之沿海諸地，皆有明切之了解。托勒密之後裔均能了解此二項之宗旨，但彼輩仍未能掃除羅德共和國之競爭，而於紀元前二四六年可斯（Cos）一戰之後，不得不將愛琴海權讓諸島國。雖然是時之亞歷山大里亞已極繁盛，成爲一塞姆族及希臘之大城，將能維持其繁華至數百年之久焉。據云托勒密第一曾將數千猶太人移殖埃及，此等殖民初並不願，不久卽與遷流地相習化；至於托勒密第二朝，猶太人口之大增，與希臘勢力接觸日益增多，由下述之事證之可知非虛。蓋當

是時嘗有一輩塞姆族學者（卽今所謂之七十人譯經團）努力將猶太聖經譯爲希臘文語也。雖托勒密朝以不鼓勵希臘主義爲其傳統之政策，而南敘里亞所受亞歷山大里亞勢力化之影響，且較安泰奧卡斯·厄非尼斯或任何塞琉卡斯君主之故意使之希臘化者爲強烈。是以在紀元前第三世紀之中葉，腓尼基諸城已成爲希臘科學及哲學之中心，而在百年之後，有耶和華（Jehovah）高僧名業約（Yechua）〔或名耶孫（Jason）〕者請求其國王，俾其至耶路撒冷傳道，使其成爲一希臘化之城，然是時彼城之中已有勢力偉大之學團，彼輩於行路時務求衣冠整齊，而在操場中則全裸亦所不計，蓋受希臘化者已久矣。其所以至此者，則膺首功者——或謂首罪者亦可——乃亞歷山大里亞而非安提阿也。

上述種種逐漸調和，卽塞姆族之宗教性與希臘之哲學思想，以及希臘古代之風雅經專專改革亞洲思想之馬其頓君主而殘留者，由是種種遂化合而成耶穌宗教，然至此調和完成之時，東方之半部與亞歷山大流離之後裔，均受制於羅馬矣。新宗教之種子，雖爲托勒密之亞歷山大里亞與塞琉卡斯之安提阿在塞姆族之土地所播種，但此種子之能發生與

滋長，則羅馬帝國四境安寧之太平盛世有以致之也。此新宗教向西發展而非向東，今日吾人已熟知之矣。其發展所及之區域，凡能接受此新教者，必立即成功，若初次失敗，則無復有成功之望，皆視是地所受希臘主義至若何程度而定者也。吾人試閱紀元後第四世紀末葉耶教在亞洲所及之地圖，將見其邊界與塞琉卡斯帝國會移大批希臘殖民所至諸地之範圍相吻合，而其較遠之邊界，則與羅馬人派遣其希臘化之羅馬使臣所至之範圍相符合，因後者繼承馬其頓先朝之疆土，例如小亞細亞之中部及東部之大部分與亞美尼亞之全部，曾一度統治諸地者也。

在上述之範圍以外，希臘主義與耶穌教在此時代均無生根及產果之機會。至論遠東，即幼發拉底河流域以外之東方，對於此二種勢力均不接受，毫無可容之性。在耶穌降生以前數百年時，遠東之全部，幾皆已非塞琉卡斯君主之所有，是時無數小邦如米太、帕提亞、波斯那拔塞（Nabataean）均紛紛獨立，將東方之心，從西方之短時代桎梏之中解放而出。其後馬羅以及拜占庭，雖欲推展歐化前進之勢力東向，但均無所成，塞琉卡斯諸帝所失之

人心，彼輩之希臘主義不能貫之矣。雖然，此非指在美索不達米亞之東，完全無希臘主義輸入，與毫無永久之影響而言。由帕提亞及薩薩尼之藝術，由西北印度及中國、土耳其斯坦之早代佛教藝術，由早代回教藝術之數項特性，以及由早代回教之紀律與其王室之政治等項觀之，可知不能一筆抹煞，以為在羅馬帝國範圍以外，毫無希臘化立足之地也。所可言者，則是等所含之希臘主義至少，且僅為其皮毛而非精華也。吾人不可為其由國外竊借而來之物所欺，亦不可為其暫時欣賞外國奢華所惑。當不幸之革拉蘇（Cicero）首先移至忒息豐（Ctesiphon）之時，帕提亞人之態度，猶如觀幼里披底（Euripides）所著之披開（Bacchae）一劇，觀乎此，當不復有人否認彼輩之具有西方精神，正如吾人觀日本戲劇及中國之骨董，由於吾人之辨覺，知其充滿東方精神也。

是以概括言之，東方仍屬東方，完全未受西方之影響，在相當時期之中，由其固有之宗教心產生之新宗教，性質與希臘主義適相反；此宗教之根原毫未受損，故除恢復以前所失諸地外，且能向外擴張，因而使極東在文化上與政治上完全脫離西方而獨立，以至於今日

焉。在此浩闊之東方，昔日馬其頓人及羅馬人從未到手者，今日之歐洲能佔有其一部分。且昔日爲馬其頓人及羅馬人所佔據諸地，迄今永在西方之手，是足爲吾族生色者也。歐洲異日或再能威逼東方，是亦可能之事；然欲達此目的，其國家必須能創立一種發源於亞洲之宗教，此乃必要之條件。然則西方對於東方爲債主之希望，果能大於爲借主者乎？

古 代 東 方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何 甲 斯

譯述者 曹 儀 孔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寶山路五〇二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寶山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THE ANCIENT EAST

BY D. G. HOGARTH

TRANSLATED BY TS'AO NI K'UNG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April, 1931

Price: \$0.6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